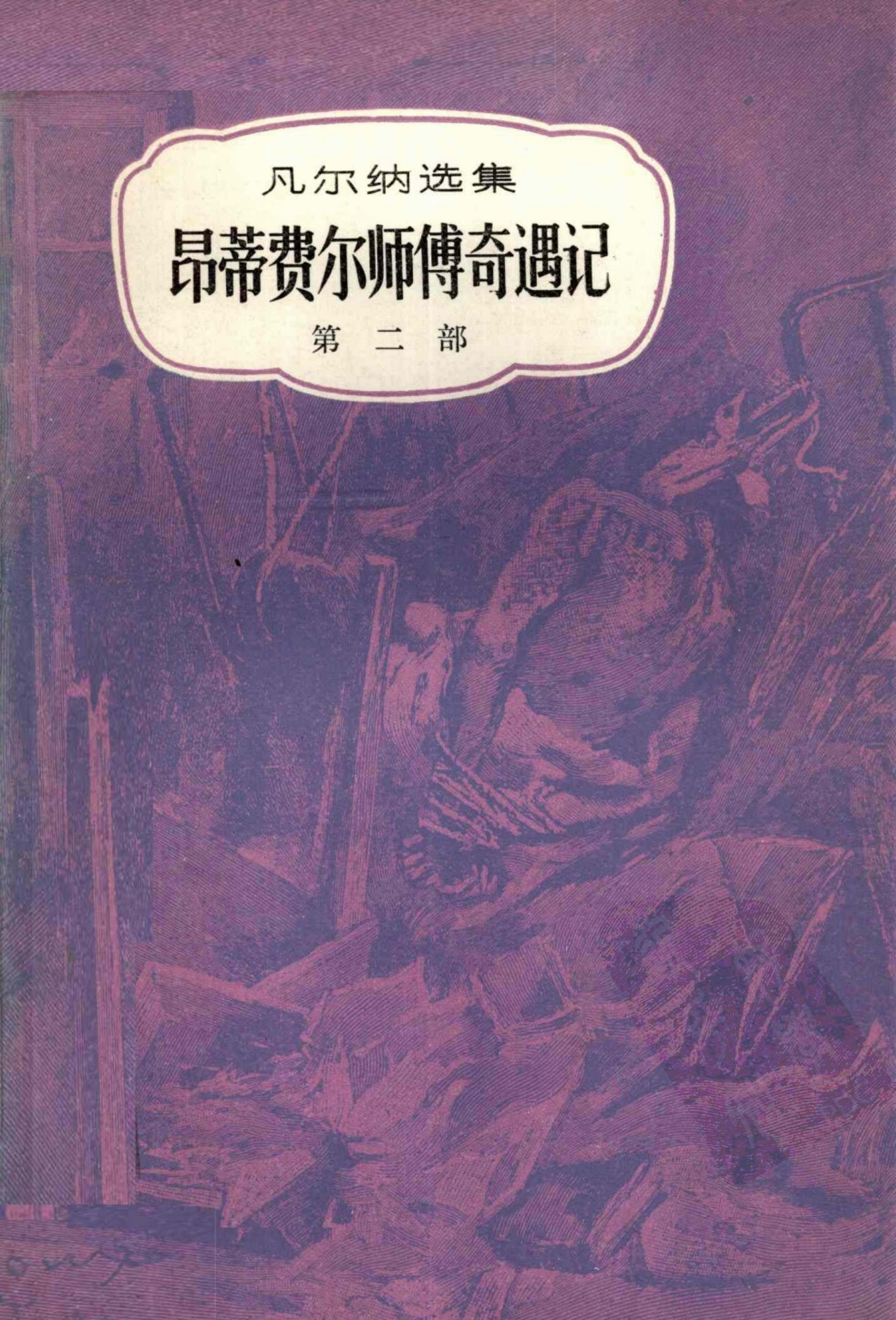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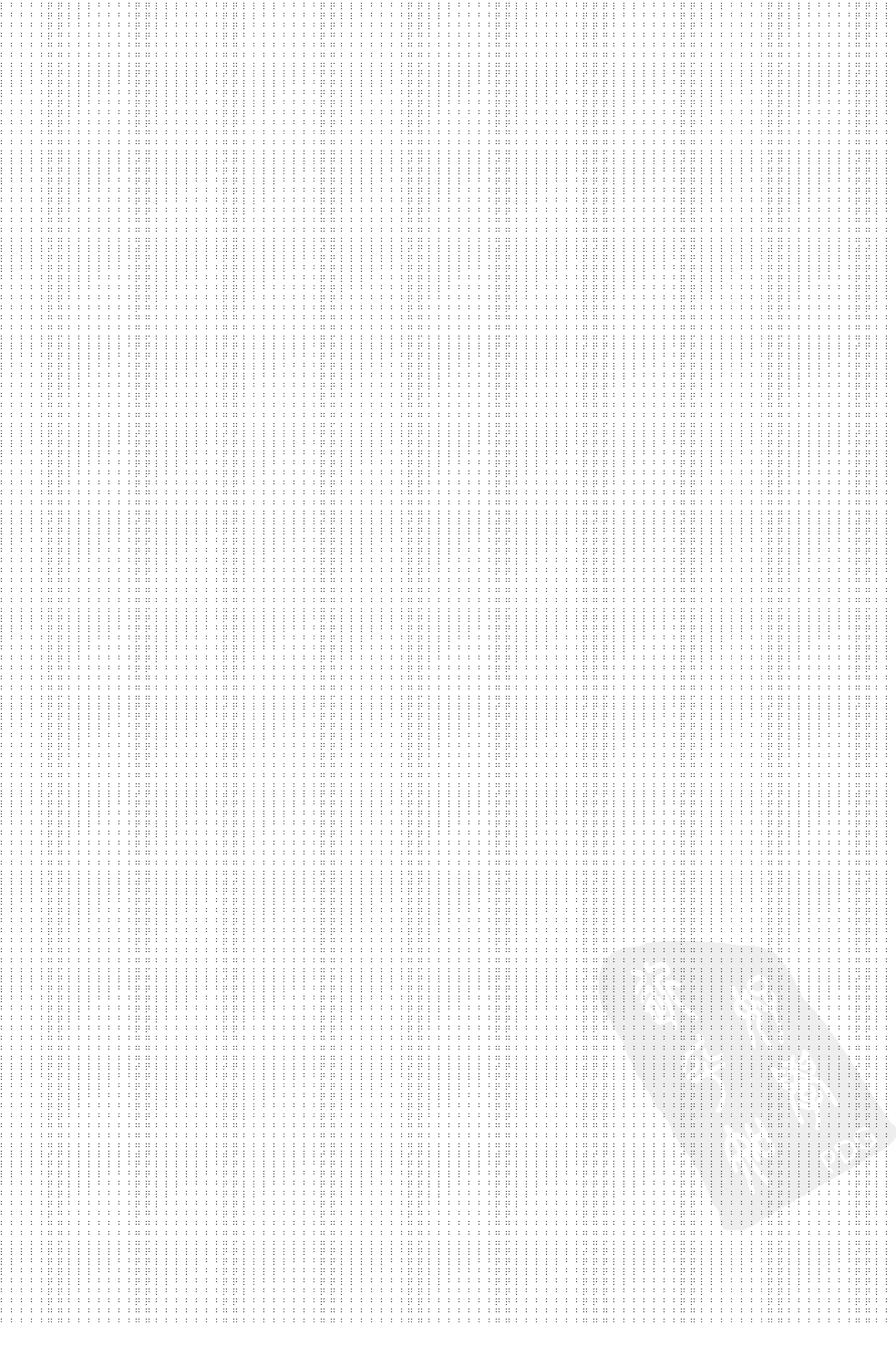


凡尔纳选集

昂蒂费尔师傅奇遇记

第二部



昂蒂费尔师傅奇遇记

第 二 部

儒勒·凡尔纳著
孔昭宇 马河清 译



昂蒂费尔师傅奇遇记
〔法〕儒勒·凡尔纳著　孔昭宇　马河清译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13.75印张　250千字
198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0册　定价1.15元（共二册）

第 二 部

目 次

第 二 部

第 一 章

爱诺卡特曾收到朱埃勒的来信，信中叙述了以昂蒂费尔师傅为主角的种种奇遇

昂蒂费尔师傅出发后，圣马洛高房街的那所宅子显得格外凄凉，十分冷落！母女二人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度过了那些日日夜夜。朱埃勒的卧室空闲着，似乎整个住宅都空空荡荡。至少，这是爱诺卡特的感觉。再说，舅舅不在家，朋友特雷高曼也来不了！

这天是四月二十九号。自从“斯特尔斯曼”号把探宝的三个圣马洛人送上冒险的征途以来，已足足有两个月了。他们的旅行进展如何呢？……此刻又在何方？……到达目的地了吗？

“妈妈……妈妈，他们不会回来了！”少女说道。

“哪里……我的孩子……要有信心……会回来的！”

年老的布列塔尼女人还是那千篇一律的回答，“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不离开我们为好……”

“是呀，在我就要成为朱埃勒妻子的时候！”爱诺卡特自言自语地说着。

可以断定，昂蒂费尔师傅的远征在城里产生的反响是异乎寻常的。从前，他经常叼着烟斗，在大街上，沿着锡隆河，或在城墙上边悠闲漫步。这一切，人们都习以为常了。在他身旁略后一点儿，走着的是吉尔达·特雷高曼，他总是两腿略弯，长着一个鹰勾鼻子，穿着一件每个衣角都打绉的短外衣，一副端正的面孔显得温和、善良！

年轻的远洋轮船长朱埃勒则是全城为之骄傲的人物。人们象爱诺卡特一样喜欢他——可以说，象母亲爱儿子那样——可是，正当他要被任命为巴伊夫公司的一艘漂亮的三桅船大副时，却远走高飞了！

他们三人现在在哪里？大家一无所知。谁会想到“斯特尔斯曼”号已把他们带到了塞得港？只有爱诺卡特和纳侬知道，他们还准备顺流而下，驶进红海，或许要漂流到印度洋的北端。

昂蒂费尔师傅很有心眼儿，一直严守秘密。有关那神奇小岛的方位，他对勃·奥马尔守口如瓶。然而，如果说人家对他的航线一无所知，对他的计划就不尽然了。那计划谈论得太多了，又是那么显眼，闹得满城风雨，街谈巷议。不论在圣马洛，还是在圣塞尔旺或迪纳尔，到处都流传着卡米尔克总督的故事：托马·昂蒂费尔收到的那封信，以及信

中宣布的那位遗产执行人的来临；什么正在测定一个小岛的经纬度呀，什么不可思议的上亿法郎的财富呀，等等，等等——消息灵通人士甚至说，不是上亿法郎，而是上百亿！因此，人们急不可待地打听发掘财宝的消息。似乎，那位变成亿万富翁的普通船长已经满载钻石、珠宝归来了！

爱诺卡特可没有这种奢望。只要她的未婚夫，她舅舅和舅舅的朋友返回家园，哪怕衣袋是空空的，她也会感到心满意足，感谢上帝的。她那无穷的忧虑将变成无限的欢乐。

少女并非没收到过朱埃勒的来信。第一封信是从苏伊士寄出的，信中详细地向她叙述了他们分别以来旅途中的见闻，提到了她舅舅的精神状态，说他变得越来越神经质。信中谈到了勃·奥马尔和他的见习生，说他们都按时赴约，受到了应有的欢迎。第二封信是寄自马斯喀特，其中讲述了横渡印度洋去伊斯兰王国时，海上的种种遭遇，并说他们计划去苏哈尔。关于昂蒂费尔师傅，朱埃勒说，他完全处于近乎癫狂的兴奋状态。

爱诺卡特贪婪地读着朱埃勒的来信。信中叙述的何止是旅途见闻，何止是她舅舅的精神状态，这是未婚夫向少女倾吐别后的忧伤。就在要结婚的前一天，他离开了她，如今，真是断肠人在天涯啊！他渴望不久就见到少女，即使叔叔满载百万财宝而归，也不能叫他拆散鸳鸯。爱诺卡特和纳侬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些来信，却无法回复几封家书，说上几句安慰话。她们对那些见闻和遭遇作着各种各样的评论，扳着指头计算着离乡背景的亲人在天涯海角还将漂流

几时。她们在挂在墙上的年历上，日复一日地作着记号。终于又收到了来信。于是，她们又沉浸在幻想之中——也许旅行进行一半了，他们正在归来的途中？

第三封信是四月二十九日收到的，距朱埃勒离家大约两个月。看见信上打着突尼斯王国的邮戳，爱诺卡特高兴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啊，旅行家们已经离开马斯喀特，回到了欧洲海域……他们正在驶向法国……要多久到达马赛呢？……最多三天！乘西部的特快火车，要多久抵达圣马洛呢？……最多二十六小时！

母亲和女儿送走了厚道的邮差，关上门，坐在一层的一个房间里，没人打扰，她们感情的潮水可以放纵奔流了。

爱诺卡特擦了擦略微湿润的眼睛，撕开信封，取出信，高声朗读起来，句句抑扬顿挫，绘声绘色，听者字字入心。

“亲爱的爱诺卡特，

“吻你，这一吻，首先献给你的母亲，其次是你，最后是我自己。此刻，我们天涯海角，人各一方，那漫长的远游几时才能结束！

“我给你写过两封信了，想必已经收到。这是第三封信，也是甚为重要的一封，它将告诉你，财宝的问题出人意外地发生了变故，叔叔为此陷入了无比的苦恼之中……”

爱诺卡特从内心发出轻微的笑声，她拍着手说：“妈妈，他们一无所获，我不必担心嫁给一位王子了……”

“念下去，我的孩子。”纳侬说道。



“念下去，我的孩子。”

爱诺卡特接着中断的句子，继续读下去。

> “……再者，我以十分悲痛的心情告诉你，我们不得不到更远更远的地方去，继续进行考察……”

信在爱诺卡特的手上抖动着。

“继续考察，在更远的地方，”她自言自语地重复着，“他们不回来了，妈妈，他们不会回来了！”

“勇敢些，我的孩子，念下去！”纳侬说道。

爱诺卡特接着读下去，一双美丽的眼睛充满了泪水。朱埃勒简单地谈了谈在阿曼湾小岛上发生的一切，说那里没有财宝，只找到一张纸，纸上写着一个新的经度。接着，朱埃勒写道：

> “亲爱的爱诺卡特，你可以想象，叔叔是多么失望，多么恼火！我也感到失望，这倒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获得那笔财富，而是因为返回圣马洛，回到你身边的时刻，势必将要推迟！我的心都要碎了……”

爱诺卡特觉得自己的心也在急剧地跳动，通过切身的感受，她完全理解折磨着朱埃勒的那痛苦心情。

“可怜的朱埃勒！”她小声说道。

“我可怜的闺女！念下去，孩子。”母亲也喃喃地说道。

爱诺卡特又接着往下读，由于激动，声音都有些变了。

“事实上，卡米尔克总督嘱托我们把那个该死的经度转告给住在突尼斯市的，一个名叫赞布哥的银行家。他掌握着第二个纬度。显然，财宝是埋藏在另一个小岛上。看来，那位先生跟我们的老爷爷一样，过去也为卡米尔克帮过大忙。因此，我们的总督大人也想感恩报德一番。遗产很可能由两位继承人分享，这样，每人只能得到一半了。谁会为此火冒三丈呢？这你十分清楚！……那样，就只有五千万，而不是上亿法郎了。……我甚至希望那位慷慨的埃及人只留下一万法郎，让叔叔所获无几，免得他再阻止我们的婚事！”

“情人相爱，还需要金钱吗？”

“不需要，有了它，反而碍事！”老妇人诚心诚意地答道，“念下去，我的孩子！”

爱诺卡特遵从老人的话，继续往下读。

“叔叔看过那纸上写的话，惊愕不已，连新的经度数以及那个人的地址，差一点儿都给念了出来，幸好，他及时收住了。

“亲爱的爱诺卡特，我们的朋友吉尔达·特雷高曼，我们俩经常谈起你。他作了一个鬼脸，意思是说，该去寻找第二个小岛了。

“‘可怜的朱埃勒，’他对我说，‘那位总督是什么总督，是在拿咱们开玩笑，他是不是要把咱们抛

到天涯海角去?'

"是天涯海角吗?……给你写信的此刻,我们尚不知道!

"实际上,纸上提到的线索由叔叔本人掌握着,因为他不相信勃·奥马尔。自从那个狡猾的家伙在圣马洛想窃取他的秘密以来,叔叔对他一直怀有疑心。或许叔叔错了,说实话,我觉得见习生纳吉姆和他的老师一样可疑。我和特雷高曼先生都讨厌这个纳吉姆——看他那个长相——一副凶神的面孔,一对阴险的眼睛!告诉你吧,我们那位住在贝叶街上的公证人卡洛什也是不务正业的。我敢肯定,如果勃·奥马尔和他知道赞布哥的地址,他们准抢在我们的前边……但是,叔叔只字不露,连我们都没告诉。勃·奥马尔和纳吉姆根本不知道我们是到突尼斯去。在离开马斯喀特时,我们都在想,那位随心所欲的总督大人打算把我们投向何方?!"

爱诺卡特停了片刻。

"我可不喜欢这套耍心眼儿的鬼把戏!"纳依说。

接着,朱埃勒又讲述了归途上的种种遭遇。如何离开小岛,翻译官塞利克看到外国人两手空空离去,如何大失所望,他已不再疑心,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次普普通通的旅游罢了。最后又讲了返回商队客栈的艰难旅程,回到了马斯喀特,还要等两天,准备搭乘去孟买的邮轮等等。

“我在马斯喀特没再给你写信，因为我一直想，等发现一些新鲜事物再告诉你……但是，没什么新鲜事。我们将去苏伊士港，再从那儿去突尼斯市，这就是我所了解的全部情况。”

爱诺卡特停下来，看着纳侬。纳侬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

“但愿他们别漂流到天涯海角！和那些不讲信义的人在一起，真叫人担心！”

善良的老妇人指的是那些东方人，就象十字军东征时，经常谈论的那样。在这位品德端正，虔诚的布列塔尼女人看来，用这种方式弄来的数百万法郎，简直是不义之财……但她怎敢把这样的想法说给昂蒂费尔师傅呢！

朱埃勒又把从马斯喀特到苏伊士的旅途见闻，以及横渡印度洋和红海的情况描绘了一番，并说勃·奥马尔一直病着，比想象的要厉害得多……

“太好了！”纳侬说。

信中还说，在整个旅途中，皮埃尔·塞尔旺·马洛一言不发！

“瞧，我亲爱的爱诺卡特，如果叔叔的希望化为泡影，我真不知会发生什么情况，或者说，我对此太清楚了，他将发疯的！谁会想到一个品行端庄，没有奢好的人会落到那样的下场！奢望有一天成为家私万贯的富翁……是呀，有多少人经得

起这一诱惑呢？不错，不受引诱的人肯定有……那就是咱们俩！因为，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两个生命已融为一体了！

“从苏伊士出发，我们又到了塞得港。在那儿，我们还要等待开往突尼斯市的‘斯特尔斯曼’号商船。那位名叫赞布哥的银行家就住在那里，叔叔得把那令人诅咒的书信转给他……一个掌握纬度，另一个掌握经度，加到一起才能确定新的小岛的位置。还会到什么地方去寻找呢？这就是问题的关键，照我看，问题是严重的。因为，能否返回法国，回到你的身边，均取决于此……”

信从爱诺卡特手中掉到地上，母亲把它拾起来。她实在读不下去了，她似乎看到了漂流在万里之外的亲人，看到了他们身置险地的可怕情景。大概永无归期了。她不由地叫了一声：

“噢！舅舅，舅舅，你怎么这样折磨如此爱戴你的人呢！”

“原谅他吧，我的孩子。”纳侬说，“求上帝保佑他！”

沉默了一会儿，两位女人怀着同样的心愿祈祷着。

然后，爱诺卡特接着读道：

“我们是四月十六号离开塞得港的，到达突尼斯前，哪儿都不停留了。头几天，我们沿埃及海岸航行。当勃·奥马尔隐约看见亚历山大港时，他那眼神是何等……我真以为他要在那儿下船，宁

愿放弃他那份财富……但是，他的见习生把他制止了。他们说的是我们一窍不通的语言，看来制止的方式相当粗暴。勃·奥马尔显然害怕纳吉姆。我心里在琢磨，这个埃及人是否是他自己所说的那种人，瞧他那一副强盗相！因此，我要提防他点儿。

“出了亚历山大港，我们向邦角驶去，把的黎波里和加贝斯湾抛在后边。巍峨的突尼斯山峦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不时看到几座遗弃的炮台屹立在山巅，一两座伊斯兰圣墓显现在绿色的帷幕之间。四月二十一号晚上，我们驶进了突尼斯港。四月二十二号，船停泊在古莱特码头前。

“亲爱的爱诺卡特，来到了突尼斯，我们之间的距离虽然比在阿曼湾的小岛上缩短了，但仍是那么遥远！谁知道厄运会不会把我们抛到更远的地方！说实在的，哪怕是相距五英里，或是五海里，只要我们不在一起，就让人悲伤！不过，你不必失望，请记住，不管这次远游结果如何，都不会耽搁太久了。

“我是在船上给你写这封信的，以便一到古莱特就把它寄出去。过几天，你就会收到的。诚然，信中没写我尚不知道的事情，或许是急需知道的事，即我们将被带向哪个海域，就是叔叔本人也不清楚。这只能在和那位银行家交换情况后，才能确定下来。我们的到来大概要打搅他安静的生活

了。因为，当赞布哥得知这是关系到一笔巨大的遗产，而他又有权得到一半时，他是愿意合作的，他势必得和我们一道去进行下一段的考察。他可能跟叔叔一样，是个急性子人……

“还有，一知道第二个小岛的位置，我立刻就告诉你。——我很快就会知道的，因为是我负责在地图上寻找它。看来第三封信后不久，你就会收到第四封的。

“和这封信一样，下一封将给你母亲，你，亲爱的爱诺卡特，带去特雷高曼先生和我本人的美好情意。当然，还有叔叔的情意，尽管他似乎已忘却了圣马洛，忘却了古老的家宅以及住在那里的亲人！至于我，亲爱的未婚妻，谨向你遥寄我全部的爱，正如我将收到你全部的爱一样。等待你的回音。请永远相信我！

你忠实，温柔的

朱埃勒·昂蒂费尔

一八六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于突尼斯市古莱特”

第二章

向读者介绍一下另一位遗产继承人

驶进突尼斯港并不等于到了突尼斯市。从前，可乘小船或本地的大帆船去古莱特镇。

实际上，这不是一个港口。因为吨位很低的船只也无法靠近码头，只有近海航行的帆船和小渔船能在那里停泊。大帆船、邮轮等只能在公海上抛锚。群山形成一道屏障，正好挡住东风，船只得到了蔽护，但遭到强烈的西风和北风的袭击。看来，有必要建造一个能容纳各种类型船舶，包括军舰在内的港口，或者扩大雷根斯北岸的比塞大海港，或者劈开横卧在巴依拉湖和大海之间的小岛，在该湖上开凿一条十公里长的运河。

需指出的是，昂蒂费尔师傅和他的伙伴虽来到了古莱特镇，但尚未进入突尼斯市。他们还得搭乘鲁巴地诺的火车，该铁路线是一个意大利公司开辟的，火车经由迦太基山脚下，环湖而行，山上矗立着法国圣路易教堂。

我们的旅行家们穿过码头，来到市镇。镇上有一条宽大的马路，在街两旁可看到镇长的公寓、天主教堂、咖啡馆及私人住宅。实际上，一切欧化，最现代的建筑，在这儿都能见到。一直要走到君王避暑居住的海滨别墅，才见到少

许东方色彩。

然而，皮埃尔·塞尔旺·马洛所关心的绝不是什么东方色彩，也不是关于雷居吕斯，西皮翁，凯撒，卡通，马里尤斯和阿尼巴尔① 的传说。他知道这些大人物的姓名吗？最多是听人家说过一点儿，他和特雷高曼一样，心里只有家乡的荣誉，这也足以满足他的自尊心了。

也许只有朱埃勒会缅怀这些历史遗迹，怎奈他又为眼前的烦恼所困扰。在东方国家，谈起一个心不在焉的人时，常说："他在骑驴找驴"，朱埃勒此刻正是这种情况。他所寻找的却是远离他的未婚妻。

昂蒂费尔师傅，驳船船长和朱埃勒手提旅行袋，穿过古莱特镇——他们打算再观光一下突尼斯市市区——来到车站等候第一班火车。勃·奥马尔和纳吉姆保持一定距离，跟在他们后边。昂蒂费尔师傅一言不发。其它人对那位赞布哥银行家一无所知，可是，卡米尔克总督却别出心裁地安排他们与他相会。这至少给公证人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因为只有找到财宝，他才能得到一笔酬金。对萨伍克来说也是如此，他此刻不是对付一个人，而是两个财产继承人。这位新的继承人又是何许人呢？

等了半小时，旅行家们登上了火车。火车在下一站停了几分钟，从那儿，他们可以望见迦太基的山峦，和以其考古博物院著称的勃朗神甫修道院。四十分钟后，列车到达

① 阿尼巴尔是迦太基的名将，曾不断和罗马人作战，打败过罗马的西皮翁将军。凯撒是罗马的君王。雷居吕斯，西皮翁，卡通，马里尤斯都是罗马的名将。

突尼斯市。他们顺着马丽诺大街，向欧洲区走去，来到了法兰西饭店。先订好了房间——三间空荡荡的卧室，棚顶很高，备有蚊帐。饭厅在一层，很宽敞，讲究，可以和巴黎的高等饭店相媲美。这里只备午饭和晚饭，随时可以用餐。不过，这一切都无关紧要，我们的几位圣马洛人甚至不想在那儿居住。

昂蒂费尔甚至不愿挤出点时间到他的房间去看一眼，他对他的同伴们说：

"我就在这儿等你们。"

"去吧，我的朋友。你的事可别砸了锅。"驳船船长说。

朱埃勒的叔叔担心的就是怕砸了锅，他确实无意跟一个继承人要手腕，象勃·奥马尔对他那样。他有他的个性，但为人诚实，正大光明。他决定单刀直入，不跟银行家兜圈子，他准备对他说：

"这就是我给您带来的……作为交换条件，您知道该给我什么。这个，您明白。好，咱们上路吧！"

再说，根据在小岛上找到的那封信的内容，那位银行家应该知道，有一位名叫昂蒂费尔的法籍人，将给他带来一个经度，从而确定埋藏财宝的小岛的位置。银行家不会对这次来访感到惊奇的。

然而，昂蒂费尔师傅还是有些不放心——那位继承人会不会讲法语。如果赞布哥懂英语，那么彼此还可以通过年轻的船长打交道。若是他对两种语言都一窍不通，不是得藉助翻译吗？那么，关系到价值上亿法郎财富的秘密，就会泄露给一个第三者……昂蒂费尔师傅离开饭店，也没说

到哪儿去，实际上是去找一个向导。过了一会儿，他和一位向导在马丽诺广场旁的街道拐角处消失了。

他刚走，驳船船长就说：

“他怎么连我们都不需要了……”

“咱们散散步吧，我去邮局把信寄出去。”朱埃勒回答道。

这样，他们俩离开了饭店旁的邮局，向巴卜巴尔和海门走去，准备沿护城墙外兜一圈。设垛口的城墙宛如一条带子环绕着突尼斯市内城，足有两里长。

在离开饭店百步远的地方，昂蒂费尔师傅对他的向导兼翻译说：

“您认识银行家赞布哥吗？”

“本地人都认识他。”

“他住在哪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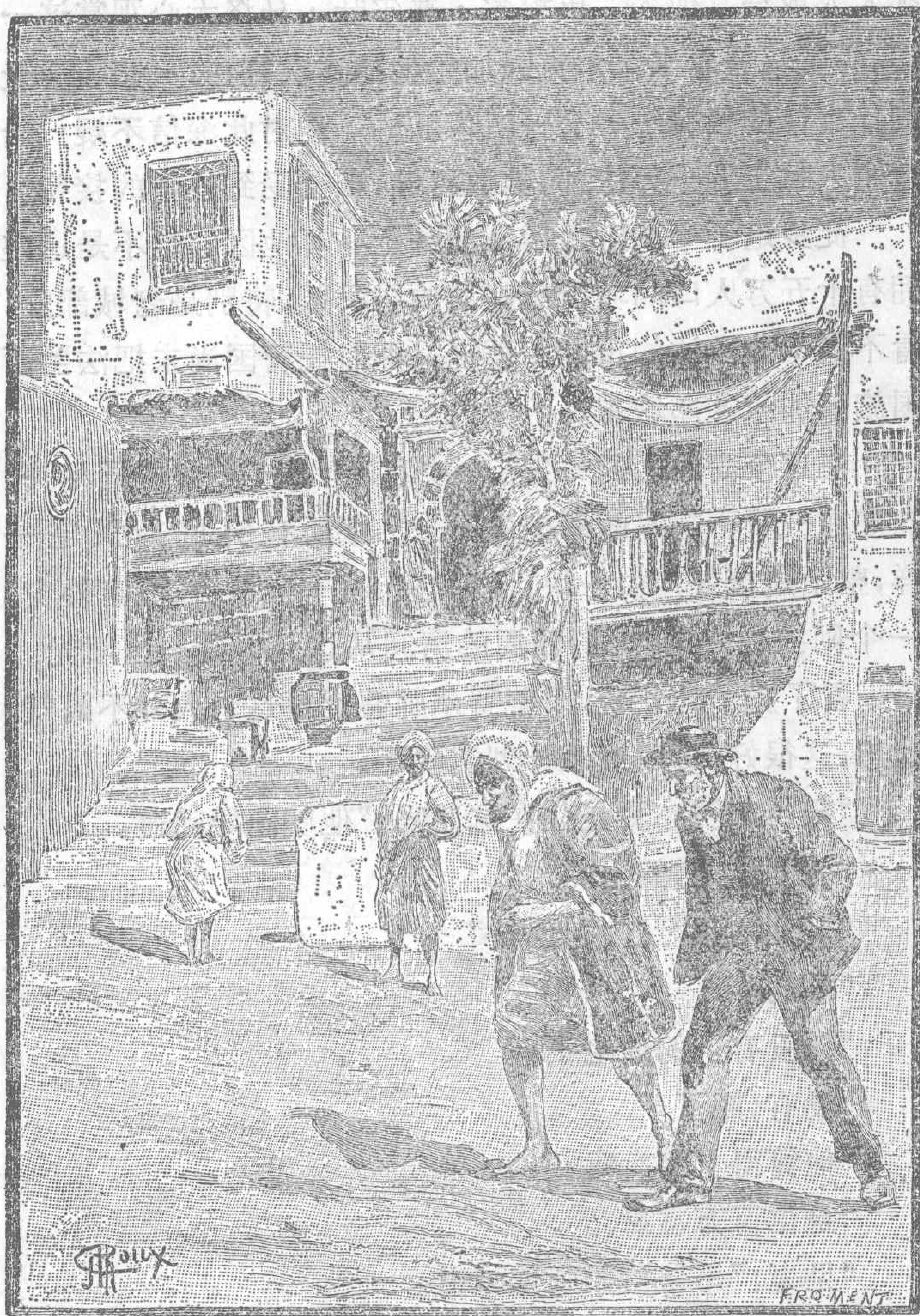
“住在下城，在马耳他人区。”

“带我到那儿去……”

“遵命，阁下。”

在这些东方国家，称阁下和称先生一样平常。

昂蒂费尔师傅朝下城走去。对路上的一切稀罕之物，他全然不加一顾：一座清真寺——这样的清真寺在该市数以百计，寺顶上都装璜着美丽的塔楼；这里有罗马和东方伊斯兰的遗迹，有一个漂亮的广场，场上全是无花果和棕榈，郁郁葱葱，浓荫蔽日。还有一些小胡同，两旁房舍栉次鳞比，可以隔街相望。阴暗的店铺，高低不一，参差不齐，里边陈放着各种食品、衣料和古董。主顾是法国人，意大利人，



昂蒂费尔师傅朝下城走去。

犹太人或马耳他人。皮埃尔·塞尔旺·马洛无心观赏这一切，心里只想着卡米尔克强加给他的这次拜访，只想着会受到什么样的接待……会一帆风顺的，他对此深信不疑！给一个人献上五千万法郎，他敢打赌，准会受到热情的接待。

徒步走了半小时之后，便到了马耳他区。这不是这座拥有十五万人口的城市最整洁的居民区，特别是老城部分，看不到十分整洁的市容。再说，那时托管国尚未把法兰西国旗强加给这座城市。

在这个商业区的一条街，或者确切说，一条胡同尽头，向导在一所不起眼的房前停下来。跟所有突尼斯民宅一样，整个建筑好似由一块巨石构成，有一个平台，没有外窗，一个阿拉伯式的堂院，四周的房间从这儿得到一些阳光。

看了房子的外观，昂蒂费尔师傅觉得这个人并不阔气。他想，这很好，可以确保计划实现了。

“银行家赞布哥是住在这儿吗？”他朝向导问道。

“就是这儿，阁下。”

“是他的银行办事处吗？”

“是的。”

“他没有别的住宅了？”

“没有，阁下。”

“他算得上富有吗？”

“是位百万富翁。”

“见鬼！”昂蒂费尔师傅喊道。

“是只铁公鸡，一毛不拔。”向导补充说。

“真见鬼！”昂蒂费尔师傅又喊了一句。

说完，他把满口称他阁下的人打发走了，向导又顺着通向饭店的那条道回去了。

萨伍克怕被发现，在后边盯了他们的梢。现在，他已知道赞布哥的住处了。对付这位银行家，他能占上风吗？能有机会与他和解，从而排除昂蒂费尔师傅吗？一旦卡米尔克的两位继承人发生分歧，能否从中渔利？真倒霉，当大伙儿都在一号小岛上的时候，昂蒂费尔师傅只念了赞布哥这个名字，新的经度却丝毫没有透露。如果萨伍克知道的话，他或许抢先一步，第一个来到突尼斯市，答应给银行家一笔重酬，引他上钩，也许分文不花就能骗取他的秘密呢！……但，又一想，信中指定人是昂蒂费尔师傅，不是别人……好吧！萨伍克要按既定计划行动，毫不留情，等马耳他人和圣马洛人占有那笔财富时，他还是有办法从他们俩的手中夺过来的。

皮埃尔·塞尔旺·马洛走进银行家的宅子，萨伍克在外边等着。

左侧的房间是银行家的办公室，院内空无一人。

整个宅院显得冷冷清清，似乎银行家因无力支付，就在这天上午倒闭了。

不过，请放心，银行家赞布哥并没破产。

顺便提一下，这位突尼斯银行家中等身材，六十来岁，消瘦，神经质；目光严峻，机灵，难以捉摸；脸部无须无疵，面色象羊皮纸；头发花白，头戴一顶毡帽，好象粘在脑壳上；腰部略显厚圆；两手满是皱纹，手指长而尖；满口牙齿——是咬东西的好牙口，不时露到两片薄嘴唇的外部来。尽管观

察力不强，昂蒂费尔师傅意识到，此人毫无同情心。他想，跟这位老兄打交道，不会带来乐趣的。

说实在的，这位银行家是个道地的高利贷者，是个典当先生，可能是犹太人，后来加入了马耳他国籍。这样的马耳他人在突尼斯市足有五、六千。

估计，赞布哥的银行通过各种来路不明的途径，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财富——这途径就是手紧，抓住钱就不放。此人的确很富有，并引以为荣，但照他的说法，他还不算富，因为富是无止境的。有人说，他的家私顶得上几个百万富翁，这话并不错。尽管他的府第外观有点象寒门陋舍——昂蒂费尔师傅正是被这种假象给迷惑了。这也说明了赞布哥是多么节衣缩食，多么吝啬。他是没有什么需要吗？当然有，但很少。他本能地会攒钱，尽量排除各种花费。他见钱眼开，不择手段地去占有金银财宝，钱袋罗钱袋，多多益善。他的整个生命都倾注在这种不义的生财之道上了。肯定有几百万财富已锁进了他的保险柜，即使不生利息，也无须担心。

这样一个人若不是单身汉，那才是怪事咧，甚至显得自相矛盾了。宁愿当光棍，不是更符合这种人的天性吗？正因为如此，赞布哥从来未想到过结婚。难怪马耳他区有些人常开玩笑，说："当他的太太该多么幸福呀！"谁也没听说过他有什么兄弟和三亲六故，只有一个妹妹。赞布哥家族的先辈们就留下他这条独根。他一人深居家宅，守着办公桌，看着保险柜，身边只有一个年老的突尼斯女人服侍他。她吃的，工资花销都不多。这是一个无底洞，只进不出。由

此可见，昂蒂费尔师傅将遇到个什么样的对手！人们不禁要问，这位冷酷的人怎么会给卡米尔克总督效过力，以至值得报答酬谢？

然而，确有其事，这里仅用几行字来说明其来龙去脉。

他刚二十岁的时候，父母双亡，成了孤儿，双亲对他又有何用？他早已不挂念他们了——赞布哥当时住在亚历山大港。他在那儿当企业经纪人，买空卖空，可算精明强干，坚韧不拔，起初是中间人，后来成为钱庄老板——这确实是发挥人类才智的职业中最有收益的一行了。

人们还记得，一八二九年，卡米尔克总督担心财富会被垂涎欲滴的堂弟夺走，尤其怕被受他鼓唆的副国王穆罕默德·阿里所吞掉，曾想把钱财聚集起来，运到叙利亚去。因为，任何一个埃及城市都没那里安全。

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要几个助手。他只愿求助那些值得信任的外国人。这些助手支持埃及富翁反对副国王，是铤而走险的事。至少是把他们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了。年轻的赞布哥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怀着满腔热情为其效劳，曾得到过慷慨的酬谢。他多次到阿勒坡奔忙，出了不少力，财宝终于聚集起来，也多亏了他，财宝才运到了安全地点。

这样做并非不冒风险。卡米尔克走后，和赞布哥同时被雇用的几位助手受到警察的怀疑，被揭发投进了监狱。由于证据不足，后来又把他们释放了。尽管如此，他们因效忠卡米尔克而遭到了惩罚。

昂蒂费尔师傅的父亲，一七八八年曾把躺在雅法岩石

中半死的卡米尔克搭救出来。同样，赞布哥也有他的功劳。因此，三十年后当然有权得到报答。

卡米尔克没把他忘却。

这段简短的叙述说明为什么一八四三年，住在圣马洛的托马·昂蒂费尔和住在突尼斯市的银行家赞布哥分别收到了一封信，信中告知他们有一天要平分一份放在某个小岛上的，价值上亿法郎的财宝。同时，又把小岛所处的纬度分别给了他们俩；至于经度，适当时候亦会转告的。

这一情况对托马·昂蒂费尔和他的儿子产生的效果已是众所周知的了。还需指出，这一效果对银行家这样的人物是同样的强烈。关于那封信，他自然是只字不露，把那个纬度数字放进保险柜，加了三道锁。从那时起，他生命的每一分钟都在等待着卡米尔克信中宣布的昂蒂费尔的来临。他曾试图了解一下那位埃及富翁的命运，但毫无结果。关于他在双桅船上被俘，押送开罗，其后又在古堡里被监禁了十八年，以及一八五二年故去的事，赞布哥均一无所知。

现在已是一八六二年，距一八四二年整整二十年时光过去了。圣马洛人还未出现，经度还未与纬度相会……小岛的位置仍无法测定……然而，银行家并未失去信心。他毫不怀疑，卡米尔克总督的意图迟早会兑现的。他深信，那位昂蒂费尔师傅定会在地平线上出现，正如天文台预测彗星会出现在苍穹一样。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对这种人是很自然的——就是得和另一个人平分遗产，他总是想从思想中把他排除掉。但是，他不能改变那位报恩的埃及人的安排。平分上亿法郎的财富，在他看来真是够惊人的！……

所以，多年来他冥思苦想，搜断枯肠，想把遗产独吞……能如愿以偿吗？……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已完全作好了迎接昂蒂费尔的准备，不管此人如何，只要能把经度给他带来就好。

银行家对航海是门外汉，这就无须赘述了。他解释不了怎么把一个纬度和一个经度，即两条假设的线一交叉，就能测定地球上某点的方位。他懂得，最主要的是两位继承人的相遇是必不可少的。他还懂得，没有昂蒂费尔，他将无可奈何，反之亦然。

第三章

向昂蒂费尔师傅提出的建议太离奇古怪了，他拂袖而去，不想作答

"能拜见银行家赞布哥吗？"

"可以，只要是公事就行。"

"是公事。"

"您的名字……"

"就说是一位外国人好了。"

这些问题是昂蒂费尔师傅提出来的，回答的人是长着一副哭丧脸的本地老头，操着蹩脚的法语，坐在狭小办公室的角落里。办公室打了隔断，隔断墙上装有铁棂的窗口。

圣马洛人不打算先通报姓名，他很想看看，当着银行家的面，突然说出自己的名字，可能引起的反应。

“本人是昂蒂费尔，托马·昂蒂费尔的儿子，圣马洛人。”

过了一会儿，他被引进一间工作室。室内无任何装饰，石灰粉刷的墙壁，被灯烟熏黑了的天花板，一个保险柜放在屋子的一个角落，一张圆形写字台放在另一个角落，一张桌子，两把小凳子。

银行家就坐在那桌前。卡米尔克总督的两位继承人终于相逢，面对面地坐到一起了。

赞布哥没有欠身，用拇指和中指摆正架在鹰勾鼻子上的宽边眼镜，略微挺直上身，说：

“请问贵姓？”他用法语问道。朗格多克人或普罗旺斯人[①]对他的发音大概无可挑剔。

“近海航行船长昂蒂费尔师傅。”圣马洛人答道。他深信听见这个名字，赞布哥准会大叫一声，从沙发椅上跳起来，并立即作出简短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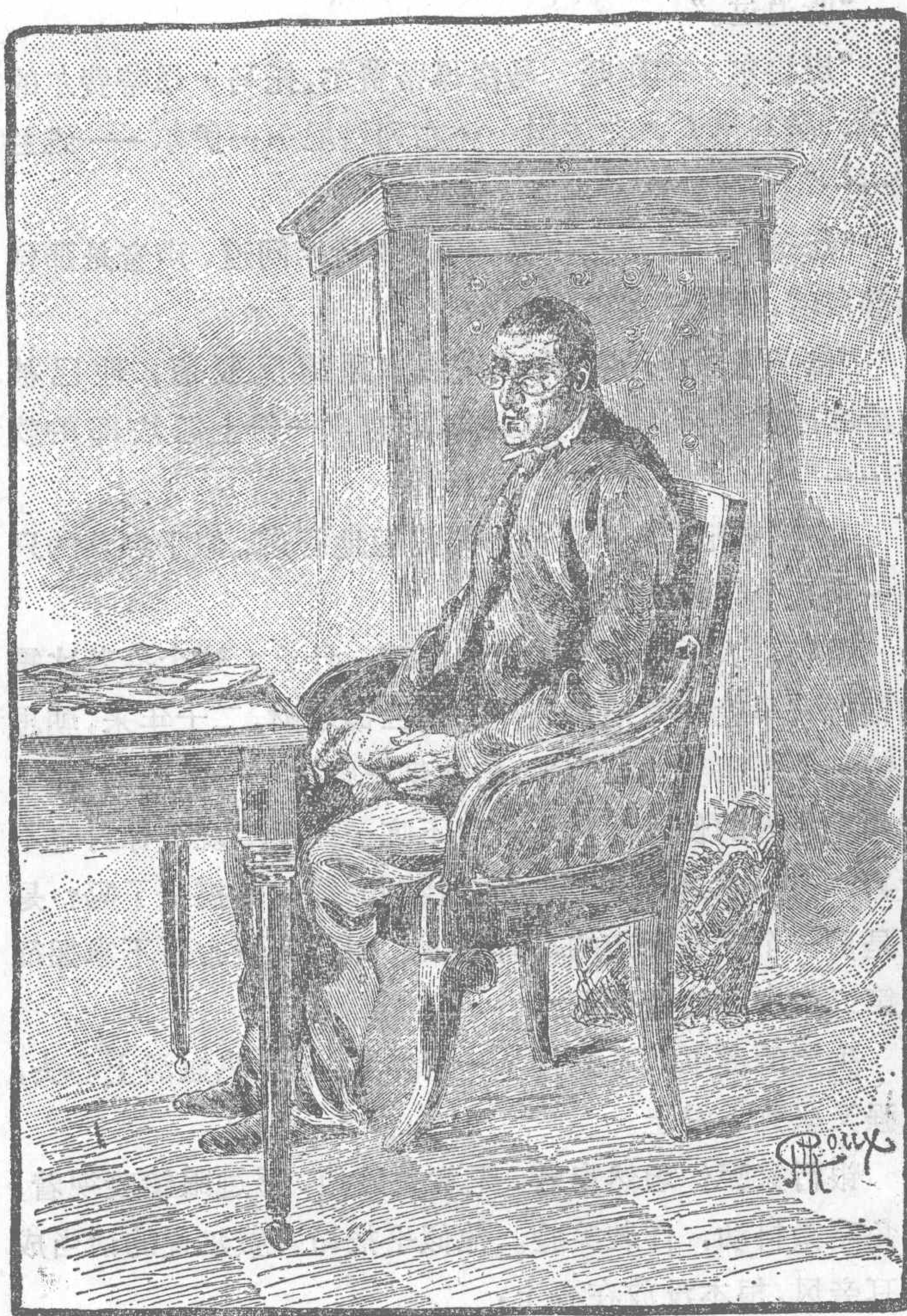
“您……您终于来了！……”

银行家没跳起来，也没发出惊讶的叫声，期待的回答并未从嘴里迸出。但是，一位细心的观察家还是能发现眼镜后闪过一道明亮的目光——接着眼皮下垂，这闪光立即又消失了。

“告诉您，本人是昂蒂费尔师傅……”

---

① 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是法国南部两个相邻的方言区。



赞 布 哥

“听说过。”

“皮埃尔·塞尔旺·马洛昂蒂费尔，托马·昂蒂费尔的儿子，圣马洛人，在法国……布列塔尼……伊尔——维兰省……”

“您是本行信贷帐户吗……”银行家问道，声音是那样镇静自若，没有一点破绽。

“信贷帐户……有！”昂蒂费尔师傅反驳道，他已被这冷冰冰的接待弄得不知所措，“有，一份上亿法郎的款项……”

“拿出来吧！……”赞布哥简短地答道，似乎经营的只是一项几个银元的帐目。

圣马洛人顿时象泄了气的皮球。什么？这个冷若冰霜的银行家早就知道他将获得一笔巨额之财，二十年来，朝思暮盼某个昂蒂费尔的到来，给他带来财宝……而此刻，在卡米尔克总督的使者面前却一声不吭……竟然既不惊讶也不欣喜？……难道第一个小岛上找到的那封信搞错了吗？是否是另一个突尼斯市的马耳他人？银行家赞布哥不掌握征服第二个小岛的纬度吧？

失望的继承人不禁打了一个寒颤，一股热血涌上心头，勉强又坐到小凳上。

银行家呢？坦然自若，无意关照他，透过眼镜凝视着，嘴角略微抖动，佯装笑脸。他似乎把昂蒂费尔说的话当成了耳旁风，根本没放在心上：

“别大喊大叫，我的水兵！”

言外之意是“好商量！”

昂蒂费尔师傅恢复了镇静。他用手帕擦擦脸，牙齿不停地咬着小石子，然后站起身来说：

"您确实是银行家赞布哥吗？"他一边用粗大的手敲着桌子，一边问道。

"是的，突尼斯市只有一个。"

"那么，您没在等待我吗？"

"没有。"

"您不知道我会来吗？"

"怎样才能知道呢？"

"通过某位总督的一封信……"

"一位总督？"银行家问道。"但是，总督的信件，我收到过上百封……"

"开罗的卡米尔克总督呢？"

"不记得了。"

赞布哥要这套把戏无非是先让昂蒂费尔师傅合盘托出，拱手交给他那商品，即那个纬度，而他又不必交出手中的经度。

不过，以卡米尔克的名义，看他那样子，这个名字对他不应该陌生的。他极力回忆着。

"等一下，"他边说边正正眼镜，"卡米尔克总督……开罗的？"

"对，"昂蒂费尔师傅说道，"算得上埃及的罗特希尔德，家私万贯，黄金、钻石、珠宝……"

"不错，我想起来了……"

"想必他已告知您，这笔巨财的一半有一天是属于您

的……"

"您说得很对，昂蒂费尔先生。我把那封信放在什么地方了……"

"什么？……放在什么地方！……您说不清把它放在哪儿了？……"

"噢，我这儿什么也丢不了……会找到的。"

听了这一回答，瞧，昂蒂费尔师傅那神态，如果信找不到的话，那双手张开着，好似魔爪，分明想扭断银行家的脖子。

"喂，赞布哥先生，"他竭力克制着，接着说道，"您的冷静实在令人吃惊！谈到此事，您竟无动于衷……"

"噢！"银行家哼了一声。

"什么……什么？……噢！这关系到上亿法郎啊！"

赞布哥不屑一听地努努嘴。实际上，此人把桔子皮，柠檬皮，都当成宝贝，看得跟百万财富一样重。

"啊，穷小子！他拥有数百万法郎的财产！"昂蒂费尔心里想。

这时，银行家扭转话题，想探听探听他所不了解的东西，也就是说，要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在什么情况下迎来了圣马洛人的求见。他用手帕擦擦眼镜，用疑惑的口气问道：

"您真的相信有关财宝的故事呀？"

"我坚信不移，就象我相信圣主三位一体①，是由三个

---

① 指圣父，圣子，圣灵。

人组成的一样！”

他说得那么自信，那么肯定，如同说他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布列塔尼人。

于是，他开始讲述发生的一切，一七九九年，在什么情况下，他父亲救了总督的命，一八四二年一封密信如何寄到了圣马洛，信中嘱咐去寻找一个小岛，那里放着一笔财富；他父亲临终前如何把只有他知道的一个秘密告诉了他本人；二十年来，他如何一直等待使者来补齐那个水文地理公式，以便测定小岛的位置；亚历山大的一位名叫勃·奥马尔的公证人如何受卡米尔克总督之托，作为遗嘱执行人给他带来盼望已久的经度，从而才能在海图上寻找在马斯喀特海域，阿曼湾上的一个小岛；昂蒂费尔师傅由他的侄子，他的朋友特雷高曼以及作为遗嘱执行人的勃·奥马尔及其见习生陪同，如何从圣马洛航行到马斯喀特；如何在苏哈尔海域的阿曼湾上找到了小岛；最后没找到财宝，可就在标志着双K的地方，如何找到一个铁匣子，匣子里有提供第二个小岛经度的一封信，此刻昂蒂费尔正是要把这封信转告给突尼斯市的一位银行家，赞布哥，因为他手中掌握着测定新的小岛方位的纬度……

银行家表面装作无动于衷，其实是全神贯注地听完了这段叙述。他那尖长手指的微微颤抖，说明他相当激动。满头大汗的昂蒂费尔讲述完毕，银行家只是说：

“是呀，财宝是存在的，看来毋庸置疑。卡米尔克总督用这样的办法，是什么意图呢？……现在……”

诚然，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可以设想，”昂蒂费尔师傅接着答道，“这是……不过首先，银行家先生，您过去在总督生活的各种遭遇中所处的地位如何？您为他帮过什么忙吗？”

“或许，帮过大忙。”

“在什么情况下？”

“当他想把财富聚集起来时，他正住在开罗，我也住在那儿。”

“好，很清楚……他想找两个人帮忙发掘财宝，并答应事后酬谢他们，这二人就是您……和我……因为我父亲过世了……”

“为什么不会有其它人了呢？”银行家提醒说。

“啊！您这是在说什么！”昂蒂费尔师傅叫了起来，猛地在桌子上击了一拳。“足够了……两个人已经够多的了！”

“不错，”赞布哥答道，“但是，您还需要说明一个情况，为什么亚历山大公证人陪着您进行考察呢？”

“这是遗嘱明文规定的，挖掘遗产时，必须有他在场，并应得到酬金……”

“多少酬金？”

“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啊！这个无赖！”

“一个无赖……真是名符其实，”昂蒂费尔叫道，“请您相信，我不会饶恕他的！”

两位继承人对无赖这一称呼完全达成一致的见解。毫不奇怪，这是从银行家内心发出的喊声，尽管他对正在谈的事显得漫不经心。

"现在，"圣马洛人说，"您已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我想，我们没理由不彼此真诚相待。"

银行家仍无动于衷。

"我掌握着在一号小岛上找到的经度，您占有二号小岛的纬度……"昂蒂费尔继续说下去。

"不错……"赞布哥略有迟疑，答道。

"那么，当我来到这里，通报了姓名，您为什么装腔作势，好象对此事毫无所知呢？"

"很简单，我不想对什么人都合盘托出……您可能是个来路不明的人，昂蒂费尔先生，我这样说，请您别生气。我想，办事得稳妥些……既然您持有和我打交道的那封信……"

"是有。"

"拿出来吧。"

"稍等片刻，赞布哥先生！拿出来！……拿出来！……您，您本人还持有卡米尔克总督的一封信吧？……"

"有的。"

"好吧，……以信换信……"

"同意！"银行家答道。

银行家站起来，朝保险柜走去，慢腾腾地扭转着几道暗锁，昂蒂费尔早已怒不可遏。

为什么要这样呢？实在令人费解！赞布哥是不是在效仿勃·奥马尔在圣马洛玩的那套把戏，他是否存心不良，想从圣马洛人身上得到公证人没捞到手的秘密？

那办不到，昂蒂费尔是那样坚决，非一手交钱，一手交

货不可。然而，银行家有他的计划，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如果成功，可以确保卡米尔克总督的亿万财富归他家，也就是装入他的腰包。——实现这一计划，要具备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即另一位继承人得是鳏夫或单身汉。

因此，他边扭动着保险柜上的暗锁，边回过头来，用颤抖的声音问道：

“您还没结婚吧？”

”没有，赞布哥先生，我无时不在为此感到庆幸。”

听了回答的后一部份，银行家皱了皱眉头，接着又去开锁。

这位赞布哥有家庭吗？有的，全突尼斯市任何人都不怀疑这一点。他的家庭成员实际上就只有他妹妹——人们称她为塔莉丝玛·赞布哥小姐。她住在马耳他，靠他哥哥给的那份年金过着俭朴的生活——还需指出的是，她现年四十七岁——几乎相当于半个世纪。她从来没有机缘结婚——首先，美貌、聪明、才智、财产，她皆不具备；再则，她哥哥一直没能为她找到一个丈夫，看来，也没有毛遂自荐的。

不过，赞布哥坚信他妹妹有一天会结婚的。天哪！和谁成亲呢？……好吧，就和二十年来他一直等待来访的昂蒂费尔配佳偶吧。不管他是鳏夫还是单身汉，总可以满足老处女的愿望了。喜事一办，那亿万财富就在他家中牢牢地扎根了。塔莉丝玛·赞布哥小姐也算没白等一场。她自然还在哥哥的控制下，由他给挑选的那位丈夫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然而，圣马洛人会甘愿闭着眼睛任人摆布，娶那位马耳他老小姐吗？银行家对此倒满有信心，自以为跟另一个继承人一谈，便可逼他就范。再说，水手都是好说话的。

——至少，他是这样想的。

啊！不幸的皮埃尔·塞尔旺·马洛，你已经上了贼船了。乘你朋友特雷高曼的“可爱的阿美丽”号，在朗斯河上漫游，该是多么惬意啊！

现在我们明白银行家玩弄这套把戏居心何在了，手段可谓简单、绝妙。昂蒂费尔要用生命才能换取他的纬度——换句话说，通过和塔莉丝玛联姻，把他的生命禁锢起来。

在从保险柜中把卡米尔克的信取出之前，也就是他把钥匙放进暗锁的刹那间，他似乎又改变了主意，又走回来坐下。

昂蒂费尔师傅眼睛射出两道光芒，就象大气层中电荷达到饱和状态，出现的那种闪电现象一样。

“您还等什么？”他问道。

“我在思考一件事。”银行家答道。

“请问什么事？”

“关于遗产，您认为咱们彼此的权利是绝对平等的吗？”

“当然，绝对平等！”

“我可不那样认为。”

“为什么？”

“因为是您父亲帮过总督的忙，不是您，而我，却是本人……”

昂蒂费尔打断他，那两道光芒顿时变成雷电，从两眼迸射出来。

"啊，是这样！赞布哥先生，您想嘲弄一位近海航行船长吗？……我父亲的权利难道不是我的权利吗？既然我是他的唯一继承人。……干脆说吧，您究竟遵从不遵从卡米尔克的遗言？"

"符合我的心意，我就干！"银行家反驳道，语言明确，态度冷漠。

昂蒂费尔师傅一脚踢翻小凳，紧扶桌案，免得跳起来。

"您清楚，没有我您什么也干不了！"马耳他人宣称道。

"没我，您也一样！"圣马洛人反驳着。

争论越来越激烈，一个气得涨红了脸，一个面如白纸，但都充满信心。

"您给不给我纬度？"昂蒂费尔怒发冲冠，高声喊道。

"您先把经度给我。"银行家说道。

"妄想！"

"好吧！"

"这就是我那封信。"昂蒂费尔吼叫着，从衣兜里掏出了公文袋。

"您自己留着吧……我才不需要它呢！"

"您不需要它？别忘了，这可是上亿法郎的财富……"

"不错，是上亿法郎。"

"如果我们找不到那个小岛，这笔财富可就全部告吹了。"

"哼！"银行家嘘了一口气。

他撇撇嘴，似乎不屑一听，他的对手可沉不住气了，摆好架势，真想扼住他的咽喉……这个可怜虫竟然拒绝受用上亿法郎的财宝，甚至不替任何人着想！

银行家赞布哥在他放高利贷的生涯里，从精神上扼杀过那么多穷人，但此刻却不能在肉体上摧毁他的对手！

大概他懂得了这一点，把口气缓和下来，继续说道：

“我想，总有办法和解的！”

昂蒂费尔师傅并拢手指，把两手放进衣袋，免得放在外面发痒，挥舞拳头。

“先生，”银行家接着说，“我很富有，我没什么癖好，五千万法郎不会改变我的生活方式。要说癖好，我只有一个，那就是囤积盛满黄金的口袋。我承认卡米尔克的财富会给我的保险柜增添色彩。的确，自从我得知这份财宝存在以来，我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全部占有它。”

“您竟然有这样的念头，赞布哥先生！”

“等一下！”

“归我的那一份呢？”

“您那份？……是否可以这样办，您那份归您，但必须存在我家，好吗？”

“这么说，不能放在我家喽……”

“那随您的便吧。”

“好了，别玩外交辞令了，东一枪西一炮的，先生，说明白点儿！”

“我有一个妹妹，塔莉丝玛小姐……”

“可喜可贺！”

“她住在马耳他。”

“如果气候合她的意，那再好没有了。”

“她四十七岁，象她那样的年龄，还是个美人。”

“这倒不奇怪，假如她长得象您一样！”

“好，您既然是单身……愿意娶我的妹妹吗？”

“娶您妹妹？”皮埃尔·塞尔旺·马洛喊叫起来，他面部充血，涨得通红。

“是的……娶她，”银行家语气坚定地说着，不容分辩。“通过这种结合，您的五千万，我的五千万就都留在我的家里了。”

“赞布哥先生，”昂蒂费尔说道，小石头在两排牙齿间不停地滚动着，好象波浪不断冲击着海滩上的鹅卵石一样。“赞布哥先生……”

“昂蒂费尔先生……”

“您的建议严肃吗？……”

“再严肃不过了，您拒绝娶我妹妹的话，我发誓，我们就一刀两断，您可以搭船返回法国！”

昂蒂费尔师傅感到窒息，喘着粗气。他解下了领带，拿起帽子，打开门，一步跨进院子，然后来到街上，比比划划，神态颠狂，活象一个疯子。

等待他的萨伍克跟在他的后面，看他那疯疯颠颠的样子，不禁为之担心。

到了饭店，圣马洛人急忙走进前厅，看见侄子和朋友正坐在饭厅旁的小沙龙的角落里。

“啊！可怜虫！”他对他们喊道，“你们知道他想干什

么吗？”

“想杀你？”吉尔达·特雷高曼问道。

“比这还可怕！……他想让我娶他的妹妹！”

第四章

西方人和东方人展开了一场激战，结果后者取胜

近来，总是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驳船船长和朱埃勒对此已习以为常。但是，可以断定，两人谁也没想到会碰上这种事。昂蒂费尔师傅虽然是单身汉，但确是一条硬汉子，而今却被逼到这种地步，逼到非让他结婚不可，不越过这一步，就会失去一笔巨大的遗产！

朱埃勒请叔叔把事情经过再讲清楚一些，叔叔又讲了一遍，免不了又是一阵咒骂，粗话象连珠炮似的迸发出来，——不幸的是，这些炮弹并不能击中躲在马耳他区住宅里的那位赞布哥先生。

您瞧，已经四十六岁的老光棍，娶一位四十七岁的老处女，那他不就变成了某种东方人，一种类似昂蒂费尔总督式的人物了！

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呆若木鸡，面面相觑。或许他们脑海中闪过了同样的念头：

“几千万的财富，值得呀！”驳船船长心里盘算着。

“这会给我和亲爱的爱诺卡特的婚事增加更大的麻烦！”朱埃勒思索着。

让昂蒂费尔师傅满足赞布哥的要求，答应作他的妹丈，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即使有十亿法郎的陪嫁，他也不会去干这种荒唐事！

圣马洛人在屋里踱来踱去，一会儿走到这个角落，一会儿走到那个角落。突然，他停住，坐下来。然后又走到他侄子和他朋友特雷高曼的身边，两眼死死地盯着他们，接着又把目光移开。说实在的，他的眼睛已不顶用了，什么也没看见。如果说吉尔达·特雷高曼曾想过，昂蒂费尔会得精神病的话，那就是此刻。因此，朱埃勒和特雷高曼悄然无声，不管他说什么，都避免激怒他。过一阵儿，这失去平衡的精神状态会恢复正常的。

他终于又开口了，满脸怒气，说得断断续续：

“这个流氓真固执……上亿法郎丢掉了！该绞死的家伙……吊死他……毙了他……毒死他……把他千刀万剐……给他上锥刑！……如果我不娶……他就不给我纬度。娶这个马耳他女猴子……连塞内冈比[1]的公猴子都不会干的！……我作塔莉丝玛的丈夫？……”

绝对不行！在受人尊敬的昂蒂费尔家里多这么一位弟媳妇，一位舅妈，简直不可思议，他的朋友不会来看他了。

“你说呢，驳船船长？……”

“我的朋友……”

---

① 指西非地区，在撒哈拉和几内亚之间。

“眼看就要到手的一亿法郎，有权让它埋在洞里吗？”

“我真不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善良的特雷高曼含乎其词地说道。

“你不置可否！”昂蒂费尔叫喊起来，把帽子扔到屋子的角落里，“好吧！……你能回答另一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

“如果有人给你一艘货船——就说一只驳船吧……譬如说‘可爱的阿美丽’号……”

吉尔达·特雷高曼立即意识到“可爱的阿美丽”号将要遭到一场风暴的袭击。

“譬如说，在这只陈旧的船上装有价值一亿法郎的黄金……然后，他当众宣布要把这只船弄翻，把财富沉入大海，你想政府当局会让他这样做吗？……那么……你说说看！”

“我想，政府不会允许的，我的朋友。”

“这就是那个赞布哥魔鬼脑子里打的主意！……他只要说一句话，他本人的和我的财富就可以到手，可他就是不松口！”

“我从未见过这么可恶的无赖！”吉尔达·特雷高曼说道，他也动起肝火来了。

“你看呢，朱埃勒？”

“叔叔……”

“是不是向当局告发他？”

“无疑，这是下策……”

“是呀……当局能够制止一个人不许做的事情……向

他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让他就范……把他放在温火上熏烤，折磨他，不怕他不乖乖地答应！"

"这主意不错，叔叔。"

"妙极了，朱埃勒，为了制服这个奸商，我宁愿牺牲我那份，把它交公……"

"那太好了，又高尚，又慷慨！"驳船船长大声说道，"不愧是法国人，圣马洛人，名符其实的昂蒂费尔……"

提出这个建议时，朱埃勒的叔叔也许把话说过了头，他向特雷高曼狠狠地瞪了一眼，这位诚挚的老兄立刻停止了称赞。

"一亿……一亿法郎呀！"昂蒂费尔重复着，"该死的赞布哥……我要宰了你……"

"叔叔！"

"我的朋友！"

说真的，看他目前那绝望的样子，这位圣马洛人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再说，就是下了毒手，他也没责任，因为他已患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当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试图让他镇静下来时，他把他们推开了，并斥责他们同他的敌人同流合污，袒护赞布哥，而不帮他去打击那个骗子手。

"别管我，别管我！"他叫喊着。

他捡起自己的帽子，把门砰地一摔，扬长而去。

两人猜想，昂蒂费尔师傅大概要去找银行家，于是，决定跟着他，防备出事。幸好看见他走上楼梯，回自己的房间去了，听他插上了门，两人才放下心来。

“他最好是这样。”驳船船长摇着头说道。

“是呀，可怜的叔叔。”朱埃勒回答。

经过这场风波，他俩已没什么胃口了，晚饭吃得很少。

吃完饭，两位朋友离开饭店，想去巴伊拉湖边散散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一出门，就碰上了勃·奥马尔和纳吉姆。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纳吉姆合适吗？……不，肯定不妥。如果纳吉姆知道了银行家强加给昂蒂费尔师傅的条件，他准得叫起来：

“他应该娶赞布哥小姐！他没权拒绝……不，他没权这样做！”

这也是萨伍克的意思。如果结婚会给他带来这样一份嫁妆，他会毫不犹豫地立刻同意。

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转过身去，一边思考着问题，一边向玛丽诺大街走去。

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海风吹拂着，空气格外清新。突尼斯市民也在散步。年轻的船长和驳船船长漫步向城墙走去，穿过城门，在湖滨悠闲地踱来踱去，后来又来到威那咖啡馆，在一张桌旁坐下来。他们无拘无束地谈论着眼前的情况。在他们看来，事情再简单不过了。昂蒂费尔师傅永远不会屈从银行家赞布哥的意愿……其结果，势必将放弃寻找第二个小岛……乘下班邮轮离开突尼斯港，最后，取近路返回法国，皆大欢喜。

十分明显，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没扛着卡米尔克总督的金口袋返回圣马洛，也不会感到什么不幸；我们的大人又何须煞费心机呢！

近九时，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回到饭店，在昂蒂费尔师傅的门前停一会儿，就准备回他们自己的房间去。圣马洛人还没睡，他根本就没上床。他急促地走来走去，气喘吁吁，嘴里不停地嘟囔着：

“几千万，几千万，几千万法郎呀！”

驳船船长作了个手势，意思是说，他已经神志不清，思想混乱了。然后，两人互道晚安，怀着忧虑的心情分开了。

第二天天一亮，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便起床了。他们的职责不是去找昂蒂费尔师傅吗？再次研究一下因赞布哥的拒绝所发生的情况，然后定出决策，这是刻不容缓的。这最后的决心难道不就是实现这样一个计划——卷起行李，离开突尼斯市。根据年轻船长所得到的消息，在古莱特港停泊的邮轮当晚就要启锚，驶向马赛。朱埃勒恨不得他叔叔已经在船上，关在他的客舱里，但愿已离开非洲海岸二十海里了。

驳船船长和他顺着通向昂蒂费尔师傅房间的走廊走去。

他们开始敲门。

没人回答。

朱埃勒又使劲地敲了一通……

还是没有动静。

难道叔叔又象水手那样去酣睡，大炮都轰不醒？或许完全绝望，发着高烧，他是否已经……？

朱埃勒两步并作一步，走下楼梯，转眼间来到门房。驳船船长觉得两腿发软，抓住扶梯，免得滚下楼去。

"昂蒂费尔师傅呢？……"

"一大早就出去了。"门房听了青年船长的问话答道。

"他没说去哪儿？"

"没有。"

"是不是又去赞布哥那个混蛋家了？"朱埃勒高声叫道。他急忙拖着吉尔达·特雷高曼向玛丽诺广场走去。

"不过，他若在那儿，说明他同意了……"驳船船长两手朝天，自言自语地说。

"这不可能！"朱埃勒喊道，"他怎么能挎着塔莉丝玛·赞布哥回圣马洛，回高房街的家呢？怎么会给我们的小爱诺卡特带去一个马耳他的舅妈呢？"

"一只母猴子，这是我叔叔说的！"

他们焦急万分，到法兰西饭店对面的咖啡馆坐了下来。昂蒂费尔师傅回来时，从那儿可以看见。

人们常说，静夜出良谋。但黑夜也往往是不祥之兆，这倒是千真万确的。天刚拂晓，我们这位圣马洛人便向马耳他区走去，好象有一群疯狗在追逐他似的……几分钟后，就到了赞布哥的家。

赞布哥平常黎明即起，日落而寝，白天和太阳一起跑步。这天，当昂蒂费尔师傅出现在他面前时，他正坐在沙发椅上，前边是办公桌，后边是保险柜。

"您好。"他说道，一边摆正眼镜，以便更好地透过镜片，看清来访者。

"您还是那个意见？"昂蒂费尔立即问道，引出对方的话题。

"还是那个意见。"

"我不同意娶您的妹妹，您就拒绝把卡米尔克总督的信给我吗？"

"是的。"

"那么，我同意娶呢？"

"我早知道您会答应的！给您带来五千万法郎的嫁妆！当塔莉丝玛的丈夫，罗特希尔德的儿子也求之不得呀！"

"好吧……我也感到三生有幸！"昂蒂费尔师傅作了个鬼脸，毫不掩饰地回答道。

"来吧，我的妹丈。"赞布哥答道。

他站起身，似乎打算上楼去。

"她在这儿？"昂蒂费尔喊道。

他的面部表情活象刚被叫醒的一个犯人，狱吏跟他说：去吧，鼓起勇气！……今天执刑。

"耐心点儿，多情人，塔莉丝玛在马耳他，您忘了？"银行家答道。

"现在我们去哪儿？"昂蒂费尔师傅松了一口气，问道。

"去发电报。"

"向她宣布这个消息？"

"是的，叫她到我这儿来……"

"您想把消息告诉她，可以，赞布哥先生，不过，我提醒您，我是不能……在突尼斯市等待我的……未婚妻的。"

"为什么？"

"因为你我二人一刻也不能耽搁！马上开始寻找小岛，

测定它的方位，难道不是当务之急吗？……

“嘿！妹丈，最快要等八天，最慢也是八天，这有什么要紧的！”

“这对公证人可事关重要，您应该和我一样着急才是，赶快占有卡米尔克的遗产！”

是呀，银行家至少是跟他一样心急，他本来就是一个见钱眼红的吝啬鬼，表面装作无动于衷，其实早已心急火燎，恨不得马上把亿万财富锁进他的保险柜。因此，他决定遵从对手的意愿。

“好吧，”他说，“我完全尊重您的看法……我们回来时，我再把妹妹请到这儿来……不过，我得把等待着她的喜事先告诉她。”

“是呀……幸福在等待着她！”皮埃尔·塞尔旺·马洛答道。然而，他并未说明，会给那位多年来就梦想找到一位丈夫的女人，带来什么样的幸福！

“不过，”赞布哥说，“我需要一项符合手续的保证。”

“写吧，我签字。”

“附加保金吗？”

“同意，保金多少？”

“就是您将得到的那份，五千万法郎……”

“一言为定……就这么办！”昂蒂费尔答道。他只好作塔莉丝玛·赞布哥的丈夫了，既然命中注定他避不开这种幸福。

银行家拿起一张白纸，用粗大的字体写下一份契约，行文字斟句酌，完全符合法律手续。契约中指出，如果在财宝

发掘后十五天内，昂蒂费尔师傅拒绝正式娶塔莉丝玛·赞布哥小姐为妻，那么，未婚夫以其卡米尔克总督继承人身份应得的那份遗产，须全部归未婚妻所有。

皮埃尔·塞尔旺·马洛把他那愤怒而花梢的签名写在契约上。银行家把它锁在保险柜的一个密匣里。

同时，他从中取出一张发了黄的纸……这就是卡米尔克二十年前寄来的那封信。

昂蒂费尔师傅也从衣兜里掏出公文袋，从中取出一张纸，……年深日久，业已变黄……这就是在第一个小岛上找到的那封信。

瞧，两位继承人就象马上要交锋的两个决斗者，互相对视着，慢慢伸出手臂，一触到纸，手指便颤抖起来。把信交给对方，是不是感到惋惜呢？……多么惊心动魄的一幕啊！就这么一个动作，上亿元财富便流进了一个家族。

"您的信呢？……"昂蒂费尔师傅问。

"您的呢？"银行家反问。

交换完毕。两个人的心在急剧地跳动，似乎就要爆炸。

应该由圣马洛某个名叫昂蒂费尔的人交给突尼斯市某个叫赞布哥的人的那封信中，提到的经度是：巴黎子午线以东7°23′。

告知突尼斯市的赞布哥，有一天他将接待一位圣马洛的昂蒂费尔的那封信中，提到的纬度是：南纬3°17′。

现在，只须把经纬线交叉，即可在地图上找到第二个小岛的位置。

"您肯定有一本地图册吧？"银行家问。



您看，那两个遗产继承人……

“有一本，还有一个侄子。”昂蒂费尔师傅答道。

“一个侄子？”

“一位远洋轮船长，他负责观测。”

“您的侄子现在在哪儿？”

“在法兰西饭店。”

“我们去看看，我的妹丈！”银行家说道，戴上他那顶宽沿旧帽。

“去吧！”昂蒂费尔师傅说。

两人向玛丽诺广场走去。走到邮局门口，赞布哥想进去给马耳他发一封电报。

昂蒂费尔师傅不表示反对。因为，不过是告知一下塔莉丝玛·赞布哥，有一位法国海军军官向她求婚，他哥哥已经应允，婚姻门当户对之类的话。

写好电报，付了邮费，两人又来到广场。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看见他们后，急忙走了过去。

昂蒂费尔师傅看他们走来，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头转了过去。但他竭力挺直身子，此时不能让人看出自己的软弱，并用有几分骄傲的语气作了介绍：

“银行家赞布哥。”

银行家向他未来妹丈的同伴瞟了一眼，毫无热情的表示。

昂蒂费尔随即又向赞布哥说：

“我的侄子朱埃勒，我的朋友吉尔达·特雷高曼。”

昂蒂费尔师傅作了个手势，大家都跟他向饭店走去，尽可能避开勃·奥马尔和纳吉姆，好象不认识他俩似的。接

着，他们上了楼梯，走进圣马洛人那屋门紧锁的房间。

昂蒂费尔师傅从行李袋里取出从圣马洛带来的地图集，翻到世界分区图那页，转过身子，对朱埃勒说：

“东经七度二十三分，南纬三度十七分。”

朱埃勒显出不耐烦的样子。南纬？……卡米尔克总督岂不把他们送到赤道南边去了吗？……啊！可怜的小爱诺卡特！吉尔达·特雷高曼几乎不敢看他。

“喂……你还等什么？”他叔叔用命令的语气问青年船长，他只好服从。

他拿起两脚规，沿第七条经线滑动着，又偏出二十三分，进入了赤道圈。

然后，又顺着南纬 3°17′ 划着，直划到与该经线的相交处。

“怎么样？”昂蒂费尔一再催问，“我们到哪儿了？”

“在几内亚湾。”

“说准确点儿……”

“在卢安戈① 沿岸。”

“再准确一些……”

“在马永巴② 海湾水域……”

“明天早晨，”昂蒂费尔师傅说，“我们坐马车去波尼③，再乘火车去奥兰。”

这一切就如同发现了敌人，给指挥海战的舰长下达命

---

① 在刚果大西洋沿岸，黑角北部。

② 加蓬西部沿海城市。

③ 阿尔及利亚港口。

令一样。

然后，他转身对银行家说：

“您肯定陪同我们前往了？”

“那还用说。”

“一直陪到几内亚湾？”

“需要的话，可以奉陪到天涯海角。”

“好，准备动身吧……”

“马上准备好，妹丈。”

吉尔达·特雷高曼不由地叫声“唉呀”，听见这新鲜的称呼，他几乎惊呆了，甚至没向尊敬的银行家临走的滑稽敬礼，表示答礼。

当屋里只剩下三位圣马洛人时，吉尔达·特雷高曼问道：

“这么说，……你答应了？”

“是的……驳船船长！……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什么意见也没有。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认为，还是什么也别说为妙。

两小时后，银行家收到一封发自马耳他的电报。

塔莉丝玛·赞布哥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姑娘，不日，良辰配佳婿，就成为最幸福的夫人了。

第五章

勃·奥马尔旱路和水路都经历了，可以权衡一下二者的利弊

今天，突尼斯的交通网已和阿尔及利亚的连成一体了。但当时还没有这样的交通网。我们的旅行家们打算从波尼乘通往康斯坦丁堡，阿尔及尔[①]和奥兰的火车。

拂晓时分，昂蒂费尔师傅和他的同伴便离开了突尼斯市。银行家自然是其中的一员了。勃·奥马尔和他的影子纳吉姆也按时赶来加入他们一伙。这是一支由六个人组成的真正商队——这次，他们知道，那亿万财富勾起的不可抗拒的欲望将把他们带向何方。没有对公证人勃·奥马尔保守秘密。因此，萨伍克也知道，这次寻找二号小岛的远征将以几内亚湾为中心，包括非洲南部的刚果海域。

"漫长的征途，"朱埃勒对勃·奥马尔说，"如果你害怕旅途的艰辛，可以放弃您那份！"

实际上，从阿尔及尔到刚果，要航行几百海里呢！

但是，勃·奥马尔毫不犹豫地跟着动身了，事实上，萨伍克也不允许他有半点儿犹豫。还有，那百分之一的酬金

① 阿尔及尔是阿尔及利亚的首都。

也使他眼花缭乱……

于是，四月二十四日，昂蒂费尔师傅带着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萨伍克带着勃·奥马尔；赞布哥自己管自己，分别登上四轮马车，就坐下来。这是专门来往于突尼斯市和波尼的驿车。虽说大家结伴旅行，但彼此并不交谈。

请别忘记，前一天，朱埃勒又给爱诺卡特写了一封信。再过几天，少女和她母亲就会知道探宝的昂蒂费尔师傅在奔向地球的何方。此刻，那财宝只有百分之五十是属于他的了。估计，第二阶段征途要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并不言过其实。爱诺卡特收到这封信该多么失望啊！她本来以为，朱埃勒回来时，一切障碍都会排除掉，马上举行婚礼，不会再耽搁！……天呀！有了这样一个舅舅，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关于吉尔达·特雷高曼，我们只想指出，命运注定他得越过赤道。他，这位朗斯河上的驳船船长，要航行在南半球的海面上！有什么办法呢？生活中有些事就是不可思议的，这位可敬的人物并不为此感到奇怪——就是在指定的方位，在二号小岛的地心内，找到了卡米尔克的三只橡木桶，他也不会吃惊的！

这一念头丝毫不妨碍他用好奇的眼光观赏马车经过的地区——这地区与布列塔尼的平原迥然不同，甚至同地势坎坷不平的山地也不一样。或许他是六个旅行家中唯一想把突尼斯乡野铭记在心上的人。

马车不大舒适，行进缓慢。三匹马疲惫不堪地从一个驿站跑到另一个驿站。道路崎岖不平，时而是陡峭的山路，

时而是曲曲弯弯的小径——特别是迈杰尔达的令人莫测的沟壑——没有架桥的湍急的小溪，溪水没过了车轮。

天朗气爽，碧空万里，阳光毫无灼热之感。

在左边，可以隐约看到贝依的巴尔多宫殿，在阳光照耀下，显得格外洁白，最好是戴上墨镜观赏。其它宫殿同样好似点缀在苍翠丛林之中，被浓密的无花果树和如同垂柳般的胡椒树所环抱。到处聚集着阿拉伯人的棚屋，房顶用黄格的苫布覆盖着，好象斑马身上的条纹。不时，可以看到表情严肃的阿拉伯妇女探出头来，以及同他们母亲一样严肃的，经过风吹雨打的孩子的面孔。在远处的田野和山坡上，在沟壑旁，羊群在吃草，象乌鸦一样黑的山羊，成群结队地跑来跑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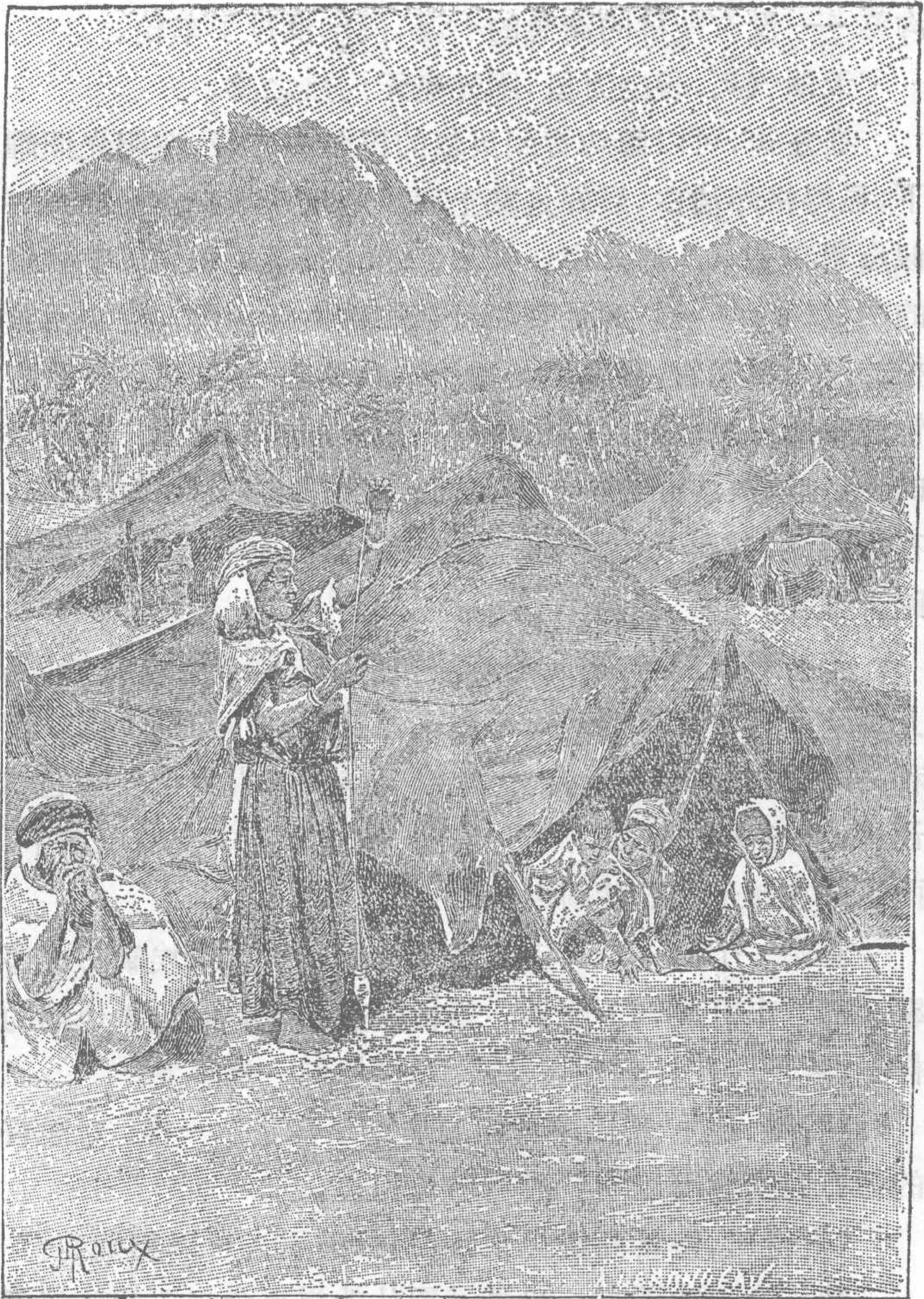
车伕扬鞭催马，清脆的响声在空中回荡，所到之处，鸟儿惊飞。其中最多的是长尾鹦哥，色彩艳丽，与众不同。这种鸟成千上万，如果大自然教会它们唱歌，人类再教会它们说话，该多好！总之，旅行是在大自然奏出的交响乐曲中，而不是在孩子们的吵闹声中进行的。

驿站一个接一个，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每次停歇，都下车舒展一下腿脚。银行家赞布哥有时也学他们的样子，跳下四轮马车，但一路上对旅伴们一言不发。

“我看，这位老兄跟我们的朋友昂蒂费尔一样，对总督的亿万财富垂涎欲滴！”驳船船长说道。

“说得对，特雷高曼先生，这两位继承人可以相媲美！”

萨伍克每次下车，总是试图从他觉得含义不明的谈话中，捞到只言片语。而勃·奥马尔则躲在角落里，一动不



到处聚集着阿拉伯人的棚屋。

动。想着，不久他又不得不到海上航行，先是经历地中海的海浪，然后去迎接大西洋的汹涌波涛。

皮埃尔·塞尔旺·马洛从不离开座位，他的全部精力都倾注到漂浮在热带非洲海域的二号小岛上了！

这一天，夕阳西下前，一座座清真寺，伊斯兰圣墓映入眼帘，有的是白色圆顶，有的是尖尖的塔楼。这便是塔布尔卡镇，四周一片翠绿，完全保持着突尼斯城市的建筑风格。

四轮马车在该镇停歇了几小时。旅行家们在驿站找到一家旅店，或者说是一家小客栈，吃了一顿饭，饭食还算过得去。至于观光市镇，那简直是妄想。六个人当中，可能只有驳船船长有这个打算，也许朱埃勒会赞同他，除他俩外，谁还有这份心思呢？再说，昂蒂费尔师傅严禁他们走远，生怕耽误了启程时间——他们必须严格照办。

晚上九点，月朗天晴，群星闪烁，他们又踏上了征途。然而，夜间旅行总要冒几分风险。马车在荒芜的原野上奔驰着，路不好走，说不定遇上拦路抢劫的蟊贼，如克鲁米里[①]江洋大盗。有时，还可能遭到猛兽的袭击。在那万籁俱寂的黑夜，在茂密的森林旁，能清晰地听见凶狮的怒吼，金钱豹的嘶叫。受惊的马狂奔着，只有机智的车伕才能驾驭。至于狼狈之类，充其量算得上大胆的夜猫，虽不时发出嚎叫，但不足为虑。

清晨四点钟，东方泛出鱼肚白。阳光洒在田野上，顿时豁然开朗，景物又明晰地映入眼帘。

---

① 生活在突尼斯西北部的土著人。

山峰峡谷连绵起伏，犹如一件阿拉伯式大衣披在大地上，望不到地平线的尽处。脚下是蜿蜒的迈杰尔达山谷，谷中的黄色溪水时缓时急，在盛开的桂树和桉树之间流过。在雷让斯和克鲁米里接壤的这一带，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凄凉的景象。如果驳船船长曾在拔海不高的蒂罗尔[①]山区旅行过的话，他会以为此刻来到了阿尔卑斯荒芜的山地上。但是，这里不是蒂罗尔，他已不在欧洲，一天天在远离他的故土。他的嘴角在掀动着——陷入了沉思，——他浓眉下垂，说明心神不定。

有时，青年船长和他长时间对视着，这目光，等于是一席谈话，他们就是用这无声语言交流思想的。

这天早晨，昂蒂费尔师傅问他侄子：

“天黑前，可到达什么地方？”

“到加尔迪姆驿站，叔叔。”

“什么时候到波尼？”

“明天晚上。”

阴沉的圣马洛人又陷入了惯常的沉思状态，或者说，他又进入了梦境，思想的潮水在放纵奔流，把他从阿曼湾水域带到了几内亚湾水域，最后凝聚在地球上诱惑人的一个点上。他想，别人的眼睛也在觊觎这个点——这就是银行家赞布哥的眼睛。这两个人种族不同，生活习惯各异，本来在人间永远不会相逢的。可是，如今他们却有着一颗共同的灵魂，就象拴在一条锁链上的两个囚犯，相依为命，所不同的

---

① 阿尔卑斯山脉中段的群山。

是，这条锁链是金制的。

无花果林越来越茂密，一片翠绿，稀疏的地方不时出现几座阿拉伯村庄。蓖麻的花和叶也染上了绿色。有时山坡上展现出一块不太平整的地段，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大麦田”。不时可看到几所散落的树枝搭的小棚，羊群在湍急的小溪旁吃草。终于，又出现了一所驿站——近乎马厩式的简陋房舍，经常是人畜混居。

晚上到达加尔迪姆驿站，这是一所木板房，围在其它房舍中间。二十年后，这里变成了由波尼到突尼斯市铁路线上的一个车站。停歇两小时后——吃一顿粗茶淡饭，显然花费时间太长了——四轮马车又上路了。山谷的道路崎岖不平，车时而沿着迈杰尔达山脚跑着，时而穿过河水没过车厢底部的溪流，吃力地爬上陡坡，接着又顺坡直下，刹都刹不住。

这是一个风光秀丽的地区，特别是穆格塔尔一带。然而，在这迷雾笼罩的漆黑的夜晚，谁也没能欣赏到自然风光。再说，经过四十三小时的颠簸，人们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睛了。

又是一个黎明，昂蒂费尔师傅和他的同伴们来到了苏卡赫拉斯①，一条盘山的羊肠小道把镇子和深谷的山涧连接起来。

塔卡斯特旅馆颇为阔气，座落在塔卡斯特广场附近，它在欢迎疲劳不堪的旅客。这次，停歇了三小时，但并不显得

① 阿尔及利亚东北部靠近突尼斯的城市。

长。如果想观光一下这座美丽的城镇，甚至感觉时间短了些。

昂蒂费尔师傅和银行家赞布哥自然是激烈反对在这儿浪费时间。但是，马车在清晨六点前是不能上路的。

"冷静点，"吉尔达·特雷高曼一再劝他满肚子火气的同伴。"会准时到达波尼的，能赶上明早的火车……"

"为什么不能快点儿，搭今晚的火车呢？"昂蒂费尔师傅反驳道。

"没有夜班车，叔叔。"朱埃勒提醒说。

"这是怎么搞的！……干嘛要待在这个山沟里呢？"

"瞧，我的朋友，"驳船船长说，"这是我为你捡的一块小石头……你那块可能嚼得不能用了！"

吉尔达·特雷高曼把一块漂亮的迈杰尔达小卵石递给昂蒂费尔师傅。小石头有青豆那么大，圣马洛人马上接过去，放到嘴里嚼起来。

驳船船长建议他陪他们到大广场上走走。他拒绝了。他从旅行袋里取出地图集，翻到了非洲那页，宁肯冒着理智可能被淹没的危险，又把精力投放到几内亚湾的水域里去了。

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漫步在塔卡斯特广场，——这是一个方形的广场，有些树，四周是东方式的住宅。咖啡馆一大早就营业了，当地顾客络绎不绝。晨光已驱散了迷雾，看来是阳光绚丽，炎热的一天。

驳船船长目不暇顾，尽管他不喝什么，也不买什么，却不停地向咖啡馆里，店铺里探头张望。他倾听人家的谈话，

尽管一个字也听不懂。令人莫测的命运把他领上这非同寻常的征途，他至少应该带些见闻回去。

他颇有所思地说：

“不，朱埃勒，不能象我们这样旅行！……哪儿也不行！……在苏卡赫拉斯停了三小时……在波尼停了一小时……而后，坐两天火车，每个站停的时间又那么短！……我算是见到过突尼斯市了吗？……在阿尔及利亚会看到什么呢？”

“我也这么想，特雷高曼先生……简直不合乎人之常情！……不过，您还是去问我叔叔吧，看他会怎么回敬你！……这不是游览，而是因公出差！……谁知后果如何？”

“我才不上当呢，我没那个胆量！”驳船船长答道。

“是呀，”朱埃勒接着说，“为什么在二号岛上不会埋藏着另一封信，然后，我们又被发落到三号岛！”

“接着是四号岛，五号岛以及五大洲的所有岛屿！”吉尔达·特雷高曼不停地摇着大脑袋补充道。

“特雷高曼先生，我叔叔走到哪儿，您会跟到哪儿的……”

“我？”

“不错，是您……您对他是言听计从！”

“这倒是实话……这位可怜的老兄确实叫我受了不少罪。我真担心他头脑会……”

“可我呢……特雷高曼先生，我决心只跟到二号小岛！……难道爱诺卡特需要嫁给一位王子，我需要娶一位

公主吗？……”

“当然不是！再说，现在要跟赞布哥这条鳄鱼平分财富。问题是，她得嫁给一位公爵，你得娶一位公爵府的千金小姐……”

“别开玩笑了，特雷高曼先生！”

“我错了，小伙子，如果继续进行考察，一切都没什么乐趣……”

“继续进行？”朱埃勒叫道，“不！……我们就到卢安戈海域！再远……甭想！……我会逼着我叔叔返回圣马洛！”

“如果他不干，一意孤行呢？”

“他若拒绝，……我就把他一个人丢下……我要回到爱诺卡特的身边去……再过几个月，她就成年了，我立即娶她，管它三七二十一呢！”

“我的好孩子，你别头脑发热，要忍耐！……我想，一切都会如意的！……最后你会跟小爱诺卡特结婚的……我还要在你婚礼时，跳一通舞，闹闹洞房呢！……咱们回旅店吧，别误了车……我想在天黑前到波尼，看一眼这个城镇，这不算过份吧？……因为，象君士坦丁，菲利普维尔等其它城镇都位于铁路沿线，一路上什么也看不着！……总之，如果这一切都不可能，到阿尔及尔，我也得补回来……”

不知为什么吉尔达·特雷高曼刚才说：“阿尔及尔……”

“是的……阿尔及尔，我想过几天，我们要在那儿停留的……”

“不错，”朱埃勒答道，“没有船紧接着去西非洲海岸，必须等待。”

“我们得等船……等船……”驳船船长说道，他一想到能观赏阿尔及利亚首都，脸上露出了微笑。“朱埃勒，你知道阿尔及尔吗？”

“知道，特雷高曼先生。”

“我听水手们说，美丽极了，整个城市就象一座剧场，有码头、广场、军火库，还有埃塞公园，穆斯塔法·叙具略……特别是君王陵墓……”

“美极了，特雷高曼先生，”朱埃勒答道。“但是，我还知道有比它更美的……那就是圣马洛……”

“还有高房街那所房子……二层楼那间漂亮的卧室……迷人的姑娘就住在那儿！我跟你的见解一样，小伙子！既然我们要经过阿尔及尔，还是让我们观光观光吧！”

驳船船长在他年轻朋友的陪伴下，一边想着这一切，一边向塔卡斯特旅馆走去。到的恰是时候，人们正套车。昂蒂费尔师傅走来走去，直冲晚到的人发火。其实，他们并未迟到。

吉尔达·特雷高曼看见他朋友投射过来逼人的目光，赶忙低垂下了双眼。过了不大一会儿，人们各就各位，四轮马车顺着苏卡赫拉斯的陡坡直奔而去。

驳船船长没能仔细观察一下突尼斯这个国家，的确是件憾事。多么优美的景色，——高大的山丘，树木丛生的峡谷，未来的那条铁路线在这儿不得不迂回通过。在一片翠

绿的大地上，不时有巨大的岩石平地而起。当地牧民帐篷比比皆是。黑夜降临后，可以看到用来驱散猛兽的堆堆篝火。

吉尔达·特雷高曼津津乐道地讲述着从车伕那儿听来的传闻——一有机会，他就跟这位厚道的车伕聊天。

在这片莽林中，一年之内，至少打死五十多头凶狮，几百只豹子。至于狼狈之类，简直数不胜数。正如人们猜想的那样，萨伍克既然假装听不懂人家的话，听了这些惊心动魄的故事，自然是无动于衷。昂蒂费尔师傅则根本不担心什么突尼斯的狮豹之类走兽。在二号小岛上就是有几百万，他也不会后退一步……

但是，银行家、公证人对吉尔达·特雷高曼讲的这些传闻倒是恭耳静听。只是听见猛兽在路旁丛林中嘶吼时，赞布哥和奥马尔一样，有时眉头紧锁，向车门斜瞟几眼，接着面色苍白，全身发抖，靠在角落里缩成一团。

天哪！驳船船长那天又开讲了，"我听车伕说，最近，一辆四轮马车遭到了袭击……要开枪来对付这些猛兽……就在前一天晚上，不得不把车烧了，用火光驱散一群豹子……"

"旅客呢？"勃·奥马尔问。

"只好步行走到下一个驿站。"吉尔达·特雷高曼回答。

"步行！……我……我不能步行……"公证人用颤抖的声音喊道。

"好吧……那你走在后面压尾，奥马尔先生，我们可不等你，瞧着吧！"

可以猜想到，这个不友好，叫人担心的回答，是从昂蒂费尔师傅嘴里说出来的。他就是这样加入这场谈话的。勃·奥马尔肯定意识到了，无论在陆地，还是在海上，他生来就不适于旅行。

不过，这一天平安无事，只听到了远处野兽的吼叫声。让吉尔达·特雷高曼感到烦恼的是，马车到达波尼时，天已经黑了。

当车离波尼还有三、四公里，也就是靠近希帕尼城镇的时候，已是晚上七点钟了。希伯尼是一座著名的城镇，它和圣·居斯旦不朽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该城的奇迹之一，就是那些深邃的水池，年老的阿拉伯妇女经常到那里去烧香朝拜。又过了二十年左右，人们大概才看到那座天然的罗马大教堂的医院的地基。这要归功于拉维热里[①]大主教，他用他那强有力的巨手，把池水从地心中汲引出来。

总之，整个波尼镇都置于黑暗之中：沿城郭的海滨游览胜地，在西部以锥形沙滩为终点的狭长形海港，码头上浓荫蔽日的苍翠树木，有着宽阔广场的新城，以及矗立在广场上的梯也尔先生的铜塑像等，都被黑夜吞没了。还有，君王陵墓，驳船船长也没能看见。他本来可以从这儿粗略地欣赏一下阿尔及尔那别具一格的风光的。

说实话，这位大好人总碰不上好运气。他一心想着能在“另一个法兰西”[②]补偿这一损失，以此来安慰自己。

旅客们选了一个座落在广场上的旅店，吃了晚饭，十点

① 法国人，1867年任阿尔及尔大主教，曾在阿尔及利亚办慈善事业。

② 指阿尔及利亚。

钟就上床睡觉了，以便搭乘明早的火车。坐了六十个小时的马车，大家都腰酸腿疼，看来，这天夜里，都睡得很香——连无所畏惧的昂蒂费尔也不例外！

第六章

从波尼到阿尔及尔和从阿尔及尔到达喀尔[①]一路上的见闻

昂蒂费尔师傅原来以为从波尼到阿尔及尔有一条铁路线，谁知他早来了二十年。第二天听了店主的回答，他目瞪口呆。

“怎么……从波尼到阿尔及尔没有火车！”他跳起来喊道。

“没有，先生，但是，过几年会有的……假如您愿意等的话……！”店主开玩笑地说。

无疑，勃·奥马尔不想再问什么了，为了不耽误时间，大概还得乘船。但是，皮埃尔·塞尔旺·马洛可不听店主那一套。

“有船出海吗？”他用命令的口吻问道。

“有……今天早晨。”

---

① 塞内加尔首都。

"上船去！"

于是，六点钟，昂蒂费尔师傅乘邮轮离开了波尼。同行的还有五个人：其中两个人是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还有三个必不可少的人物，即赞布哥，勃·奥马尔和纳吉姆。

有关这次几百公里航行中的遭遇，无须多花笔墨了。

当然，吉尔达·特雷高曼宁愿坐火车，而不愿在海上航行，因为乘火车可以从车窗眺望这片土地。那奇妙的铁路过几年才能从这儿经过。他打算在阿尔及尔来弥补一下这一损失。昂蒂费尔本以为一到就能找到开往西非海岸的航船，并马上搭乘，他错了。那么，这期间不是可以逛好多地方吗？——郊区的迷人的游览胜地，甚至可以到卜利达和猴子河去……驳船船长即使在发掘财宝后一无所得，又何妨！至少，能从阿尔及利亚首府带回一些回忆。

邮轮行驶速度很快，晚上八点钟已经停泊在阿尔及尔港口了。

在这一纬度带，即使满天星斗，夜色仍然相当昏暗，甚至在三月份最末一周也是如此。整个城市模糊不清，越往北越黑。隆起的君王陵墓呈圆形轮廓，多么令人向往的王陵！走出车站，吉尔达·特雷高曼发现需要登上穹形的码头桥，然后，沿着码头往前走，左边是灯火辉煌的广场，中间有个公园，能在那里停留一下，他一定会感到开心。接着是一排排高高的房屋，其中一所就是欧洲饭店，昂蒂费尔师傅和他的伙伴们在这里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房间已经定好，——吉尔达·特雷高曼的卧室紧挨着朱埃勒的。旅行

家们放好各自的行李后，下楼到饭厅就餐。大家一直忙碌到九点钟。到邮轮启航还有一段空闲的时间。最好是躺在床上睡一觉，缓缓劲，松弛一下四肢，以便明天早晨能精力充沛地把全城游览胜地都观光一番。

经过一整天的旅行，一路上天气炎热，风尘仆仆，本该休息一下，朱埃勒顾不得这些，只想着给未婚妻写封信。一回到房间就写起来了。第二天把信发出去，三天后家人就可收到。在这封信中没谈什么能使爱诺卡特感兴趣的东西，无非是说朱埃勒在当地如何恼火，他如何全心全意地爱她——这不是什么新鲜的见闻了。

顺便说一下，勃·奥马尔和萨伍克，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都回到了各自的房间。但是，昂蒂费尔和赞布哥——也就是妹丈和妻兄——既然是合法联姻，这样称呼不是很恰当吗？——吃完晚饭就不见人影了，也没说明为什么他们离开饭店。这使驳船船长和青年船长感到十分惊奇，大概勃·奥马尔和萨伍克也有同感。即使有人向圣马洛人问及这一点，他很可能也不加理睬。

两位继承人打算到哪儿去呢？去观赏阿尔及尔的美丽市区吗？是出于好奇他们才沿着巴卜阿早克姆大街，在游人熙熙攘攘的码头上悠闲漫步？看来不大象，他们的旅伴们也不会那样推测。

"啊……这是怎么回事？"吉尔达·特雷高曼说道。

青年船长和其它人早就发现，在旅途中一向沉默不语的昂蒂费尔师傅一反常态，多次同银行家窃窃私语。显然，赞布哥对妹丈的谈话表示赞同。两位老兄达成了什么默契

呢？……这次外出是否事先就安排好的？……什么计划呢？……脾气相同的两位老兄又在搞什么名堂吧？……

和朱埃勒握过手，驳船船长就回自己的房间去了。脱衣就寝前，他把窗户敞开，想呼吸一下阿尔及利亚的新鲜空气。凭借惨淡的星光，他隐约看到了广漠的空间以及一直通向马提福角的整个海湾。海湾上航船的信号灯闪闪发亮，有些船停泊在海上，有的怕夜里遭到风袭已经靠岸。一只只渔船掌灯明火，沿岸一片辉煌。再近一点，港内即将启航的邮轮正在填火加温，粗大的烟囱喷出点点火星。在马提福角那边是浩淼的大海，一道天际线圈住了视野。闪烁的群星犹如朵朵鲜花从那里缓缓升起。看到这夜色，人们准相信，翌日，太阳把最后一批晨星驱散后，一定是阳光绚丽，天晴气爽。

吉尔达·特雷高曼想：

"游览一下阿尔及尔这座高雅的城市该多开心呀！从马斯喀特启程后，走了一条什么鬼路线，到达二号小岛前还得飘洋过海，此刻，正该在这儿休息几天，喘口气了！听说莫依兹饭馆在佩斯卡特高地上，明天晚上该去那里享一次口福……"

这时，他听到急剧的敲门声，时钟刚过十点。

"是你吗，朱埃勒？"吉尔达·特雷高曼问道。

"不，是我，昂蒂费尔。"

"我马上给你开门，朋友。"

"不必了……快穿衣服，收拾好旅行袋。"

"旅行袋？"

"我们四十分钟后就出发！"

"四十分钟后？"

"别迟到……邮轮可不等人！我就去通知朱埃勒。"

这一下把驳船船长弄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想，莫非是在做梦？不，不是梦，他听到有人在敲朱埃勒的门，听见他叔叔命令他起床。接着听见楼梯响，昂蒂费尔又下楼去了。

朱埃勒正在写信，此刻只好再加上一行，告知爱诺卡特，他们当晚就得动身。

这就是赞布哥和昂蒂费尔为什么夜出的缘故……他们是去打听是否有马上开往非洲海岸的船只。真是交上了好运，居然找到了一艘正在启航的邮轮，他们赶忙订好舱位。昂蒂费尔师傅丝毫不考虑他人，就上楼来通知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同时，赞布哥去通知勃·奥马尔和纳吉姆。

驳船船长怀着异常失望的心情收拾着行装。但是，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主人已经发了话，只有服从而已。

几乎与此同时，朱埃勒来到吉尔达·特雷高曼的房间，并问道：

"您没想到吧？"

"没想到，小伙子，"驳船船长答道，"尽管我作好了各种准备，来应付你的叔叔。我……我本想在阿尔及尔至少能逛上四十八小时，观赏一下码头，埃塞花园……还有君王陵墓！"

"有什么办法呢？特雷高曼先生，我叔叔找到一艘即将

出海的邮轮，真倒霉！”

“是呀……我要反抗的！”驳船船长叫喊着。他在生他朋友的气。

“唉！特雷高曼先生，不，您不会反抗的……或许您想冒一次风险。我叔叔只要随便看您一眼，不停地嚼动他嘴里的小石头……”

“你说得对，朱埃勒。”吉尔达·特雷高曼低下头答道：“我会唯命是从的……你真了解我！……不管怎么说，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我本打算在佩斯卡特的莫依兹饭馆请你美餐一顿！”

只有遗憾而已！这位可怜的老兄，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准备好行装。十分钟后，朱埃勒和他在饭店一层大厅同昂蒂费尔师傅，银行家赞布哥，勃·奥马尔和纳吉姆会合。

他们来时受到热情接待，走时却颇为冷淡了。房金按二十四小时计算。朱埃勒把信投进专为旅客设的邮筒。然后，大家沿着码头桥梯走进港口。吉尔达·特雷高曼最后向灯火通明的官府广场看了一眼。

在离码头半链[①]远的地方，停着一艘汽轮，锅炉正在加热，已经听到蒸汽喷出时发出的吱吱声。升起的黑烟弥漫了繁星闪烁的夜空的一角。一阵震耳的汽笛声预告邮轮即将启航。

一只小艇在码头桥下飘荡，等待着搭船的旅客。昂蒂费尔师傅和他的同伴们跳上了小艇。只划了几桨，就靠拢

---

① 航海度量单位，约等于200米。

了邮轮。吉尔达·特雷高曼还没来得及弄清东南西北，就被带到了他和朱埃勒合住的客舱。昂蒂费尔师傅和赞布哥两人住在另外一个舱室，公证人和萨伍克也是单独住一间。

这艘邮轮是属于马赛联合商船公司的，叫“卡塔兰”号，定期来往于西非海岸和圣路易[1]及达喀尔之间。需要的话，中途也停留几次，旅客可以搭船或下船，或是装卸货物。船的航速平均每分钟大约三十多米。

昂蒂费尔师傅上船一刻钟后，汽笛一声长鸣划破夜空。接着拉起揽绳，“卡塔兰”号开始摇动起来，螺旋桨猛烈地翻搅着水面，激起点点浪花。绕过停泊在那里的船只，紧贴着沉睡在港口的大型邮轮，沿着船舶修配厂和码头的引桥的航道开向海面，向西驶去。

一幢幢高耸的白色建筑映入驳船船长的眼帘。这就是君王陵，而他只看到了一个模糊不清的轮廓。岸边陡壁上出现一块尖突的地方，这就是佩斯卡特高地，也就是以美味的红烧鱼著称的莫依兹饭馆的屋顶……

吉尔达·特雷高曼途经阿尔及尔留下的回忆仅此而已。

船一离开港口，勃·奥马尔就躺在舱室的卧铺上，又开始领略晕船的滋味，这就不必多说了。他想：先是置身几内亚湾，然后还得返回来……幸好这是最后一次飘流了！……在二号小岛上，他深信会得到那份应得的酬金！……还有，说不定他的同伴中有人在忍受同样的苦难，别人也被波涛

---

① 塞内加尔西部沿海城市。

折腾得恶心头晕……不，除了他以外，没人呕吐……只有他一人受罪。

“卡塔兰”号上的乘客大部分是返回各自港口的海员。有几个塞内加尔人，还有一些海军陆战队的士兵，都习惯海上航行。所有的人都到达喀尔去，在那儿汽轮将卸下一批货物。途中可能不停歇了。因此，昂蒂费尔师傅欣喜若狂，急忙跳上“卡塔兰”号。诚然，到了达喀尔并非到达了目的地。赞布哥也向他提醒了这一点。

“首先，”他答道，“我从来未想找到一艘从阿尔及尔开往卢安戈的邮轮，到了达喀尔我们再另打主意。”

事实上，也别无良策。看来，旅行的最后一程还会遇到麻烦。这正是心急如焚的妹丈和妻兄所关切的问题。

夜间，“卡塔兰”号离岸二、三海里向前行驶。特内斯的信号灯闪闪发亮，布朗角的黑影依稀可见。第二天早晨，终于看到了奥兰高地。一小时后，邮轮又越过了被高地侧面环抱着的米尔斯克比尔海港。

在远处，即船的左方，是延伸开来的摩洛哥海岸，还有矗立在野兽成群的里弗大地上的群山的侧影。得士安[①]也出现在地平线上，在阳光照耀下，焕然一新。在西边几海里处是休达[②]，它横卧在两个山涧之间的一块岩石上，象一座碉堡镇守在地中海大门的一侧，另一侧则处在英国管辖之下。走出海峡，终于看到了广漠无垠的大西洋。

摩洛哥沿岸高处的树木逐渐显现出来。丹吉尔[③]隐没

---

①，②，③ 摩洛哥北部沿海城市。

在海岸凹陷处的后边，再远一点是被绿树荫蔽的别墅，和光彩夺目的穆斯林圣墓。沿海船只来往如梭，都在观察着风势，以便驶进直布罗陀海峡。

请放心，“卡塔兰”号不会延误时间，它那威力巨大的机桨足以抵挡海风的袭击，不论是一般的海风，还是地中海漏斗形的入口处那奇怪的波浪预示的即将来临的风暴。晚上近九时，它扬起三角形风帆，行进在大西洋的海面上。

驳船船长和朱埃勒在尾楼上闲聊着，然后还可休息几小时。当“卡塔兰”号向西南驶去，环绕非洲大陆的一端航行的时候，他们俩脑子里闪过了同一个念头——一种惜别的感情。

“喂，小伙子，出海峡时，我们本应到船左侧去，不该站在船的右侧！至少，我们不要背向法兰西奔向前方……”

“奔向何方呢？”朱埃勒问。

“见鬼，我真害怕！”驳船船长答道。“有什么办法呢！朱埃勒，最好忍受痛苦吧！到处飘泊甚至会飘到魔鬼那儿去！过几天就到达喀尔了，然后再从那儿奔向几内亚湾的深渊……”

“谁知在达喀尔会不会马上找到交通工具呢？……再往远处没有定期的航船……我们或许会耽搁几星期，不知叔叔想到没有……”

“他已想过了，没错儿！”

“他以为很容易找到二号小岛，他错了！您知道我在想什么吗？特雷高曼先生？”

“不知道，你说说看，小伙子……”

"好的，我想我祖父托马·昂蒂费尔把那个该死的卡米尔克丢在雅法的岩石上就好了……"

"啊！朱埃勒，那位可怜的……"

"假如那位埃及人被抛在了那个地方，他无法把亿万财富送给他的救命恩人。如果说他根本没把财富留给他，我叔叔就不会有探宝这一说了，那么爱诺卡特肯定成为我的妻子！"

"这倒是实话，"驳船船长答道，"不过，朱埃勒，若是你当时在那儿，你也会象你祖父一样搭救那位可怜的总督的！——瞧，"他用手指着船右方一个光点，一边接着说，"这亮光是什么？"他想扭转话题。

"这是斯帕特尔角[1]灯塔。"青年船长答道。

事实上，这是非洲大陆西端的一座灯塔，费用由欧洲国家承担。它也是非洲海域上所有灯塔中最先进的一座。

关于"卡塔兰"号这次的航行，不必详细描述了。可以说一帆风顺。途中曾遇到从陆地上吹来的旱风，船始终紧贴海岸行驶。只有远海的激浪使海面翻滚几下，并未遇上汹涌的波涛。这样的好天，只有最脆弱，最敏感的奥马尔这样的人才会生病。

一直能望见整个海岸，梅金内斯和摩加多尔高地，海拔一千米的泰萨特山峰，特鲁丹，同摩洛哥交界处的海峡等。

吉尔达·特雷高曼没能尽兴观赏加那利群岛[2]，因为"卡塔兰"号经由最近一个岛屿，富韦特文图拉岛时，时速达

---

① 在摩洛哥。

② 在摩洛哥西部的大西洋上。

五十海里。但是在穿过康塞尔热带区之前，他总算向博贾多尔角[1]致以敬礼了。

五月二日下午布朗角出现在海面上，第二天又隐约看到普尔腾迪克[2]。塞内加尔海岸终于进入了旅行家们的视野。

如前所述，既然所有乘客最后一站都是达喀尔，“卡塔兰”号就没机会在法属殖民地的首府圣路易停留了。

再说，达喀尔海港的规模要比圣路易大得多。大部分来自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和阿根廷共和国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远洋轮在横渡大西洋前都在这里停泊。昂蒂费尔师傅可能不费多大力气，便能在达喀尔找到通往卢安戈的交通工具。

五月五日，早晨四点左右，“卡塔兰”号越过佛得角，该岛和同名的群岛位于同一纬度带。船绕过三角形的半岛。这岛屿就象挂在靠大西洋的非洲大陆一端的一面旗帜。自从离开吉尔达·特雷高曼留恋的阿尔及尔，经过了八百海里的航程，达喀尔终于出现在群岛内角的一侧。既然塞内加尔是属于法国的[3]，达喀尔当然也是法兰西的领地。然而，法兰西离这儿又多么遥远啊！

---

① 在西属撒哈拉。

② 毛里塔尼亚西部沿海城市。

③ 塞内加尔已于一九六〇年八月宣布独立。

第七章

来到达喀尔之后，到卢安戈港之前，听到的种种议论和遇到的种种遭遇

吉尔达·特雷高曼从未想到过有一天会在戈雷埃诺共和国[1]的古老首都达喀尔的码头，同朱埃勒一起散步。可是，这一天却到来了，他们正在观赏用两道花岗岩引桥加固的码头。此时，象勃·奥马尔和萨伍克一样，形影不离的昂蒂费尔师傅和银行家赞布哥，正向法国航海办事处走去。

一天时间足以游览全城。这里没什么引人入胜的东西——一座较为漂亮的公共花园，一所作了驻军营房的教堂，一处叫做贝尔埃尔的高地，上面有一所建筑，当局把得了黄热病的居民安顿在那里。戈雷是这里的首府，达喀尔是主要都市，如果我们的旅行家在这个市区逗留几天的话，时间显然是太长了。

总之，困难面前不气馁，这是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常说的一句话。在启程前，他们漫步在码头上，或在洒满阳光的大街上闲逛。街道颇为整洁，由在严密监视下的犯人负责打扫。

---

① 今塞内加尔共和国。

实际上，较为引起他们兴趣的是那些船只——有由法国波尔多开往里约热内卢的航船，有皇家邮轮——一八六二年是这样称谓的。当时达喀尔没有后来那么大的规模，尽管塞内加尔的贸易已达二千五百万法郎，其中两千万是法国的贸易额。该市只有九千居民。自从港口修建工程开始后，人口有增长的趋势。

如果说驳船船长从前没跟黑人打过交道的话，现在总算领教了。达喀尔大街小巷都是这些土著人。他们性格冷漠，神经质，脑壳宽厚，长着鬈曲短平的羊毛头发。他们对塞内加尔的炽热阳光有着非凡的抵抗能力。至于吉尔达·特雷高曼，则必须把那宽大的花格手帕放在头上，当阳伞使用。

"上帝呀，天可真热！"他叫道，"我生来就不能在热带生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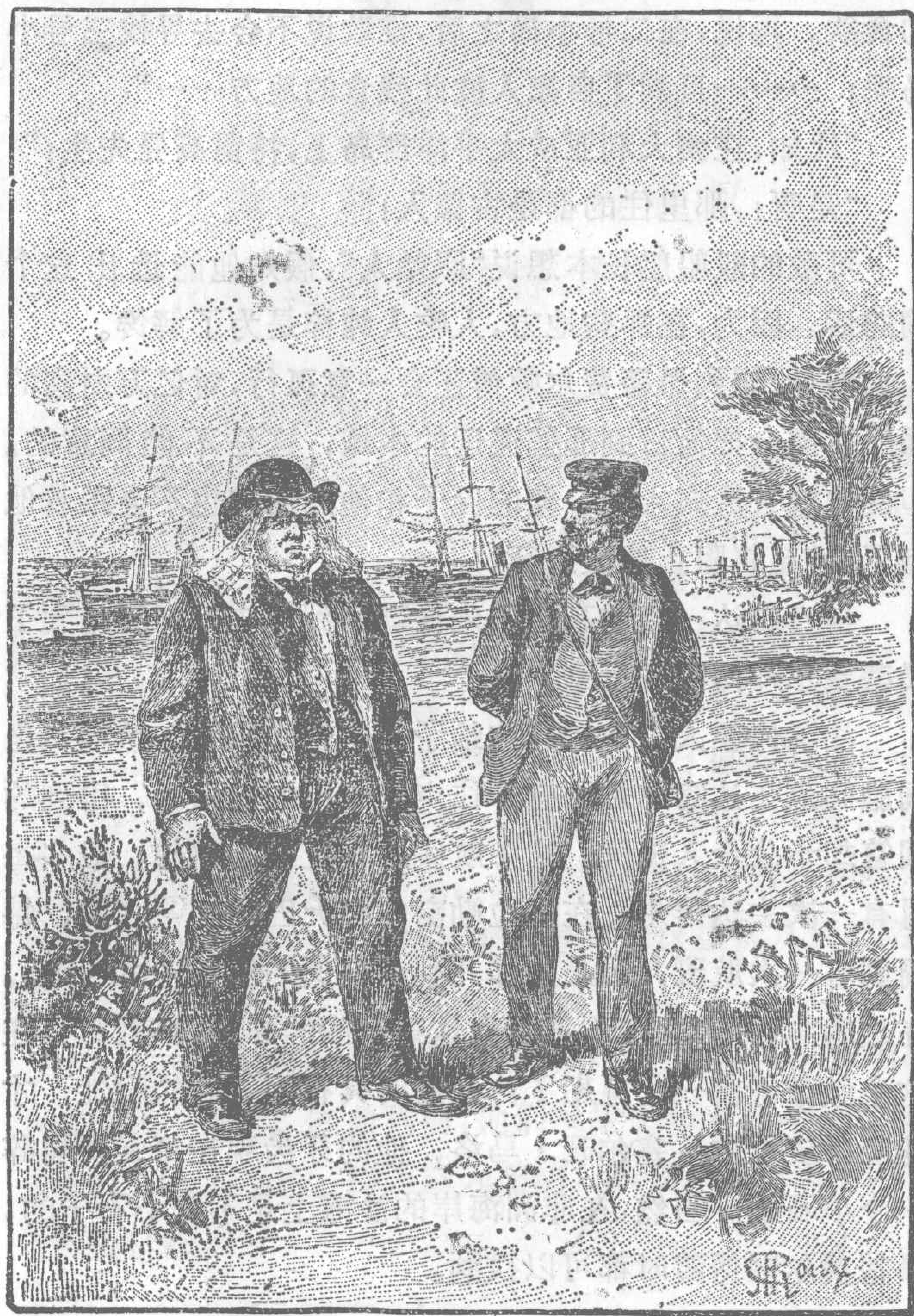
"这算不了什么，特雷高曼先生，"朱埃勒答道。"等我们到了几内亚湾的深处，离赤道只有几公里的地方……"

"我肯定会融化的，"驳船船长说，"回到家乡时，只剩下皮和骨头了！再说，"他一边擦着脸上的汗水，一边微笑着，继续说道："回到家只剩下皮包骨了，不是吗？"

"唉！您已经消瘦了，特雷高曼先生。"青年船长提醒他。

"你觉得我瘦了？……没啥！成为骨架前，我还有油水可刮！依我看，还是瘦点好，特别是在人吃人的地方探险。真有吃人肉的人吗……譬如说在几内亚湾沿岸？"

"但愿已经绝迹了！"朱埃勒回答。



“上帝呀，天可真热！……”

“唉，小伙子，尽可能别让我们多脂肪的身躯引起野人的食欲。再说，在二号小岛之后，谁敢说不会去寻找三号小岛呢！……一旦到了自家人彼此残食的地方……”

“比如，在澳大利亚或太平洋群岛上，特雷高曼先生！”

“是呀！那里住的都是古猿人！”

可敬的驳船船长本想说“原始人”，假如他能选出这个词的话。因为，在那些地方，人吃人纯粹是为了解馋。

但是，想到昂蒂费尔师傅还会一意孤行，对亿万财富的强烈欲望会把他带到那些遥远的水域，这是不能同意的。即使他被关进疯人院，他的侄子和他的朋友也不会跟着他跑了，甚至将阻止这次远征。

当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回到饭店时，又见到了昂蒂费尔师傅和银行家。

法国代理人对他的同胞给予了热情的接待。然而，当同胞问道在达喀尔是否有开往卢安戈港的船只时，得到的回答却十分令人丧气。这条航线只有定期的邮轮，最多每月有一次去达喀尔。在塞拉勒窝内和大巴萨姆[1]之间，每周倒有一次航班，可是从那儿到卢安戈的航程还相当远。在达喀尔，八天之内不见得有这条航线的邮轮，真倒霉！在这个城市得窝一个星期了！这需要具有钢铁般的耐性，才能应付皮埃尔·塞尔旺·马洛，他的牙齿现在每天要嚼碎一个小石子。当然，在非洲海岸的沙滩上是不缺小石子的，昂蒂费尔师傅随时都可以找到。

---

① 象牙海岸港口。

说实话，在达喀尔待一周，太长了，实在太长了。在码头上散散步，到向城东流去的小河两岸逛逛，又何须用一天多时间呢！只有那些具有哲理思维的人才能表现出这种耐心。但是，除了在这方面有特殊天赋的吉尔达·特雷高曼外，其他人，如好发火的圣马洛人以及他的随从人员都既不耐心也不是哲学家。他们都在给把自己选作继承人的卡米尔克总督祝福，但又埋怨他不该把遗产埋藏在如此遥远的地方。到阿曼湾已经够远了，现在又得奔向几内亚湾！那位埃及人不能在欧洲海域选一个称心如意的，隐蔽的小岛吗？在地中海，在波罗的海和黑海，北海，大西洋的海面上，难道找不到更合适的小岛作他的保险柜吗？总督大人未免太谨慎了！总之，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只好如此，除非放弃这次考察……能放弃吗？……假如向昂蒂费尔师傅，银行家赞布哥，甚至向被萨伍克牵着鼻子走的公证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他们会热情地回敬您的！

还有，这些人物彼此之间交往越来越不密切了。他们分成了三伙：一伙是昂蒂费尔师傅和赞布哥；一伙是奥马尔和萨伍克；一伙是朱埃勒和特雷高曼。他们分开住，只是在吃饭时见面，散步时彼此回避，从不商谈要事。老是二重唱，似乎永远不能凑到一起表演六重唱，——即使同时登台，也只能是一场不搭调的演出。

大家知道，由朱埃勒和特雷高曼组成的第一组的话题是：旅行不定期的延长，两位未婚男女相离越来越远，担心经过千辛万苦之后，其结果可能是个谜；昂蒂费尔师傅那与日俱增的过度兴奋和快要失去理智的精神状态等等。驳船

船长和青年船长忧心忡忡，但又忍耐着，奉陪到底，免得触犯了他。

关于第二组，即昂蒂费尔和赞布哥，这两位未来的妹丈和妻兄给伦理学家提供了多么奇特的研究题目！一位住在宁静的外省，过着安定的日子，无所奢好，恪守退休海员所特有的哲理，如今却被神圣的金钱勾起的欲望所折磨着，被关系到亿万财富的婚姻搞得眼花缭乱，晕头转向。另一位已相当富有，但一心想富上加富，发一笔大财，哪怕历尽千辛万苦，也在所不惜！

“在这个小地方得待八天，”昂蒂费尔师傅一再重复着，“谁知道那艘该死的邮轮会不会晚到！”

“还有，”银行家说道，“厄运或许把我们带到卢安戈，可是从那儿到马永巴[①]海湾还有五十多海里呢！”

“这段路程真叫我担心！”怒不可遏的圣马洛人喊叫起来。

“确实叫人担心。”赞布哥附和着。

“好吧！……晚到一些时候……见鬼！……船停之前，总不能抛锚！先去卢安戈，然后走着瞧！”

“是否要求船长在马永巴停一下……这会使邮轮离开本来的航道吗？”

“我想他不会同意，因为这不符合航海规则。”

“不错，是绕点路，但可以给他一笔适当的补偿费……”银行家想出了这个主意。

---

① 加篷的港口。

"试试看吧，赞布哥，您脑子里想的总不是我所关切的东西！主要是先到卢安戈，从那儿总归有办法去马永巴，车到山前必有路！如果没办法离开达喀尔，我们还长着两条腿呢，可以沿海岸走嘛！"

"步行吗？"

"步行。"

皮埃尔·塞尔旺·马洛说得多轻松！沿途有种种危险，障碍和不可逾越的困难咧！在利比利亚，象牙海岸，加纳，达荷美和大巴萨姆[①]的土地上步行八百里！不行！就是搭邮轮也得碰上好运气，才能避开风险啊！踏上这条征途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再说，塔莉丝玛·赞布哥小姐正在马耳他那所房子里等待着他那勇敢的未婚夫归来呢！

尽管八天之内没有邮轮，他们也只好耐心等待。在达喀尔熬过的这段时光，对他们来说，真是度日如年呀！

萨伍克和奥马尔这一对谈的则是另一个话题。倒不是姆哈德的儿子不急于找到小岛，不急于把卡米尔克总督的财宝抢到手。不，绝非如此！他也在搜肠刮肚，想叫两位继承人一无所得，把全部金钱塞进他的腰包，致使勃·奥马尔也感到极端惶恐。他早就密谋收买一伙歹徒，准备从苏哈尔返回马斯喀特时下毒手。这回，他试图用同样的手段，从马永巴回卢安戈时，实现这个阴谋。成功的希望还是很大的。在这个省的土人中，在海外商业所工作的那些从事非

---

① 今尼日利亚，喀麦隆等国。

法活动的公务员中，会找到一些亡命之徒。只要出一笔钱，他们甚至肯去卖命，参与他的罪恶计划。

怯懦的勃·奥马尔被这将要发生的事情吓破了胆，也许是过于谨慎，至少是怕这桩罪恶勾当牵连了自己——这一切叫他心神不定。

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提出了一些看法。他十分肯定地说，昂蒂费尔师傅和他的同伴们不是任人宰割的人。他特别指出，只能靠雇佣的无赖之徒，对他们要肯出大价钱。不过，他们早晚会说出去，谋杀案会传遍全国。在这个野蛮的地方，人们终归会知道事情的真象。在非洲偏僻的疆土上，探险家被杀害，这秘密包不住的……很明显，发表这番议论，绝非是怕犯罪，而是怕有一天或许会被揭发，——只有上述的理由或许能阻止萨伍克这种人付诸行动。

实际上，他的决心丝毫未动摇……这种事他见得多了，自己也干过！……他向勃·奥马尔瞥了一眼，公证人不禁出了一身冷汗。萨伍克说：

"我只知道有一个混蛋会背叛我！"

"是谁，大人？"

"是你，勃·奥马尔！"

"我？"

"是的，你得小心点，我有办法叫人保持沉默的！"

勃·奥马尔全身发抖，低下了头。从马永巴到卢安戈的路上多一具死尸，萨伍克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的。这一点他心里一清二楚。

五月十二日晨，等待的邮轮驶进达喀尔港口。这是一

艘葡萄牙航船，叫“辛特拉”号，专门向热带非洲葡萄牙殖民地安哥拉的圣保罗运载旅客和货物。明早天一亮，这艘船就启航，所以我们的旅行家们赶忙去订座位。船的航速平均每小时九到十海里。整个航程要一周时间。这期间，勃·奥马尔又得忍受晕船的痛苦了。

一些旅客在达喀尔下了船。第二天，天气晴朗，“辛特拉”号迎着陆地上吹来的清风驶出港口。昂蒂费尔师傅和银行家满意地舒了一口气，他们的肺脏似乎有一星期没活动了。这是踏上二号小岛并从它的脏腑中掏出财宝之前的最后一程了。根据万有引力定律和它的反定理，他们越接近小岛，吸引力就越大。“辛特拉”号的机桨每转动一次，这段距离就缩短一点……

唉！对朱埃勒来说，正相反，这距离在增加。他越来越远离法国，远离一筹莫展的爱诺卡特居住的家园——布列塔尼。他一到达喀尔就给她写了信，离开那里的前一天又给她写了一封。可怜的少女很快就会知道他的未婚夫要奔赴离她更远的地方去……他说不准何时归来！

首先，萨伍克想了解一下“辛特拉”号的乘客中是否有在卢安戈下船的。想去这些遥远的地方发财的冒险家们都是丧尽天良，又不知内疚的家伙，他们当中有了解这个国家的人，或许会成为他的同谋。结果大失所望。他本应在卢安戈搜罗无赖之徒。不幸，他不会讲葡萄牙语，勃·奥马尔也是一窍不通。他的处境相当困难。谈这种棘手的事，言语要绝对明确。还有，昂蒂费尔师傅，赞布哥，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只是在他们之间彼此交谈，船上又没人懂

法语。

应该承认，有一个人，法语讲得既让人感到吃惊又让人感到满意，那就是勃·奥马尔。他声称，乘“辛特拉”号没什么不舒服，从前遭受的巨大痛苦，这次总算幸免了。凭藉陆地上吹来的清风，航行一帆风顺。“辛特拉”号离海岸二、三海里航行，海面十分平静，似乎感觉不到什么波浪的冲击。

当邮轮越过几内亚湾顶端的帕尔马斯角时，仍然是好天气。通常情况下，风总是顺着海岸移动。因此，来到海湾象在大洋上一样，亦未受到风的袭击。不过，向卢安戈方向行进时，“辛特拉”号看不见大陆上的高地。无论是加纳，达荷美的大地，还是海拔三千九百六十米，矗立在费尔南多波岛①的后边和上几内亚的边界线上的喀麦隆山峰，都从未看到。

五月十九日下午，吉尔达·特雷高曼心情十分激动。朱埃勒告诉他就要穿过赤道线了。“可爱的阿美丽”号的前船长是第一次，无疑也是最后一次，进入南半球。对他这个航行在朗斯河上的老水手来说，真是了不起的一次探险呀！因此，为祝贺这次航行，象其它乘客一样，他把一块银元送给了“辛特拉”号的水手。

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辛特拉”号已经进入马永巴海湾所在的纬度带，距离港口一百海里左右。如果邮轮船长同意向那个方向驶去，并在卢安戈管辖的这个海港抛锚

---

① 在赤道几内亚。

的话，昂蒂费尔师傅和他的同伴们会避开多少危险，减少多少疲劳啊！在那儿停泊一下，他们就少走一段艰难的路程。

在叔叔的鼓动下，朱埃勒试图让“辛特拉”号船长明白他们的意图。这位葡萄牙人懂得几个法文字。不过，哪有海员不熟悉英语的呢？就我们所知，朱埃勒英语讲得十分流利，在和马斯喀特那位所谓的翻译官打交道时，他就曾大显身手了。于是，他向船长讲了希望在马永巴停泊的想法。绕这段路大概需要多花四十八个小时……耽误的时间，额外的开销——燃料，海员的伙食，船泊的耗损费等都照价补偿。

船长会采纳朱埃勒的建议吗？无疑，会同意的，尤其是这个建议的提出是有根据的，看看几内亚湾海图就知道了。海员之间谈话，一开口彼此就心领神会了。实际上，再简单不过了，航道只须往东偏一点，就把这半打旅客送到马永巴港；何况，他们还肯出一笔好价钱。

然而，船长拒绝了。他是卢安戈港口的雇佣人员，是航海规章的奴隶，他得把船开往卢安戈。从卢安戈再驶向安哥拉的圣保罗，这就是说，他得去圣保罗——即使用黄金买下他的船，他也不会奔赴别处。这就是船长的答复，朱埃勒如实地转达给了他叔叔。

昂蒂费尔师傅听后大发雷霆，说了不少脏话，大骂船长一通。一切都无济于事。如果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不劝解，他很可能一气之下钻进舱底不出来了。

这就是为什么第三天，也就是五月二十一日的夜里，

"辛特拉"号最终还是在环绕卢安戈港的长长的沙滩前抛了锚，用小船送走了六位旅客。九小时后，船又继续向葡属殖民地的首府圣保罗驶去。

第八章

有些旅客不宜乘坐非洲航船

第二天，在一株浓荫蔽日的参天大树下，有两个人热烈地交谈着。他们是刚在卢安戈大街上偶然相遇的，俩人你看我，我看你，都感到十分惊讶。

其中一个说：

"你……你在这儿？"

"是呀……是我！"另一个答道。

先开口的那个人是萨伍克，他作了个手势，一个名叫巴罗索的葡萄牙人就跟他向城外走去了。

萨伍克不会讲葡语，但巴罗索却会讲阿拉伯语，因为他曾长期侨居埃及。可以看出来，这是两位老相识了。巴罗索曾是以萨伍克为首的那伙亡命之徒中的一个。当时萨伍克明火执仗有恃无恐，靠他父亲——即卡米尔克的堂弟的权势，连副国王的警察都不放在眼里。后来，由于几桩大案件，无法逍遥法外，这伙歹徒便分道扬镳，巴罗索也失踪了。回到葡萄牙后，由于天性得不到发挥，他便离开里斯本

来到卢安戈的一家商业所谋生。当时，殖民地的商业在贩卖农奴制废除后，十分萧条，仅限于经营些象牙，棕榈油，花生和红木等。

眼下，这位曾在海上漂流过的葡萄牙人已年过五旬，他在指挥一艘大吨位的非洲航船——“波塔莱格雷”号，在沿海一带为本地商人兜揽生意。

这个巴罗索有这么一段经历，在过去的行当中练就一套亡命的本领，专干伤天害理的事，倒正是萨伍克实现其罪恶阴谋所要物色的家伙。两位老兄来到十个人都环抱不过来的大榕树下搞什么名堂呢？——在那里谈话没人会听见，他们毫无顾忌地密谋着威胁昂蒂费尔师傅和他的伙伴们生命安全的勾当。

两人彼此讲述了自从葡萄人离开埃及以来的各自生涯，接着萨伍克便开门见山地点出正题。他很谨慎，没说出他想抢到的财宝的数目，但是，那笔可观的酬金至少叫贪财的巴罗索上了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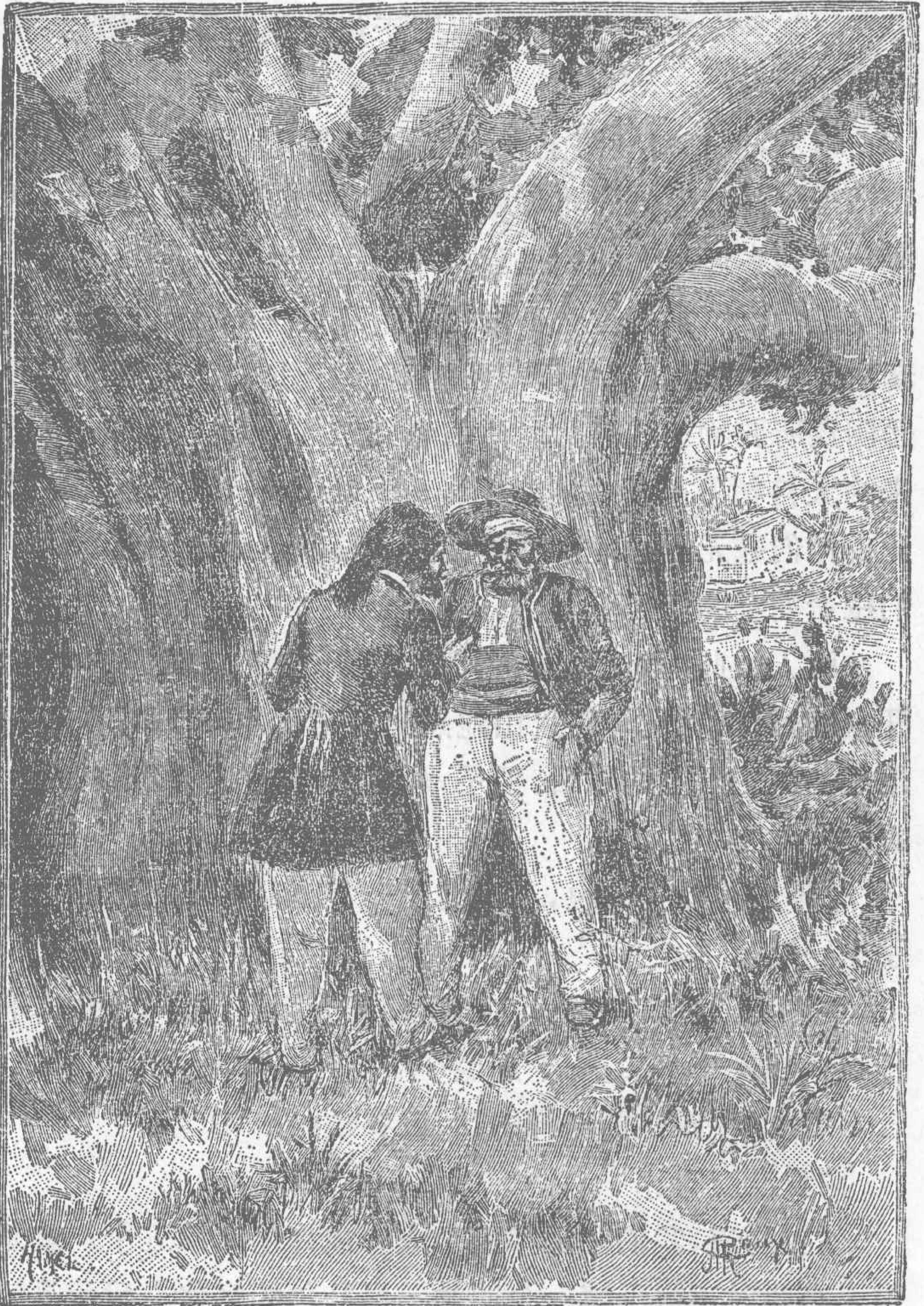
“不过，”他补充说，“我需要一个坚定勇敢的汉子作助手……”

“您是了解我的，大人，”葡萄牙人回答道，“您知道，干什么我都说一不二，一干到底……”

“假如你跟从前一样的话，巴罗索……”

“我没变呀！”

“要知道，我们要干掉四个人，或许还有第五个，就是说，必要时还得干掉一个叫勃·奥马尔的家伙。我就是冒充他的见习生，取名纳吉姆。”



我们要干掉四个人。

“多干掉一个算不了什么！”巴罗索答道。

“这个家伙好对付，干掉他不费吹灰之力。”

“您打算怎么行动呢？”

“我的计划是，”萨伍克看看四周，确实谈话不会被人听见，“要干掉的人当中，有三个法国人：圣马洛的昂蒂费尔，他的朋友和他的侄子；还有一位名叫赞布哥的突尼斯银行家。他们刚在卢安戈上岸，准备挖掘埋藏在几内亚湾一个小岛上的一份财宝……”

“在哪个水域？”巴罗索急忙问道。

“在马永巴湾水域，”埃及人回答，“他们想取旱路到那儿去。我想在他们带着财宝回到卢安戈时下手比较容易。他们要在那儿等候来自圣保罗的邮船回到达喀尔去。”

“大人，这易如反掌！”巴罗索坚定地答道。“我肯定能找到一打货真价实的歹徒，遇上一桩好生意，他们会蜂涌而上，只要出一笔公平合理的价钱，都巴不得助您一臂之力。”

“巴罗索，在这荒无人烟的土地上，这事准能大功告成，我从来深信不疑。”

“十拿九稳，大人，但是，我还有一个更为得手的行动方案。”

“说说看。”

“我在这儿指挥一艘一百五十吨的航船，‘波塔莱格雷’号专门在沿岸各港之间运货。两天后恰好去位于马永巴稍北的加蓬的巴拉卡港。”

“嗨！”萨伍克叫起来。“这可是个好机会！昂蒂费尔师

傅怕徒步旅行辛苦，怕出危险，准乐意搭乘你的轮船。你先把我们送到马永巴，再去加蓬卸货，然后，你回来找我们……那么，在返回卢安戈时……”

“一言为定，大人。”

“你船上有多少人手？”

“一打。”

“都可靠吗？”

“如同信得过我自己一样。”

“你载什么货去加蓬？”

“一船花生。还有给巴拉卡公司买的六头大象，是准备卖给荷兰一家马戏班子的。”

“你不会法语吧，巴罗索？”

“不会，大人。”

“别忘了，对法语，我是假装既不会说，也听不懂。我将委托勃·奥马尔转达这一方案，圣马洛人准会同意。”

实际上，这一行动满有把握。令人担心的倒是那两位继承人，他们经过几内亚湾时，钱财被抢光后，可能连同他们的伙伴一起被干掉。

有谁能阻止这一罪行呢？又有谁会去追究杀人犯是谁呢？

安哥拉和本哥拉归葡萄牙管辖，卢安戈则不然，它是刚果的一个独立王国——夹在北部的加蓬河和南部的扎伊尔河之间——后者不久归属法国了。但是，那时从洛佩斯角到扎伊尔一带的国王都承认卢安戈君主，并向他进贡，通常是奉献奴隶。社会一般是由黑奴组成的：上层有国王及

其家族，世袭王孙公子——必须是由一位公主所生的，只有她能传贵族称号，其次是驸马，也就是诸侯，再其次是神甫，拜火教徒，教主希多梅具有神的美德，最后是经纪人，商人，及其主顾，也就是平民。

至于奴隶，仍有很多，甚至太多。诚然，已经不再把他们卖往国外，这是欧洲要求废除贩卖黑奴并进行干预的结果。是出于对人的尊严与自由的关心，才导致这种废除吗？吉尔达·特雷高曼并不这样认为。他对人和事物具有高度的洞察力，那天，他对朱埃勒说：

“如果没有发现甜菜糖，人类只知道往咖啡里加蔗糖；贩卖黑奴的勾当可能至今仍在流行，也许永远继续下去！”

但是，鉴于卢安戈王是一国之主，享有一切独立权，该地区的道路不会严密看守，旅客总要担些风险，因而，很难找到比这里更适合干坏事的陆地和海洋了。

这也正是朱埃勒所担心的——至少陆地旅行是这样。他叔叔的精神状态已失去平衡，自然丝毫不为此担忧。青年船长可并不那么看，想到要沿海岸步行二百公里才能到达马永巴湾，感到十分担心。他认为有必要把这一切告诉给驳船长。

“你想干什么，小伙子？”吉尔达·特雷高曼回答道，“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了！”

“我们从马斯喀特到苏哈尔的旅行只不过是一次漫步，一次郊游罢了。”朱埃勒接着说道，“再说大家相处的也不错！”

“瞧，朱埃勒，在卢安戈就不能再组织一个本地人的骆

驼商队吗？”

“我对这些土著黑人比对他们国土上的狼、狈、豹、狮之类更不放心！”

“啊！有那么多的猛兽吗？”

“应有尽有，还不算那些蛇，向人脸上喷毒汁的眼镜蛇以及十米长的大蟒……”

“多美的国度，小伙子！说实在的，那位杰出的总督怎么不选择一处更合适的地方呢！你认为这些土著人……”

“都很笨，大概跟刚果人一样。不过，偷，抢，杀害那些闯进这个可怕的国家的冒失鬼们却颇为能干的……”

这段对话充分说明了朱埃勒的忧虑心情，吉尔达·特雷高曼完全理解。因此，当萨伍克通过勃·奥马尔把那个葡萄牙人巴罗索介绍给昂蒂费尔师傅和突尼斯银行家的时候，他们两个才真正松了一口气。不必在那些危险地区熬日子了，不必在火热的阳光下长途跋涉，千辛万苦了！因为萨伍克从未讲过他从前跟巴罗索的关系，朱埃勒不可能猜到这两个流氓早就认识，所以对此没表示半点怀疑。最主要的，就是走海路去马永巴湾。天气很好……四十八小时便可到达……船先把这几个旅客带到港口，然后驶向巴拉卡……回来时，他们带着财宝再搭乘这艘船……大家都返回卢安戈，从那儿，下一班邮轮就把他们带回马赛去……不，皮埃尔·塞尔旺·马洛还从未这么走运。毫无疑问，得付出一大笔钱……嗨！这点钱又算得了什么！

在卢安戈还得待两天。因为需要等那几只大象从内地运来，装上船。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驳船船长

总是想多长长见识，满心高兴地在这座刚果话叫“班扎”的城镇逛起大街来了。

卢安戈或叫布瓦巴，是一座古城，方圆四千五百米，建在棕榈林中间。整个城镇是由商业所构成，商业所的周围尽是用棕榈树枝作支架，用芦苇叶作棚顶的木板房。钱庄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法国人，英国人，荷兰人和德国人开的。真正的大杂烩。可是，对驳船船长来说是那么新鲜！

半裸体的土人，背着弓箭，手持木刀和圆斧，和朗斯河两岸的布列塔尼人毫无共同之处！身着滑稽可笑的旧式军装的卢安戈国王，远远看去使人想起伊尔——维兰省省长。在圣马洛和迪南之间的城镇，从未见过这些荫蔽在巨大可可树下的小房子。还有，圣马洛人不是一夫多妻；这些懒惰的刚果人把一切重活都交给他们的妻子，女人们只有病倒时才能躺下休息。只是布列塔尼的土地远不如卢安戈的肥沃。这里，只须把土地一翻，就能获得大丰收，谷穗足有一公斤重。有的麦类不用管理就能生长，玉米一年三熟；大米、白薯、木薯、防风、扁豆、烟草、沼泽地的甘蔗，从加那利群岛和马代尔引进的扎伊尔四周的葡萄，无花果，香蕉，叫作“曼勃罗莎”的桔子，柠檬，石榴，形如松籽，多淀粉的、易溶解的小榛子，黑人喜欢吃的胡桃类的干果，荒地上自然生长的菠萝等等。

其次是几种巨大的树木，——芒果树，檀香树，杉树，乌梅，棕榈，还有大量的榕树，木棉树，可以提取黑人喜爱的一种植物质肥皂和果露！

动物品种数不胜数，有猪，野猪，斑马，水牛，麈，瞪羚，

成群的羚羊，大象，貂，紫貂，豺，大山猫，箭猪，松鼠，野猫，虎形猫，还有各式各样的猿猴，黑猩猩，鸵鸟，孔雀，鸫，灰红色山鸡，蚂蚱，蜜蜂，当然有蚊子！多么令人惊奇的国家，如果有时间研究博物史，对吉尔达·特雷高曼来说，这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吗？

可以断定，无论是昂蒂费尔师傅，还是银行家赞布哥都不能说出卢安戈住的是白人还是黑人。不！他们的眼睛注视着另外的地方。他们在寻找远处隐约可见的一个点，世界上唯一存在的一个点，象一颗有几公斤重的巨大钻石，闪闪发光，价值几百万法郎！……啊！这就是冒险家这次远征的终点，只恨他们没有早日踏上二号小岛！

五月二十二日，航船准备迎着朝阳启程了。前一天运来的六只大象郑重其事地装上了船。多漂亮的动物，肯定不会使桑洛卡尔马戏团的演员们失望的！不消说，大象只能横站在舱底。

一艘仅一百五十吨的船运载这样的庞然大物似乎有些不稳妥——这会使船失去平衡的。朱埃勒向驳船船长提到了这一点。

不错，船很宽，很漂亮，吃水也很浅，这倒便于靠近浅水海岸。船上竖着两根大桅杆，彼此距离很远，上面都张着大方帆。因为，这种船只能靠风势前进。虽说行进缓慢，但至少是为不冒风险的近海航行建造的。

还有，天公作美，在卢安戈以及整个几内亚地区内，雨季九月开始，受西北风的影响，五月份就结束了。尽管从五月到九月都是好天气，但阳光灼人，夜里露水较多才稍显

凉爽！

自启航以来，我们的旅行家眼看着消瘦了。大地似乎已被烈日烤焦，连狗都不断地跳来跳去，四个爪子不敢着地。甚至发现不少整头被热死的野猪躺在窝里！吉尔达·特雷高曼相信那些传说的真实性了……

“波塔莱格雷”号早晨八时开始扬帆。旅客和大象都到齐了。如大家所知，还是象从前那样分成几伙：昂蒂费尔师傅和赞布哥，两人全部精力都贯注到二号小岛上，一旦瞭望哨的水手在地平线上发现了它，那压在心头上的大石头才算落了地；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一伙，其中一个忘了眼前是非洲大海，竟以为是英吉利海峡和圣马洛港口，另一个无忧无虑地呼吸着清风解热；萨伍克和巴罗索彼此交谈着，这有什么奇怪的，既然他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再者，由于他们的相会，昂蒂费尔师傅才搭上了这艘船。

船上有十二名身强力壮的水手，样子粗野，讨厌，很象葡萄牙人。叔叔已陷入沉思，没注意这些，侄子却观察到了，并且把自己的看法讲给了驳船船长。特雷高曼对他说，天那么热，不能以貌取人。总之，对非洲航船的水手不该太苛求。

海上风和日丽，沿岸航行令人心旷神怡。如果吉尔达·特雷高曼知道罗马人向非洲大陆致敬时使用的那个华丽的修饰语，他肯定会喊出江山多娇的非洲！事实上，昂蒂费尔师傅和他的伙伴们从奇卢前面经过时，稍加留意便会对沿岸美妙的大自然风光赞赏不已。只有驳船船长在认真地观赏，想带回一些旅行的回忆。还有比这更瑰丽的景色

吗？一片片翠绿的树林覆盖着起伏的大地，连绵的丘陵上耸立着隐没在迷雾中的斯特劳斯群山。从密林中流出的溪水并未被烈日晒枯，逐渐把沙滩冲开，向前流去。当然，不是所有溪水都流向大海。无数的飞禽掠过水面，溅起点点浪花。孔雀、鸵鸟、塘鹅、水鸥，百鸟欢乐飞翔，给奇妙的景色增添了生气。这里还有成群的体姿优美的羚羊以及叫大角鹿的麋。庞大的哺乳动物在小河里淌来淌去，一口气足可饮一吨水，就象驳船船长能喝一杯水一样。一群群的河马，远处看去很象粉红色的猪，这种马肉倒合当地土人胃口。

因此，站在船头的吉尔达·特雷高曼对身边的昂蒂费尔师傅说：

“喂，朋友……圣梅诺沃尔的河马蹄子怎么样，合你的口味吧？”

皮埃尔·塞尔旺·马洛只耸了耸肩膀，向驳船船长看了一眼，目光迟滞，茫然无神。

“他都听不懂话了！”吉尔达·特雷高曼一边用手帕搧风，一边喃喃说道。

人们在岸边的林子里还看到成群的猴子在树间跳来跳去，啼叫，作鬼脸。突然，舵把一横，“波塔莱格雷”号靠近了海滩。

应当指出，旅行家们从卢安戈到马永巴，即使不得不步行，那些飞禽，河马，猿猴也不会对他们造成威胁。真正的危险是那些豹子和凶狮，人们经常看到它们在丛林中跳跃，非常敏捷、灵活，一旦遇上该多可怕！夜幕降临后，万籁俱

寂，可以听到四处传来的野兽的吼声。这齐奏的乐声象疾风骤雨一直传到船上。受惊的大象在舱底骚动起来，发出低哑的吼声，与林间野兽对答，它们撞来撞去，把"波塔莱格雷"号的船帮弄得嘎嘎作响。这批货物确实叫旅客们担心。

四天过去了，没发生什么意外，打破这单调的航行。天气一直很好，海面十分平静，连勃·奥马尔都没感到什么不适。"波特莱格雷"号底部压舱物很重，并未颠簸，对拍打岸边的排排海浪无动于衷。

驳船船长从未想过，海上航行竟如此平静。

"我真以为是在'可爱的阿美丽'号上，行驶在朗斯河两岸之间呢！"他对他的年轻朋友说。

"是呀，"朱埃勒纠正了一句，"区别就在于'可爱的阿美丽'号上没有巴罗索这样的船长，没有纳吉姆这样的旅客。他们俩那样亲密，我越来越觉得可疑。"

"你说，他们能预谋什么呢，小伙子？"吉尔达·特雷高曼答道。"密谋也晚了，因为我们已接近目的地了！"

五月二十七日太阳升起的时候，航船越过班达角，离马永巴不到二十海里了。这是朱埃勒通过勃·奥马尔打听到的，后者则是从萨伍克那儿知道的。萨伍克是根据朱埃勒的要求，询问巴罗索后了解到的。

看来这天晚上就能到达卢安戈国的小海港。海岸在马图底顶端的后面已呈现出月牙形，即一个宽阔的小海湾，卢安戈城就隐藏在海湾的深处。假如二号小岛存在的话，在所标志的地方，那么应该在这个小海湾里寻找它的确切

位置。

因此，昂蒂费尔和赞布哥不断用望远镜观察着，把镜头擦了一遍又一遍。

很不幸，风势太弱，船行进得很慢——平均刚刚两节。

近一点钟，越过马图底角。船上发出喜悦的笑声。未来的妹丈和妻兄同时看到了海湾深处的一群小岛。他们寻找的小岛肯定是其中的一个……哪个呢？……这要在第二天通过观测太阳才能确定。马永巴出现在东边五、六海里的一片箭状的沙滩上。它位于大海和班加河之间。被树木环绕的商业所和小屋灯火辉煌。海滩前停着几艘渔船，好似巨大的白鸟。海湾水面平静极了！湖面上的小舟也没有这样稳当……怎么说呢？……船此刻如同行驶在池塘的水面上或在一个巨大的油钵里！缕缕阳光垂直洒落在水面上。吉尔达·特雷高曼全身浸透，汗水如同皇家花园的喷泉倾泻而出。

多亏吹来几阵西风，“波塔莱格雷”号靠近了海岸。海湾上的小岛看得更清楚了。一共有六、七个，好似浮在水面上的几只绿色的花篮。晚上六点，航船驶进群岛。昂蒂费尔师傅和赞布哥站在船头。萨伍克已经有点儿忘乎所以，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那副神态倒证实了朱埃勒的怀疑是有根据的。三位老兄都贪婪地注视着第二个小岛。他们大概想看见价值亿万的黄金从小岛两侧喷射出来吧？……

假如他们知道卡米尔克总督埋藏财宝的小岛，全是光秃秃的石头，没有一棵树木，寸草不生的话，无疑，他们会发出绝望的叫声：

“不！……这不是那个小岛！”

当然，自从一八三一年以来，三十一年的时光过去了，大自然有足够的时间给小岛覆上一层绿色的外衣……

“波塔莱格雷”号静静地向小岛驶去，打算绕过它的北端，夜里的清风刚刚鼓起船帆。如果骤然刮起大风，只好抛锚等待天明了。

突然，在倚扶右船栏的驳船船长的旁边听到一阵悲惨的呻吟声。

吉尔达·特雷高曼转过身子……

是勃·奥马尔在呻吟。

公证人面色苍白、铁青，他感到恶心，又开始晕船了……

怎么搞的！天这样好，海湾在沉睡，水面上没有一丝波浪，怎么会……

是呀！不过，这位可怜的老兄病得这么厉害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

事实上，船已开始晃动，真是咄咄怪事，叫人无法解释。船连续不断地把乘客左右摇来摇去……

水手向船头，船尾冲去。巴罗索船长奔跑着……

“这是怎么回事？”朱埃勒问道。

“出什么事了？”驳船船长也问道。

是海底火山爆发吗？“波塔莱格雷”号会翻下去的！

但是，昂蒂费尔师傅，赞布哥和萨伍克好象没有发现这一切。

“啊！……是大象！”朱埃勒喊叫起来。

是呀！是大象把船摇动了。它们很任性，莫名奇妙的任性，居然心血来潮共同行动，一会儿跪下后腿，一会儿跪下前腿。因而船摇动得十分可怕，大象似乎很开心，就象小松鼠在转笼里跑来跑去那样痛快。不过，这些庞然大物可不是小松鼠呀！

船颠簸得越来越厉害，船帮几乎全部吃进水面，海水有灌满左、右舱室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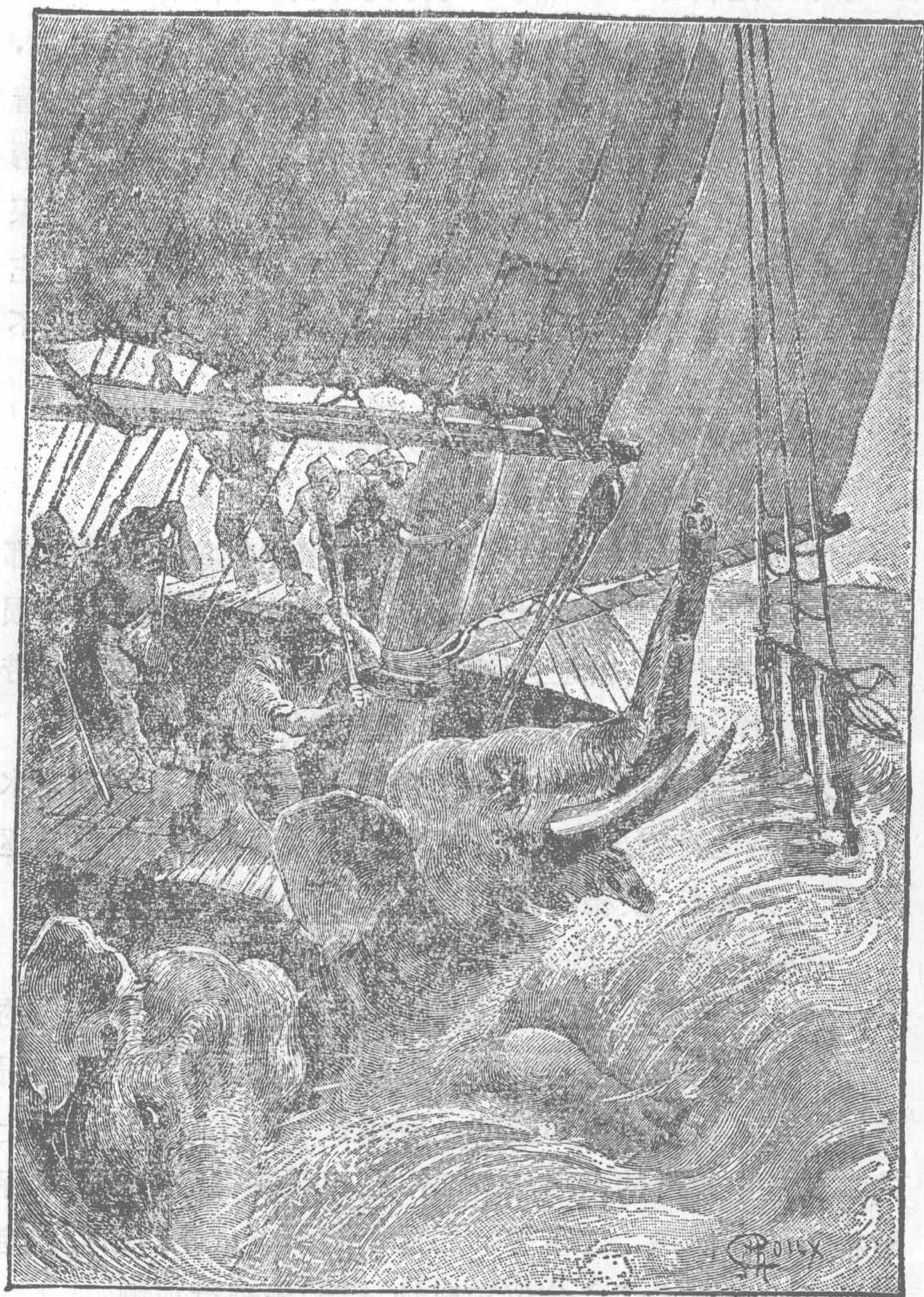
巴罗索和几名水手冲进舱底，试图使巨大怪物安静下来。叫骂，抽打都无济于事。大象扬起了鼻子，竖起耳朵，摇晃着尾巴，越发冲动。“波塔莱格雷”号颠来颠去，海水已流进船舱。过不了一会儿，十秒钟之内，海水已涌进舱底，整个船只沉入大海，不慎的畜牲的吼叫声也随之消失在海底深渊！

第九章

昂蒂费尔师傅和赞布哥宣布，对他们栖身的小岛不侦察一番，决不离去

“我们倒底还是遇了难！”“可爱的阿美丽”号前船主第二天说道。

前一天晚上，船沉入大海深达三、四十米。“波塔莱格



大象扬起了鼻子……

雷"号本来是朝马永巴海湾小岛方向开去的，而今这个岛屿却成了遇难者的栖身地。在这场可怕的灾祸中没人丧生，清点人数时，所有的旅客和水手全在。昂蒂费尔师傅扶着银行家赞布哥，萨伍克扶着勃·奥马尔，大家你帮我，我帮你，游了几下，就到了小岛的岩石上。只有大象坠入了深渊——虽说大自然创造这类动物并是不为了祭奠大海。它们活活地被淹死了。不过，这是它们咎由自取，航船毕竟不是秋千。

来到岛上，昂蒂费尔师傅一开口便叫道：

"我们的仪器呢……地图呢？"

很不幸，六分仪，时钟，地图集和那本气象常识旧书都没能救出来，顷刻间都付诸东流了——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幸好，银行家、公证人和驳船船长把钱袋都拴在裤腰带上了。这样，遇难者不会因金钱问题而苦恼。

须说明的是，吉尔达·特雷高曼毫不吃力地漂浮在水面上，因为他身躯排开的水的浮力大于他的体重，他随波逐流，象一条鲸鱼，安稳地游到一片黄沙滩上。

衣服干得很快，晾在太阳下半小时就全干了。

这一夜过得很痛快，大家躺在树下，各自思考着各自的问题。大概已来到二号小岛所处的水域了，那封信上写得一清二楚，没什么可怀疑的。南纬 3°17′ 是阿曼湾小岛上的那封信中提供的，东经 7°23′ 是保存在突尼斯银行家保险柜里的。但是，二者交叉的这个数学点，此刻如何确定呢？朱埃勒失去了六分仪和时钟，已无法进行观测。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性格，想法自然各不相同：

赞布哥："这下前功尽弃了！"

昂蒂费尔师傅：

"不把马永巴湾上所有的岛屿都搜一遍，我决不离开这里，哪怕花上十年工夫！"

萨伍克：

"由于航船遇难，经过周密准备的行动计划，这下子告吹了！"

巴罗索：

"唉！原来我的大象不可靠呀！"

勃·奥马尔：

"愿真主保佑，即使能得到那笔酬金，我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

朱埃勒：

"嘿，现在再没有什么妨碍我返回欧洲，回到爱诺卡特身边了！"

吉尔达·特雷高曼：

"永远别乘坐载有好出洋相的大象的航船！"

这一夜谁都没能安睡。虽说遇难者没尝受到寒冷的痛苦，可是第二天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他们用什么去填满饿得咕咕叫的肚子呢？除非四周的树变成果实累累的椰子树，没办法时，还可以勉强充充饥，或许会坚持到返回马永巴的时刻吧？……不过，如何回到这座位于海湾深处的城镇呢？还有五、六海里呢！打信号？……能看见吗？……六海里……游过去？……"波塔莱格雷"号上的水手中，有人能游过去吗？……好了，天亮再想主意吧。

小岛上不象有居民——当然指的是人。至于那些吵吵嚷嚷，不好相处，危险的动物，肯定少不了。吉尔达·特雷高曼以为一切猿类都来到这里相会了！那岂不是来到齐天大圣的王国——花果山了吗？

尽管风云平静，波浪轻轻地拍打着海滩，小岛上遇难者的心情却一刻也不能平静下来。寂静不断遭到搅扰，根本无法入睡。

树林的四周传出奇怪的吼声，听去象似刚果军队的隆隆的战鼓声。哨兵在丛林枝间叶下跑来跑去，发出嘶哑低沉的声音。到处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

直到天明人们才清醒过来。原来小岛是一个四条动物盘踞的地方，它们组成了一个部落。这里有巨大的黑猩猩，在几内亚打猎的法国人曾讲过这种动物的勇敢凶猛。

天哪！尽管不能安睡，吉尔达·特雷高曼仍对这些漂亮的古动物标本赞赏不已。正是这些塞内加尔猿猴能做出一般说来只有人的思维和手才能做出的事情。它们身躯高大，强壮有力，下颚不太突出，眉框稍突起，形状基本正常。当它们鼓起胸脯，使劲揉搓的时候，便发出那种类似打鼓的声音。

说实在的，这群猿——足有五十多只——怎么会选小岛为家呢？如何从陆地迁徙到这里来的，从哪儿搞到充足的食物呢？这一切，还是请别人为我代答吧！正如朱埃勒很快发现的那样，至少，这个长二海里宽一海里的小岛长满了这一热带区所常见的各种树木。毫无疑问，这些树上结的果子是可以食用的，这就使这群四条腿的动物生活有

了保障。猴子能以野果，树根，野菜为生，那么人也就可以吃。这是朱埃勒，驳船船长和“波塔莱格雷”号的水手们首先想知道的。遇难后，一夜啥也没吃，当然饿得慌，得想法子找到充饥的东西。

这片未开垦的土地上确实生长着野果和树根。生吞这些食物那可受不了，除非有猴子那样的肠胃。如能找到火，何不煮熟了吃呢？手头有法国造的火柴，事情不是既简单又可行吗？真幸运，纳吉姆恰好在卢安戈准备了一些吃的，装在小铜盒子里，一点没有浸水。所以，天刚蒙蒙亮，在宿营地的树下，就燃起了一堆篝火。

遇难者都围在篝火旁。昂蒂费尔师傅和赞布哥总算不发火了。当然，总有发火的理由。他们俩拒绝和别人共享这顿原始人的午餐，尽管人们给这顿饭多加了几把几内亚人嚼不厌口的胡桃夹豆。

黑猩猩也在用餐。侵犯小岛的外来户竟然吞食着它们的储备食物，显然不受欢迎。这些动物有的跳来跳去，有的一动不动，作着各式各样的鬼脸，很快在昂蒂费尔师傅和他的同伴们的四周围成了一圈。

“当心点！”朱埃勒提醒他的叔叔。“这些猴子都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数量比我们多十倍，我们又手无寸铁……”

圣马洛人果真有点怕这些猴子！

“你说得对，小伙子，”驳船船长说，“我看这些先生们不懂什么叫好客，摆出了威胁人的架势……”

“咱们有危险吗？”勃·奥马尔问道。

“很简单，逃开更有危险。”朱埃勒严肃地答道。

听到这个回答，公证人真想跑掉……但又不可能。

巴罗索吩咐大家作好反击的准备。然后，萨伍克和他躲在一旁说了些什么，朱埃勒一直观察着他们。

他们谈话的主题，人们自然会猜到的。一想到这次出人意外的海上遇难使预谋的计划告吹，萨伍克就掩饰不住他的愤怒心情。还得密谋一个新方案。既然已来到了二号小岛所处的水域，卡米尔克总督的财宝无疑是埋在马永巴湾的一个岛屿上——不是这个，便是那个。好吧，萨伍克原想干掉那位法国人和他的同伴的事，要靠巴罗索和他手下人以后来实现了……目前下手并不有利……尽管青年船长已失掉了仪器，但是根据已得到的情况，他仍可进行观测。这恰是萨伍克所做不到的。

这就是配合默契的两个坏蛋所策划的方案。巴罗索刚刚遭受的损失——船只，货物，大象等，他的同谋都会如数补偿的。

主要是尽快赶到马永巴。那里正好有几只渔船刚离开海岸，很容易认出那些小舟。最近的离小岛仅三海里。风很弱，小船三、四小时内开不到宿营地，但可以从岛上发出信号……天黑前，“波塔莱格雷”号的遇难者就能在城里一家商业所安顿下来，他们在那儿会受到热情的欢迎，真诚的款待。

“朱埃勒……朱埃勒呢？”

萨伍克和葡萄牙人的谈话突然被这叫声打断了。

这是昂蒂费尔师傅在叫他，接着又听到了第二句叫声：

“吉尔达……吉尔达呢？”

青年船长和驳船船长正站在沙滩上观察着海上的渔船，听见叫声立刻向昂蒂费尔师傅走去。

银行家和圣马洛人在一起。萨伍克示意勃·奥马尔走过来。

巴罗索朝水手走去，纳吉姆自己逐渐走近昂蒂费尔那一伙，想听人家讲些什么。因为他假装听不懂法语，自然没人怀疑他的出现。

“朱埃勒，”昂蒂费尔师傅说，“你听着，现在是当机立断的时候了。”

他说话结结巴巴，愤怒已达到了顶点。

“那封信中说二号小岛位于马永巴海湾……而今，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方……没搞错吧？”

“没错，叔叔。”

“但是，六分仪和时钟都没了……我办了一件蠢事，让笨手笨脚的特雷高曼保管，叫他给丢了……”

“我的朋友……”驳船船长说。

“我宁可淹死，也不能把它们丢掉！”皮埃尔·塞尔旺·马洛生硬地说道。

“我也一样！”银行家补充说。

“真的吗？……赞布哥先生？”吉尔达·特雷高曼带着愤怒的表情反驳道。

“总之……丢掉了，”昂蒂费尔师傅接着说，“唉……没有仪器，朱埃勒，你就无法测定二号小岛的方位……”

“无法测定，叔叔，依我看，最明智的决定就是坐小船去马永巴，步行回卢安戈，最后乘上第一艘开来的邮轮……”

“这……办不到！”昂蒂费尔师傅回答道。

银行家应声虫似地重复说：

“办不到！”

勃·奥马尔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呆里呆气地摇晃着脑袋。萨伍克在叫着，但装作听不懂的样子。

“好吧……朱埃勒……我们到马永巴去……但是，我们要住在那儿，不去卢安戈……需要住多长时间，就住多长时间——你好好听着——住下去是为了考察海湾的所有小岛……”

“什么，叔叔？”

“数量不多，五、六个……就是上百个，上千个，我也要一个不漏地侦察一遍！”

“叔叔……这可不理智呀！”

“很理智，朱埃勒！它们当中的一个埋藏着财宝……那封信上甚至已经指出卡米尔克埋藏的地方……”

“见鬼去吧！……”吉尔达·特雷高曼小声嘟囔着。

“只要有决心，有耐性，我们终究会发现那个刻有双K的地方……”

“如果找不到呢？”朱埃勒问道。

“别说这种话，朱埃勒！”昂蒂费尔师傅喊叫起来。“看在上帝的面上，别说这个！”

他那愤怒的样子简直无法形容，恨不得用牙把在嘴里滚动的小石子咬碎。他从来没象现在这样，几乎要得脑充血。

叔叔如此固执，朱埃勒觉得没必要和他顶下去。依他

的看法，侦察不会有任何结果，待十五天足够了。当昂蒂费尔师傅确信毫无希望的时候，不管叔叔愿意不愿意，他再决定返回欧洲。因此，他回答说：

“我们作好准备吧，等这只渔船一靠岸，我们就上去……”

“不能在没考察这个小岛之前离开，再说，为什么不可能就是这个小岛呢？”

说得倒合乎逻辑，谁知探宝人没到达目的地呢？在没有六分仪和时钟的情况下，如果巧遇促成了他们本身做不到的事情呢？岂非千载良机？但愿如此！在经历了那么多的不幸遭遇和倍尝旅途的艰辛之后，财神爷对朝拜最勤的信徒不会大发慈悲吗？

朱埃勒不敢表示任何异议。总之，最好别延误了时间。需要在小渔船靠岸前，对小岛进行一番侦察。恐怕小船一到，水手们就急于上船，都急于到马永巴的一家商业所去休整一下。不说明原因，叫他们多留一会儿，能做到吗？至于财宝的事，是绝对不能吐露的，这是卡米尔克总督的秘密！

当昂蒂费尔师傅、赞布哥在朱埃勒，吉尔达·特雷高曼，公证人和纳吉姆的陪同下，准备离开宿营地时，其它人不会感到惊奇吗？这些人也许会跟着他们……再说，这也是合乎情理的……

这确实是一个难题。一旦看到挖出来的三只橡木桶，发现了里边装的全是黄金、钻石和珠宝，水手们会如何行动呢？这群亡命徒难道不会起歹心，下毒手，把他们缢死吗？何况，人数又比圣马洛人和他伙伴们多两倍以上，很快就能

制服他们，最后把他们干掉！船长肯定不会制止！很可能会挑唆他们，结果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但是，说服昂蒂费尔谨慎从事，叫他明白宁愿耽搁几天，先跟"波塔莱格雷"号的水手去马永巴，安顿下来，第二天甩掉这些可疑的家伙后，再包一条船返回小岛，看来，这也不易做到。朱埃勒的叔叔不听别人劝告……在考察小岛前，强迫他离开是绝对办不到的……他会一意孤行的。

驳船船长受命去侦察时，彬彬有礼地提出了自己合乎情理的看法，但是难说话的朋友大发雷霆，只说了两个字：

"上路！"

"请你……"

"好了，你甭去了……我不需要你……"

"要谨慎些……"

"过来……朱埃勒。"

看来，只好服从了。

昂蒂费尔师傅和赞布哥已经离开了宿营地。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赶忙跟过去。但船上的水手没有跟他们去的意思。巴罗索本人甚至对旅客为什么离开丝毫不介意。

这种保留态度说明什么呢？

说明萨伍克听懂了全部谈话内容。他既不想拖延也不想阻止侦察。他对葡萄牙船长只有一言相告。

巴罗索向水手们走去，命令他们原地等待渔船，不许离开宿营地。

这时萨伍克示意勒·奥马尔跟他们一起去。看见公证

人由他的见习生纳吉姆陪着，昂蒂费尔师傅不会感到奇怪的。

第十章

垂头丧气的昂蒂费尔师傅和银行家赞布哥

根据太阳离开地平线后升起的高度判断，大概是早晨八点——遇难时，钟都浸了水，已经不走了，只好满足这个"大概"数了。

巴罗索的水手没有尾随在探险家们的后边，可岛上的四脚动物却紧盯着他们不放。

十二只古猿离开了猴群。很明显，它们打算护送敢于来岛上探险的侵犯者。

其他猿猴仍然围在宿营地的四周。

驳船船长一边走着，一边斜眼看着这些粗野的卫士。回敬他的则是可怕的恶作剧般的鬼脸，威胁动作以及嘶哑的吼声。他想：

"这些动物显然在互相交谈着……我听不懂它们说什么，真遗憾……能跟它们攀谈几句，该多开心呀！"

这是研究语言学的学者们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可以观察一下是否象当代美国语言学家加尔诺① 所说的，猴子也能用发声信号表达不同的概念，如 *Whouw* 和 *Cheny* 分

别表示食物和饮料，而 *iegk* 则表示“小心”。总之，可以考察在类人猿的语言里是否没有 *a* 和 *o*，*i* 很少见，*e* 和 ê 不常用，而 *u* 和 *ou* 才是基本元音。

大家不会忘记，在阿曼湾小岛上找到的那封信，提供了马永巴湾上小岛的方位，明确地指出了埋藏财宝的地方标有双 K 记号。

根据卡米尔克总督写给昂蒂费尔师傅的父亲的信上提供的情况，应该在一号小岛的南端挖掘财宝。事实上果真如此。

在二号小岛上，正相反，应该在北端挖掘，即在标有双K的一块岩石下面。

但是，遇难者是从南部踏上小岛的，因此得朝北走——大概得走两海里。

一伙人向选定的方向走去。昂蒂费尔师傅和赞布哥打头阵，勃·奥马尔和纳吉姆居中，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压尾。

两位继承人担当先锋官，这自然是不足为奇的。他们俩大步流星地走着，一言不发，不让任何一个同伴超越他们。

公证人不时地向萨伍克投过去忧虑不安的目光。见习生和葡萄牙船长会下毒手的，这一点，勃·奥马尔深信不疑。有个念头一直缠绕着他，如果圣马洛人得不到财宝，他那百分之几的酬金也就告吹了。有一两次他试图让萨伍克

① 加尔诺是美国自然主义学者，曾到几内亚森林中居住过数月，就类人猿的语言及猴子的生活进行过考察。——原注

明白他的心思，但萨伍克这家伙似乎已感到朱埃勒在监视他，目光阴森，一副凶神相，什么也不说。

看见勃·奥马尔在纳吉姆面前的那副样子，朱埃勒更加疑心了。即使在亚力山大港事务所处理公务，也不可能是见习生发号施令，公证人俯首听命呀。无疑，这两位人物之间恰好是喧宾夺主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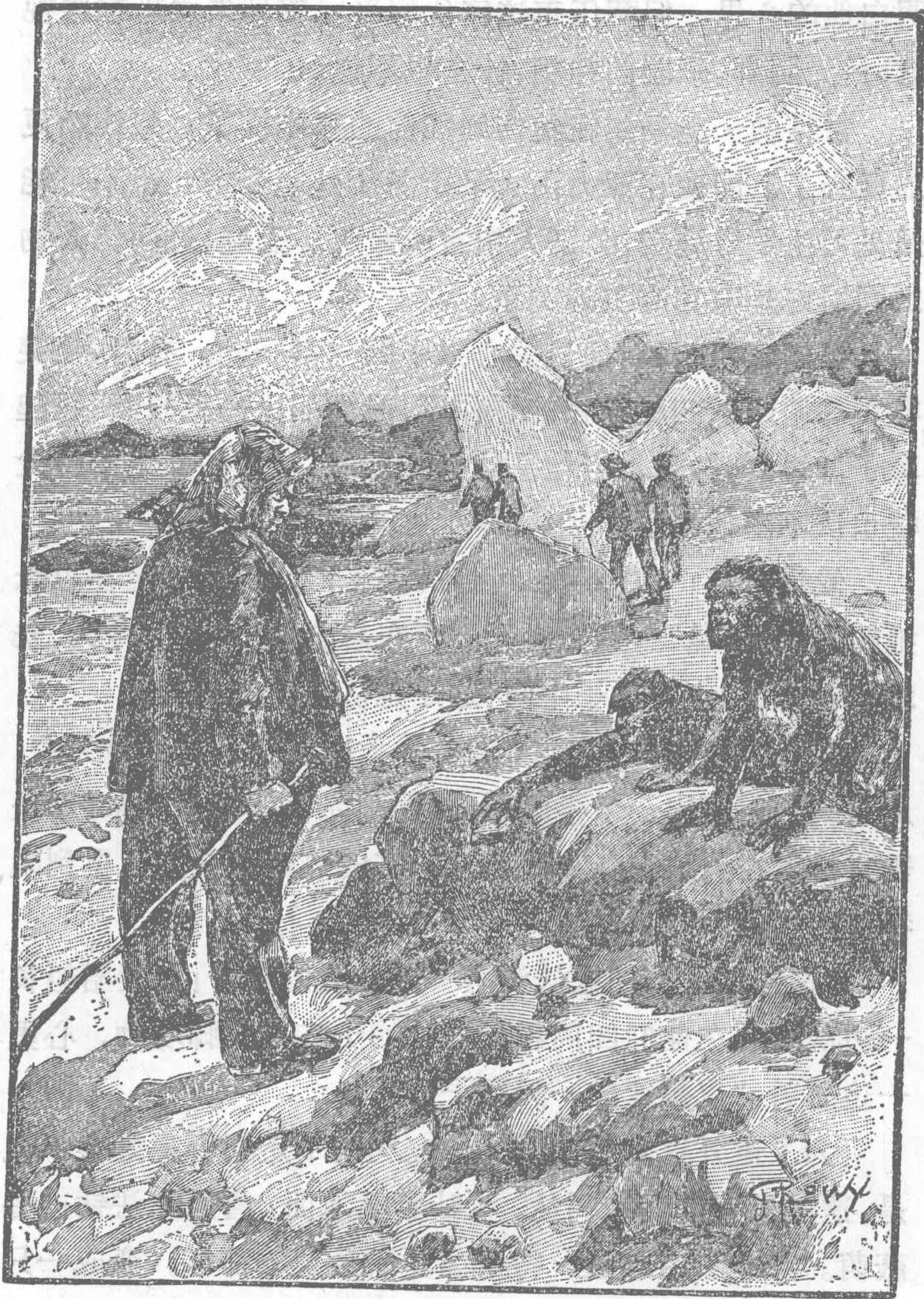
至于驳船船长，他只关心猴子的一举一动。有时，他笑容可掬地回敬四脚动物的恶作剧，时而闭上一只眼睛，翘起鼻子，时而努努嘴。当他耍这套把戏时，纳侬和爱诺卡特大概也认不出他来了。

爱诺卡特！……啊！可怜的孩子！她此刻一定在思念她的未婚夫，是呀，她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然而，今天，朱埃勒遇难了，走在猴子中间，这是她从来没想到的！

在这个纬度带，在这个季节，太阳几乎当头高悬天空，从东到西勾画出一个半圆形，因而阳光不是斜洒下来，而是垂直投射在大地上。真是名符其实的热带，人们从早到晚都被灼热的阳光烘烤着！

“这些恶作剧的家伙没有一点儿热的样子！”驳船船长一边观察着在他们四周布好阵势的十二只四脚动物，心里一边想着：“真想变成一只猴子！”

为了避开这直射的阳光，在树荫下走岂不更好些？但是，这里只有低矮的树丛，树叶紧贴地面，看来无法钻进去蔽荫。除非象吉尔达·特雷高曼所希望的那样，变成一只四脚动物，在枝叶下爬行。不过，在树丛间开辟出一条路来几乎是痴心妄想。昂蒂费尔师傅和他的伙伴们无法在被潮



有时，他笑容可掬地回敬四脚动物的恶作剧。

水淹没的沙滩上行走，只好沿着岛岸，绕着洼潭前进，从而避开那些象一座座古代墓碑似的巨大岩石。这些岩石看来已摇摇欲坠，似乎是在地崩后堆起来的。也许这正是通往财神爷府第的艰难里程？如果他们向目的地每走近一步，会得到一千法郎的报酬，那么此刻付出的血汗代价，应该说并不过分。

离开宿营地一小时后才走了一海里，也就是全部行程的一半。现在已能看见小岛北部的尖石了。有三、四块岩石立在那儿，是哪块呢？除非时来运转，或许就是那最近的一块。在赤道烈日下进行的这次勘察是何等的艰难！

驳船船长已经筋疲力尽。

“休息片刻吧！”他哀求着。

“一分钟不能停！”昂蒂费尔师傅答道。

“叔叔，”朱埃勒提醒说，“特雷高曼先生已经融化了……”

“好啊，让他融化吧！”

“谢谢，我的朋友！”

听到这个回答，不甘落后的吉尔达·特雷高曼先生又继续赶路。不过，就是他能坚持到底，恐怕也将融化成一条小溪，顺着小岛岸边的岩石向远方奔泻而去。

还须半小时才能到达那块岩石。困难越来越大，简直到了不可逾越的程度。巨大的卵石零乱堆积，锋利的片石嶙峋交错，构成一幅难以描绘的景象。如果在上面不慎摔一跤，可能会造成重残！说实在的，卡米尔克总督运气真不错，选中这个好地方埋藏那叫巴格达和萨马坎德国王为之

垂涎的财宝！

小岛的这部分没有树丛。猴先生们显然无意到这里来。这些动物不轻易离开树木庇护所，喧啸的波涛对它们并无吸引力。“诗意”这个词，美国自然主义者加尔诺大概很难在它们不完整的语言中找到。

到了丛林尽处，卫士们停住了，看着我们这些外来户继续向小岛的尽头走去，作出不太友善，甚至是敌意的表示。它们发出了愤怒的吼声；使劲地抓挠着胸脯；其中一个捡起石块用有力的手臂向人们投来。其他猴子也模仿它捡起了石块。幸好昂蒂费尔师傅和他的伙伴们很谨慎，没进行还击。不然，他们会立即全被打成肉饼，因为无论实力上，还是数量上，他们都敌不过对手。

看见吉尔达·特雷高曼和萨伍克在捡石块，朱埃勒喊道：

“不要还击……不要还击！”

“可是……”驳船船长喊着，他的帽子刚被一块飞石打掉。

“不，特雷高曼先生，离开这儿我们就安全了，因为这些猴子不愿走远！”

这确是绝妙的一招。大家走出五十步之外就不在射程的范围之内了。

现在是十点半钟。看，沿岸步行两海里花了多少时间！在北部，尖石伸向海面达一百五十到二百米。昂蒂费尔师傅和赞布哥决定先考察西北部的一个最高的尖石。

这是一堆光秃秃的岩石，其中一些相互镶嵌在一起，底

部深陷在沙质土层里；另外一些则因巨浪的冲击零散地堆在那里。总之是寸草不生，甚至看不到覆盖在岩石阴湿表面的青苔，连温带沿海常见的海草都没有。因此，不必担心找不到卡米尔克总督署名的缩写字。三十一年前刻在这里一块岩石上的双 K 至今仍会完整无缺的。

于是，我们的探险家们又开始了在阿曼湾小岛上进行过的考察。这真叫人难以想象！但是，两位继承人钱迷心窍，似乎丝毫没感觉到行程的艰辛和那火热的阳光。萨伍克对他的主人也同样是一片忠心，不知疲倦——谁能想到他原来是为了个人私利呢？

公证人坐在两块岩石间，一动不动，默默无言。如果找到了财宝，他再行动也来得及。他只须在场，便可以以遗嘱执行人的身份得到那合法的百分之几的酬金。但愿真主保佑！再说，几个月来他也是历尽千辛万苦，这点报酬并不算多呀！

一直守在皮埃尔·塞尔旺·马洛身旁的朱埃勒，遵照叔叔的指令，仔细地在地上察看着。他想：

"在这儿根本不可能找到聚宝盆。第一，财宝必须是埋在这个岛上边，而不是在海湾的其他岛屿上。第二，必须是就在这块岩石下面。第三，必须在这堆岩石中发现刻有双 K 的那块……最后，假如上述条件都具备，该死的总督没说假话，我找到了双 K……我什么都不说，难道不理智吗？……这样，我叔叔势必得放弃让我娶一位公主，让亲爱的爱诺卡特嫁给某位公爵的可悲念头！……噢，我不能那样做！我叔叔受到这样的打击，会一蹶不振，会精神错乱的……我良

心上说不过去呀……还是坚持到底吧！”

当朱埃勒思考这些问题时，驳船船长坐在一块岩石上，两腿下垂，轻轻地摆动着双臂，满头大汗，喘着粗气，活象潜入海底多时又浮上水面的一头海豹……

勘察毫无结果。昂蒂费尔师傅、赞布哥、朱埃勒和萨伍克观察并敲击着无论从位置和方向来说都可能刻有双K的一块块岩石。在尖石端部白白辛苦了两小时，一无所得！……怎么会想到选择被海浪冲击，浸蚀的这块地方呢？选得不对！这次考察后，还得到其他岩石上去进行！好吧！继续往下干吧……明天……如果这个岛上没有，昂蒂费尔师傅就会去找另一个岛……他不会放弃他的事业，绝对不会！我敢拿我的亲爹娘担保！

最后，仍未发现任何迹象。一班人马又回到第一块岩石处，并对散落在沙滩上的四块岩石侦察了一番……还是一无所得！

现在只好往回走了。搭乘大概已经靠近宿营地的小渔船，返回马永巴城，以便到另一个岛上进行新的勘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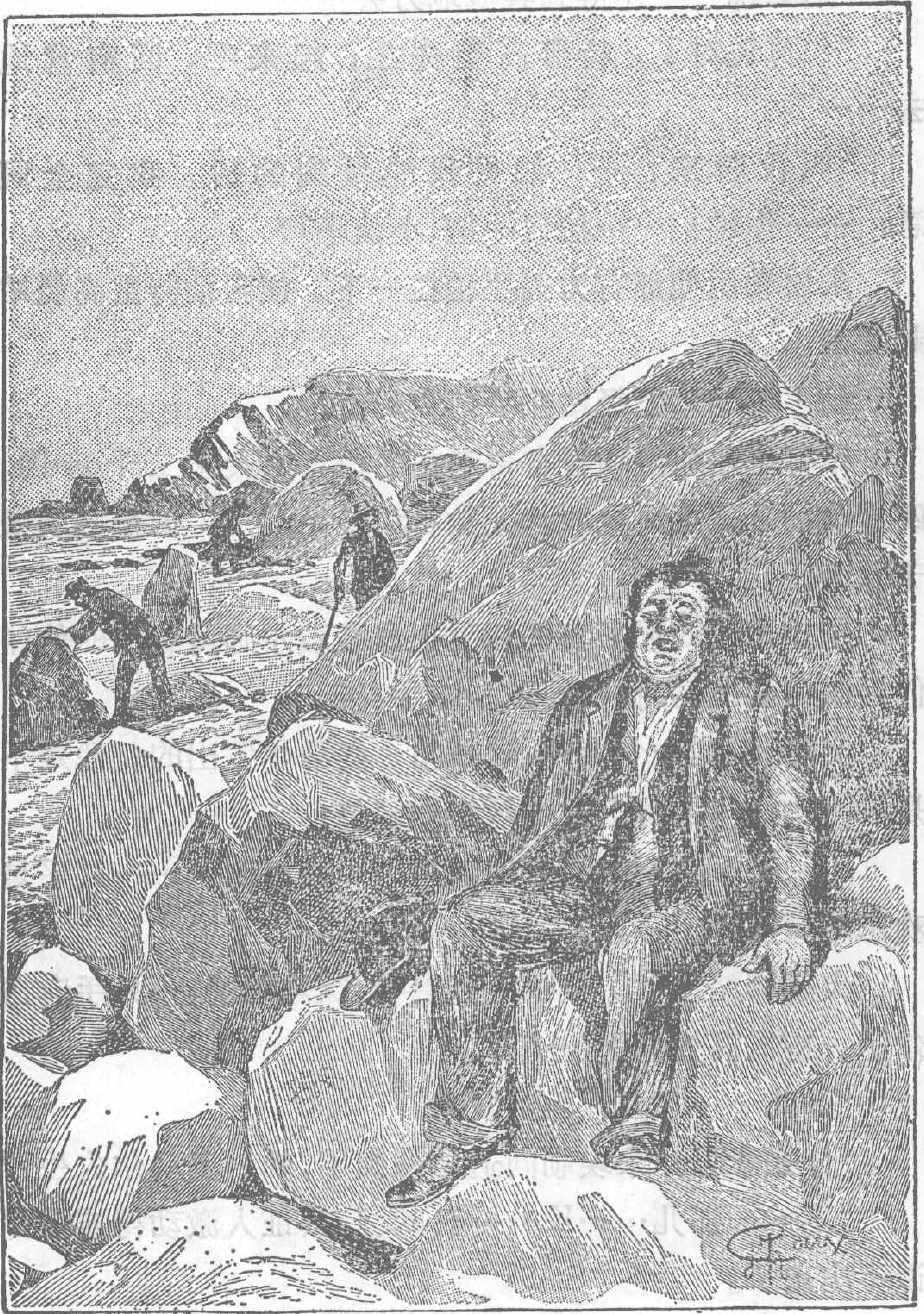
昂蒂费尔师傅、银行家赞布哥、朱埃勒和萨伍克回到尖石底部时，发现驳船船长和公证人仍旧坐在原来的地方。

昂蒂费尔师傅和赞布哥一言不发，径直向丛林走去，猴子正在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好发泄一通对他们的敌视感情。

朱埃勒来到吉尔达·特雷高曼的身边。

“怎么样？”驳船船长问道。

“既没双K也没单K！”



驳船船长坐在一块岩石上。

“这么说……还得到其他地方去……”

“您算说对了，特雷高曼先生，起来吧，回宿营地去……”

“叫我起来？……如果我能做到的话，我完全同意！……你瞧！……拉我一把，小伙子！”

朱埃勒用他那有力的手稍拉一下，便帮助特雷高曼站起身来。

勃·奥马尔已经站在萨伍克的身边。

昂蒂费尔师傅和赞布哥走在前边，离大家二十步远。四脚动物又是跳又是叫。无数石块开始乱飞，但是必须处于守势。

这些该死的猴子真的想阻止昂蒂费尔师傅和他的伙伴们返回宿营地，去找巴罗索和水手吗？

突然，听到一个喊声，这是勃·奥马尔发出的。他是不是被石块打中了身上某个敏感的部位？

不！……这不是痛苦的喊声……是惊叫声——几乎是欢乐的喊叫声。

大家都站住了。公证人张着嘴，眯着眼睛，一只手向吉尔达·特雷高曼伸去……

“那儿……那儿！”他重复着。

“什么意思？”朱埃勒问道，“您疯了，勃·奥马尔先生？”

“不……那儿……K……双K！”公证人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听到这个字，昂蒂费尔师傅和赞布哥急速向后奔走。

“K……双K？……”他们叫喊着。

“是的！”

“在哪儿？”

他们的眼睛顺着勃·奥马尔指着的那块岩石看去，卡米尔克总督的双K并未刻在那儿……没有，他们什么也没看见！

“在哪儿？畜生！”圣马洛人骂道，语调充满了不安和愤怒。

“那儿！”公证人又重复了一遍。

他用手指着边耸双肩，边向后转的驳船船长。

“瞧……在他背上！”勃·奥马尔叫喊着。

果然，吉尔达·特雷高曼的外套上明显地现出了双K的图案。毫无疑问，他靠过的那块岩石上刻有双K。这位可敬的老兄用背部把它拓印下来了。

昂蒂费尔师傅一下子跳起来，抓住驳船船长的胳臂，强令他回到刚才坐过的地方……

其他人跟在他们的后头，不到一分钟，来到了那块巨大的岩石前面。渴望找到的缩写署名就刻在石壁上，字迹依然明晰可辨。

吉尔达·特雷高曼不但靠过那块刻有双K的岩石，而且曾在埋藏财宝的地方躺过……

人们立即开始行动起来，鸦雀无声。因缺少工具，工程自然是相当艰巨。只要有几把普通的刀就足以凿穿这块石头……用手指去挖吧，哪怕扒断指甲也值得呀！

幸好，受风雨浸蚀的岩石比较容易剥落。干它一小时就能找到那三只橡木桶……然后，先把它们搬到宿营地，而

后再运往马永巴……当然，搬运时会遇到麻烦的。怎么能不引起怀疑呢？

好了，何必考虑那么多呢？……首先是财宝，把在这座坟墓里埋了三分之一世纪的财宝挖掘出来，以后怎么办，再另打主意……

昂蒂费尔师傅用一双鲜血淋漓的手不停地扒着。他不愿让别人去享受抚摸宝桶铁箍时感觉到的那种快乐……

当他的小刀碰到一个金属物的表面时，他喊道：

"终于找到了！"

啊，上帝！那是什么样的喊叫声！……他的脸一下子变得刷白，说明那不是欢乐的叫声，而是惊愕和失望的悲鸣。

在卡米尔克总督遗嘱提到的埋藏三只木桶的地方，只找到一个铁盒子——和在一号小岛刻有双K的岩石底下挖出来的铁盒子一模一样。

"又是铁盒子！……"朱埃勒不由地叫起来。

"这肯定是一场骗局！"吉尔达·特雷高曼小声嘟囔着。

昂蒂费尔师傅把盒子从洞里掏出来，猛地打开……

一卷年久发黄了的羊皮纸露了出来，上面写着数行字，圣马洛人高声念道：

"三号小岛的经度：东经十五度十一分。昂蒂费尔和赞布哥两位继承人得到这个经度后，应把它转告给蒂尔考麦勒先生——苏格兰爱丁堡①城的绅士，他掌握着三号小岛的纬度。转告时，公证

人勃·奥马尔必须在场。”

财宝并非埋藏在马永巴湾水域！……需要到地球上的另一个角落去寻找。要把新的经度和爱丁堡的蒂尔考麦勒的纬度结合起来方能确定这个角落！……那么，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三个人平分卡米尔克总督的遗产了！

“难道在三号小岛之后，我们不会飘流到另外二十个……甚至上百个小岛上去吗？……唉！我的叔叔，你真的那么固执……那么天真……打算周游全球吗？……”

“还得算上卡米尔克总督安排的上百个继承人咧！”吉尔达·特雷高曼补充一句，“真不值得！”

叔叔向侄子和他的朋友斜瞪了一眼，一下子咬碎了嘴里的小石子，回答道：

“肃静！……还没念完呢！”

于是，他又拿起那张纸念最后几行字：

“鉴于两位继承人至此所付出的代价，所花费的开销，先赠给每人一颗钻石，钻石就放在盒子里，其价值同他们将要得到的宝石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赞布哥扑向铁盒子，从昂蒂费尔师傅手里夺过去。

“钻石！”他叫喊着。

果然，铁盒里装着两颗漂亮的钻石——银行家很识

---

① 苏格兰在大不列颠岛的北部，爱丁堡是其首府。

货——每颗价值十万法郎。

“这个东西可值钱！”他一边说着，一边拿起一颗，把另外一颗留给昂蒂费尔师傅。

“不过是大海里的一滴水而已！”圣马洛人答道，他把钻石放进外衣的上边口袋里，信件放在左下边的口袋里。

“嗳！嗳！……”驳船船长摇着头说道，“当真有这种事，没想到！……让大家看看……让大家看看！”

朱埃勒只是耸耸肩膀。至于萨伍克，想到他永远碰不上这样的好运气，忿忿然地紧握着拳头！

勃·奥马尔呢？尽管最后一个信件上明确规定他是必不可少的人物，却连一颗最小的闪闪发光的宝石也没得到，样子十分难堪，拉长了脸，胳臂腿都瘫软了，好象装了一半粮食的一条口袋，就要摊撒在地上一样。

萨伍克确实处于不利的地位：首先，当他们离开圣马洛时，他并不知道要去马斯喀特；其次，当离开马斯喀特时，他也不知道去卢安戈。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一时冲动，昂蒂费尔师傅把本应该严格保守的秘密泄露了。大家都听到了新的经度：东经十五度十一分。大家都知道了蒂尔考麦勒先生的大名及这绅士居住的地点——苏格兰爱丁堡。

可以断定，不用勃·奥马尔告诉他，萨伍克已经把经度和地址记在心里了，过后，再记在他的小本子上。因此，昂蒂费尔师傅和银行家都必须留心别让公证人和他那个留小胡子的见习生溜掉。无论如何不能叫这两个家伙赶在他们前头，先到英国的第二大都市。

当然，萨伍克可能没听懂，既然他不会法语，但是勃·

奥马尔肯定会向他透露这个秘密的。

再说，朱埃勒也发现，当萨伍克听到昂蒂费尔师傅不慎念出经度数字和蒂尔考麦勒的名字时，丝毫不掩饰好奇和满意的表情。

不过，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在朱埃勒看来，再受已故的随心所欲的卡米尔克总督第三次摆布是不堪设想的。此刻要做的，就是返回卢安戈，搭乘途经那里的第一艘邮轮，回到美好的圣马洛城去……

这就是朱埃勒向他叔叔提出的明智而又合乎逻辑的建议。

"永远办不到！"昂蒂费尔师傅答道。"总督大人打算派我去苏格兰，我们就该去。把我的余生都用来探宝，我也心甘情愿……"

"我的妹妹塔莉丝玛对您如此爱慕，等上十年也不会变心！"银行家补充一句。

"见鬼！"吉尔达·特雷高曼想，"那位小姐那时就年过花甲了！"

一切劝告均无济于事。昂蒂费尔师傅已下定决心，继续去探宝。不过，每人从那位埃及富翁那儿得到的不是遗产的二分之一而是三分之一了，因为又增加了一位蒂尔考麦勒先生！

那么，爱诺卡特只好嫁给一位伯爵，而朱埃勒也只好娶一位伯爵的女儿了！

第十一章

对昂蒂费尔师傅和他的伙伴们来说，听蒂尔考麦勒神甫讲道实在索然无味

“是的，兄弟们，是的，姐妹们，占有财富势必挥霍无度，走向罪恶的深渊！在人世上，虽不能说这是万恶唯一之源，却也是主要的原因！对金钱的欲望只会使精神错乱，灵魂堕落，违反常规，遗恨万年！想一想吧，一个既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的社会，那该是何等的美好啊！……人类将免受不幸、痛苦、忧伤、纷争、浩劫、毁灭、恐惧、愁戚、祸患、焦虑、灾害、逆境、失意、绝望、悲哀和破产！”

教士喋喋不休地讲着，卖弄出全部辩才，罗列了一大堆同义词，总算勉强说出了地球上所能产生的种种苦难。他从讲台的高处向着听众滔滔不绝，大概还能大发一番议论，不过，他还是知趣点儿，适时刹闸停讲为好。

这是在特隆·丘尔什大街，六月二十五日的夜晚。为了扩大高街的十字路口，这条街的一部分已经拆除。苏格兰自由教堂的蒂尔考麦勒神甫正是在这里进行冗长的说教，听众早已听得腻烦了。听过他的演讲之后，谁也不相信，那些善男信女们会立即倒空保险柜，将其所有金钱扔到福思湾里。该湾流经两海里之外的中洛锡安地区的北部沿

岸。爱丁堡这个北方重镇属于这个著名领地，也是它的首府。

蒂尔考麦勒神甫就这个题目大作文章，已经讲了一个小时了。看来演说者竭力想感化本教区的信徒们，听者似乎也没听烦。既然如此，讲道怎么会告终呢？至少此刻是不会结束的。于是，说教者又接着说下去：

“兄弟姐妹们，福音书中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个含义深刻的格言，那些既不信教又无知的家伙总是想方设法篡改它的本义。那些思想贫乏的人，那些白痴傻瓜们总是爱财如命，只有那些高超脱俗的人才厌弃财富——近代人类社会的万恶之源。因此，福音书告诫你们要轻财。倘若不幸，你们为财富而苦恼，倘若在你们的钱柜中塞满了金钱，倘若黄金俯首可拾，姐妹们……”

说到此处，一个有力的形象使得聚精会神的女听众们浑身打起寒噤。

“……如果钻石，珠宝象肮脏的斑疹似地挂在你们的脖子上，佩戴在你们的手臂上，手指上；如果你们是属于那些被称之为当今幸福的女人，我，我要说，你们是不幸的。我还要补充说明，你们的病得用果断的方法来治疗，哪怕是用铁或火来治！”

听众骚动起来，似乎外科大夫的手术刀已在切割演说者给扒开的伤口。

但是，他所主张的治疗术是用来对付那些患肚腹气胀病，又因为缺少金钱而忧愁的可怜的人们；其独到之处是叫他们从物质上拔掉病根——换句话说，要把他们本身消灭

掉。他不说：把你们的财产分给穷人吧！为了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你们解囊吧！不，他所宣扬的是消灭黄金，消灭宝石，消灭所有者这个称号，消灭工商业活动，是彻底消灭，哪怕烧毁或抛进大海。

要了解这不妥协的学说，必须得知道这位激烈的蒂尔考麦勒是属于哪个教派的。

苏格兰分成一千个司教区。根据行政事物和礼拜活动的需要，设立数目相当可观的会议、教士会议、最高宗教法庭等等。除此之外，尚有一百五十个教堂，因为在联合王国，其他的宗教也是允许的。

这些教堂都是属于天主教、浸礼派(新教之一种)、主教、监理会教……不管叫什么名称，通称异教。在这一百五十个教堂中，有一多半是属于苏格兰自由教派。该教派二十年前和大不列颠长老教公开决裂。原因何在呢？……唯一原因是，该教认为长老教缺乏真正的迦尔利教[①]的精神，却有清教的思想。

然而，蒂尔考麦勒神甫正是代表这些教派中最坚决的一支在传教。此教派和现行风俗习惯水火不容。蒂尔考麦勒自认为是上帝派来的，上帝赠给他雷和电，他可以用来轰击富人，或者说，至少可以击毁富人的财富。看，他就要下毒手了！

在气质方面，他是一位自言得天启示的异教徒，对己对人都十分严厉。在体质方面，他五十来岁，细高个儿，瘦脸

---

① 迦尔利教又称罗马公教或天主教旧教。

庞儿，面部无毛无须，目光似电，一副伪善的面孔。讲话时带着说教者的感人声调。他周围的人都说他得到了上帝的口谕。但是，那些信徒们之所以急于听他传教，之所以热心地听，并不表明他又增加了许多善男信女，准备将其教义付诸实践。完全打算毁掉地球上的财富者寥寥无几，或一个也没有。

蒂尔考麦勒讲得更加起劲了。在听众的头顶上聚集着带电的乌云，他雄辩的口才从而产生出雷霆万钧之力。神甫越讲越得意，口若悬河，他的想象力犹如闪电一般，激动人心，以无可比拟的勇气罗列出一大串借喻、明喻、反衬和警句。但是，当人们低首聆听时，并没觉得有必要掏空衣袋，把钱倒入福思湾里。

很明显，坐满教堂的听众对这位狂热神甫讲的道只字不漏。他们之所以没立即按此教义身体力行，并不是因为没听懂。但是，应该指出，听众中有五个人是例外的，他们对英语一窍不通，因此也不可能知道这位教士讲的是什么。那些可怕的真理就象倾盆大雨似地从讲台高处一泻而下，第六个人本来是可以用地道的法语给那五位先生翻译出来的。

不消说，这六位便是昂蒂费尔师傅、银行家赞布哥、公证人勃·奥马尔、萨伍克、驳船船长吉尔达·特雷高曼和青年船长朱埃勒。

五月二十八日，在马永巴海湾的小岛上，我们和他们告别；六月二十五日，在爱丁堡，又和他们相逢了。

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呢？

现在扼要地叙述一下：

发现第二个文件之后，只有放弃猴子岛了。有一条小船要在宿营地对面靠岸，刚果船员发出信号，他们只好利用这只小船了。昂蒂费尔师傅和他的伙伴们沿着海岸返回来，一群猩猩尾随着他们，充满着敌意，吼叫着，摆出威胁的架势，不断地投掷石块。

但是，大家没受到任何伤害，回到了宿营地。萨伍克向巴罗索说了句话，后者心领神会——计划落空了。没法去抢劫没带回财宝的人呀！

小船在一个小海湾里抛了锚。它容纳得下全体遇难者。他们先后登上了船。由于只是一次六海里的横渡，就没什么可观看的了。两小时以后，小船停泊在小半岛的岸边。该岛一直延伸到马永巴镇。我们这些先生们，尽管国籍不同，都受到了一家法国公司的热情欢迎。公司人员立即给他们找交通工具，好返回卢安戈。由于和一队返回首都的欧洲人在一起，他们在路上没什么可害怕的了。林中野兽也罢，本地土人也罢，都不足为惧了。但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的气候，真是酷热难当啊！到达的时候，不管朱埃勒说什么安慰话，驳船船长也认为他只剩下一把骨头了。这位大好人可能有些夸大其辞，不过，这样说也未尝不可。

由于走运——昂蒂费尔师傅走运的时候可真不多，他的伙伴和他本人在卢安戈不必久留。一艘从圣保罗到马赛的西班牙轮船过两天在这儿停泊。因为机器需要进行一次小的检修，非停泊不可，不过只停二十四小时。他们遇难时并没丢钱，轮船上的舱位已经订好。总之，六月十五日，昂

蒂费尔师傅和他的伙伴们终于离开了西非洲海岸；在那儿，他们找到了两颗价值昂贵的宝石，一个新的文件，又受了一次骗。至于巴罗索船长，萨伍克答应，一旦把总督的亿万法郎弄到手，就酬谢他；葡萄牙人对这个许诺只好同意。

朱埃勒尽管有一万条理由认为这次远征的结局是不妙的，他并未因此想使他叔叔改弦易辙。的确，驳船船长的见解也开始变了。在二号小岛上匣子里的那两颗各值十万法郎的宝石，引起了他一番思考。

“既然”他想，“总督把这两颗宝石送给了我们，为什么其它的珠宝不会在第三个小岛上呢？”

当他在朱埃勒面前这么推理的时候，朱埃勒耸耸肩：

“等着瞧吧……等着瞧吧！”他重复着。

皮埃尔·塞尔旺·马洛的意见是：既然第三位遗产继承人，第三个小岛纬度的持有者住在爱丁堡，他就去爱丁堡。绝不让赞布哥和勃·奥马尔抢先到达一步。他们已经知道了东经15°11′，而这个经度是要告知蒂尔考麦勒先生的。因此，大家彼此不离，紧紧相随，以最快的交通手段去苏格兰的首府。上边讲过的那位蒂尔考麦勒将会接见全体人马的。无疑，对登门拜访的这一决定，萨伍克并不满足。现在，既然已弄到了秘密，他可以单独行动，和文件指定的人先行接触，从而搞清新的小岛的位置，来个捷足先登，挖出卡米尔克总督的财宝。但是，他得独自出发，而不引起别人的猜疑。然而，他觉得朱埃勒已在监视他。况且，航行到马赛前只能一块行动。此外，由于昂蒂费尔师傅打算乘法国和英国的火车，走最近的路，用最短的时间到达爱丁堡。

萨伍克不可能指望抢先到达，因此，他只好忍耐。一旦和蒂尔考麦勒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在卢安戈和马斯喀特没能得手的事，在爱丁堡可能会成功吧？

葡萄牙轮船在沿岸港口从未停泊，因此航行相当迅速。如果勃·奥马尔一搭船便旧病复发，整天晕船，在朱利埃特码头下船时就象没有生命的包袱一样，那是不足为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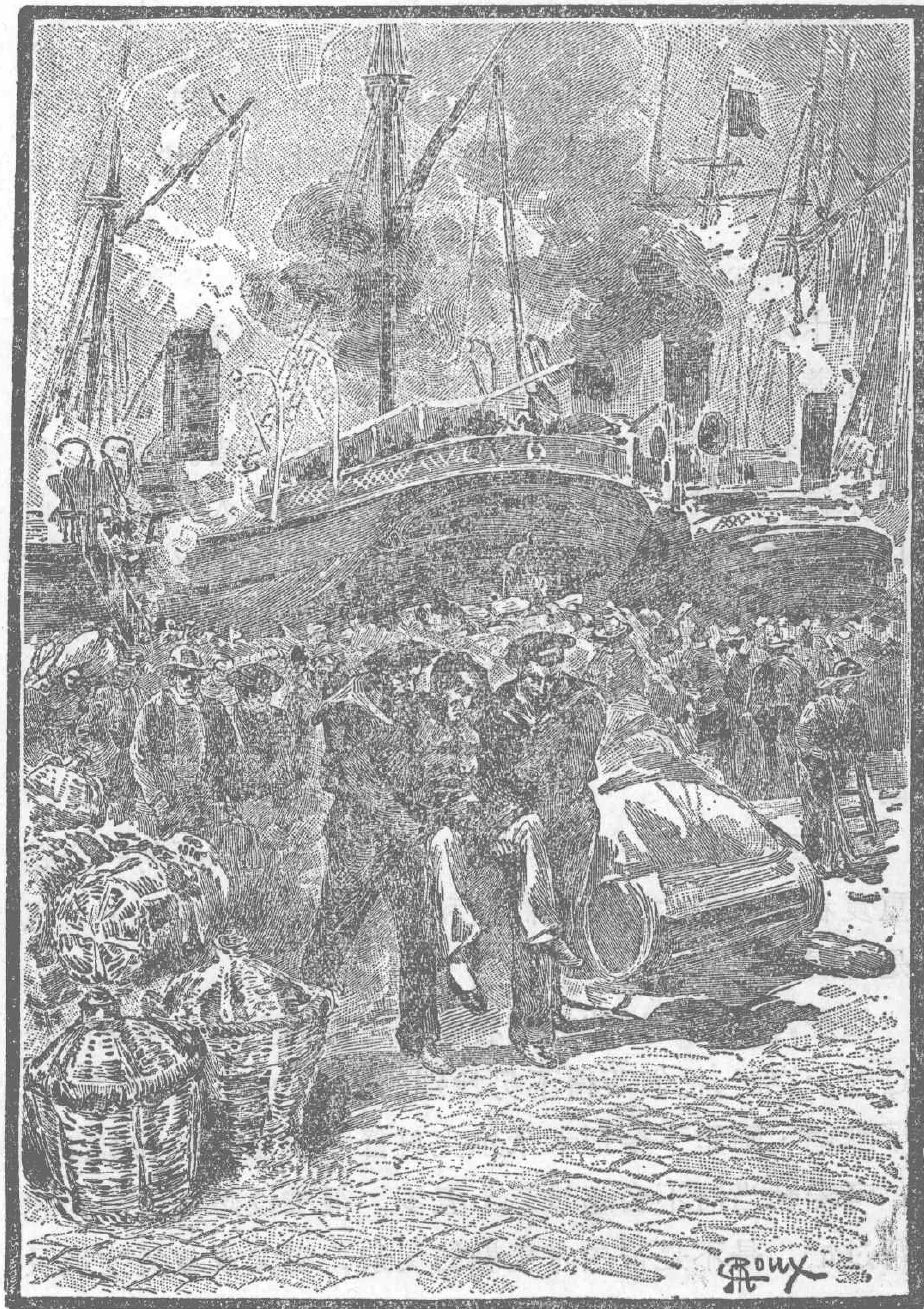
朱埃勒给爱诺卡特写了一封长信。他向她叙述了在卢安戈所发生的一切。他说，他那固执的叔叔又要把他们投入一场新的远征。谁知道任性的总督将来要把他们发落到何处呢？他还补充说，照他看来，昂蒂费尔师傅正准备象一个犹太流浪汉那样周游世界，不到他发疯被捆绑起来，是不会罢休的——这肯定会发生的。他的大脑已被屡屡失败刺激得够呛了，到了极危险的程度……

这一切都令人忧伤……他们的婚事遥遥无期……

朱埃勒刚把这封感伤的信发出去，大家便搭上了马赛到巴黎的特别快车。然后换乘巴黎到加来[①]的快车，再搭从加来到多佛尔的轮船，再乘从多佛尔到伦敦的火车，最后再跳上从伦敦开往爱丁堡的特快。六个人仿佛拴在同一条链子上！这样，六月二十五日晚上，他们在帝国旅店订好房间，便开始寻找蒂尔考麦勒先生。嘿！真令人惊讶！蒂尔考麦勒只不过是个教士呀！他的地址是北桥街17号，他们很容易就打听到了。这位对地球上的财富不屑一顾的人可是尽人皆知，无人不晓呢。他们到了他的寓所，可此刻他正在

---

① 法国北部多佛尔海峡港口，离英国多佛尔港仅三十余公里。



他象没有生命的包袱一样，被抬下了船。

教堂讲道。于是，他们又赶到教堂。

昂蒂费尔师傅一行打算在讲道完毕之后和他接头，陪他回家，告诉他最近得到的那个情况……真见鬼！人家给他带来了亿万财富，他不会因来访不适时，被打扰，而不高兴的！

这其中还真有点儿名堂呢！

在卡米尔克总督和这位苏格兰教士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昂蒂费尔师傅的父亲救过那位埃及人的命……是的。银行家赞布哥帮那位总督救出了财富……不错。因此，从感恩报德的角度来看，他俩应该当财产继承人。是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蒂尔考麦勒神甫也同样有权享受这种报答呢？是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是在何等奇特的情况下，一个教士为卡米尔克总督尽过微薄之力呢？……既然这位教士持有找第三个小岛的纬度，他肯定也是帮过什么忙的……

"这回可遇上了一位善良的……"昂蒂费尔师傅一个劲地重复着。吉尔达·特雷高曼和他抱有同样的看法……也许是幻想！

但是，当我们这些探宝者发现在讲台上的人年纪尚未超过五十岁时，他们不得不另找别的解释办法了。事实上，穆罕默德·阿里下令把卡米尔克总督囚禁在开罗监狱时，蒂尔考麦勒当时不会超过二十五岁。很难设想他过去为总督帮过忙。是不是蒂尔考麦勒的父亲，祖父或叔父为埃及富翁效过劳呢？

然而，这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如马永巴海湾的文件

所指出的那样，这位教士握有珍贵的纬度。天黑前，其来龙去脉会搞清楚的。

他们来到了教堂，面对着讲台。昂蒂费尔师傅、赞布哥、萨伍克眼睛盯着这位虔诚的说教者，对他所说的半个字也不懂。朱埃勒听懂了，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在继续讲着。一直为阐述同一个主题施展他的辩才。他敦请国王们把皇室的经费抛进大海，敦请皇后们扔掉她们首饰上的钻石，请富人毁掉他们的财富。以这样一种劝人进教的热情，念叨一大堆蠢话，简直是痴人说梦，办不到呀！

朱埃勒目瞪口呆，他嘟哝着：

"又遇上麻烦啦！……肯定，我叔叔没交好运！……真是的！我们那位恶作剧的总督竟然交结了这么一个魔鬼附身的人！……向这么一个死硬派教士请教寻找财宝的办法！……如果财宝一旦落入他手，他准会迫不及待地将其毁掉！……糟糕呀！这次我们又遇上一个出乎意料的障碍，这大概可以结束我们进行的远征了。我们将遭到断然的，不容辩驳的拒绝。这样，蒂尔考麦勒神甫可就大大争得人心了！不过，这可要我叔叔的命了，他的理智经受不起这个打击！……赞布哥和他，可能还有纳吉姆将会不惜一切，孤注一掷，向这位神甫去夺取秘密……严刑拷打他……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的，瞧吧！我呢，我就听其自然吧……好吧，就让那个家伙保守他的秘密吧！我不知道是否象他所宣扬的那样，亿万财富不等于幸福。但是，不管怎么说，为寻找埃及人的财富而奔波，我的幸福可就无止境地推迟

了！……既然蒂尔考麦勒不会同意拿出他的纬度和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搞到的经度相交叉，我们就只好安安生生地回法国去……”

“当上帝发布命令的时候，大家应该服从！”这时，讲道者说道。

“我的意见也是这样，”朱埃勒想，“我的叔叔应该听从！”

但是，讲道仍在继续着，没有任何理由不让他永远讲下去。昂蒂费尔师傅和银行家明显地感到不耐烦了。萨伍克舔着他的小胡子。公证人由于不再在甲板上了，便没什么不安的了。吉尔达·特雷高曼目瞪口呆，摇着头，竖起耳朵听着，试图抓住几个词，却也枉然。

说实在的，大家都向青年船长投以询问的目光，似乎在问：

“这个家伙如此狂热，到底在说些什么？”当人们以为已经完结时，他却又讲了起来。

“嘿！朱埃勒，他在讲什么呢？”昂蒂费尔师傅不耐烦地喊起来，这引起了听众的一阵低语。

“我就告诉你，叔叔。”

“如果他不怀疑我给他带来的消息，这个唠唠叨叨的家伙早得跳下讲台来接待我们了……”

“嘿……嘿！”朱埃勒以一种奇特的语调说道。昂蒂费尔师傅可怕地皱起了眉头。

但是，世界上凡事总得有结束的时候——即使苏格兰自由教派教士的讲道也不能例外。人们感到蒂尔考麦勒神

甫开始作结论了。他的语调更加恳切，两手指天画地，比喻更加大胆，诘责更加咄咄逼人。对财富的占有者，对手握金币的人准备给以最后的棒击和刀砍，命令把金钱扔到大火里烧掉，如果人们不愿死后在阴曹进火坑的话！于是，他以演说者神情高迈的动作，暗示他就是赫赫有名，如雷贯耳的教会代表：

“在这个地方，”他大声疾呼道，“过去有一个公共的天平，人们把心术不正的公证人和其他歹徒的耳朵钉在上面，这样，在最后判决的天平上，受到了无情的度量。你们的金子要是重，秤盘便会坠入地狱！”

他以一个如此扣人心弦的形象来结束讲演，真是难得呀！

蒂尔考麦勒神甫作了一个道别的手势，仿佛在教堂的讲台上为教徒们祝福。然后，他突然消失了。

昂蒂费尔师傅、赞布哥和萨伍克已打定主意在教堂门口等着，拦住他，同他谈谈，直接了当地问问他。难道他们等到第二天七、八点钟再谈都不成吗？难道他们由于好奇心连一夜都忍耐不了？……不！他们迫不及待地向中间门廊走去，在那些善男信女中间撞来撞去。在这种场合，人们对此种无礼举动都白眼相送。

吉尔达·特雷高曼、朱埃勒和公证人跟随其后，举止合体。不过大家都白费了力气，蒂尔考麦勒神甫想在一片喝采声中走脱，——这种喝采是他关于鄙视财富的布道演讲的唯一收获，——他从侧门出去了。

皮埃尔·塞尔旺·马洛和他的伙伴们在回廊的台阶上

白等了。他们在信徒中间找他，问问这个，问问那个……这位教士穿过人群时没留下任何痕迹，就象水中的游鱼，空中的飞鸟一样。

大家呆在那儿，垂头丧气，面面相觑，气呼呼的，仿佛魔鬼从他们手中把渴望已久的猎获物夺走了似的。

"好吧，到北桥街十七号去！"昂蒂费尔师傅叫了起来。

"但是，叔叔……"

"在他睡下之前，"银行家补充说，"我们将从他手中夺到……"

"但是，赞布哥先生，"

"别说了，朱埃勒！"

"不，叔叔，我有一个主意。"

"关于什么呢？"怒不可遏的昂蒂费尔师傅问道。

"关于蒂尔考麦勒刚才所宣扬的。"

"那能帮我们什么忙？"

"叔叔，关系太大了。"

"你在开玩笑吧，朱埃勒？"

"没有比这更严肃的了，我甚至可以说没有比这对我们更不幸的了！"

"对我吗？"

"是的，您听听！"

朱埃勒只用三言两语就把蒂尔考麦勒神甫的思想和他在冗长教义中所坚持的论点给大家点明了。照此看来，如果他固执己见，世界上的亿万财富不久都得沉入大海的深渊！

银行家垂头丧气——萨伍克也没精打采，尽管他假装啥也听不懂。吉尔达·特雷高曼作了一个失意的鬼脸。肯定无疑，他们的头上都被击了一闷棍。

然而，昂蒂费尔师傅可没给弄得萎靡不振，他以讽刺口吻对侄子说：

“笨蛋……蠢货……白痴！……当人们衣袋空空，分文没有的时候，才会鼓吹这些呢！……三千万法郎送到他的府上，看那位蒂尔考麦勒是不是会把它抛到水里去！”

显然，这一回答对人心的理解是再深刻不过了。不论如何，大家决定不能就此罢休。不过，商议后，他们还是没有当晚就追到神甫的寓所去。六位先生秩序井然地回到了他们下榻的帝国旅店。

第十二章

教士守口如瓶，想从他嘴里掏出秘密并不容易

蒂尔考麦勒的寓所位于卡诺卡特区，老城最著名的黑烟大街，昔日的贵族就是这样称呼的。这所房子和约翰·诺克的府第毗连。府第的窗子经常开着，近十七世纪中叶时，这倒便于那位苏格兰宗教改革者——约翰·诺克向人群发表演说。和这样的同行为邻，蒂尔考麦勒神甫自然十分高兴，因为他也是致力于改革的。显而易见，他并不是从

窗口那儿讲道。

事实上，在这个寓所里，他住的那间屋子的窗户不是朝街的。从后边，倒可以鸟瞰北方的峡谷，那儿有铁路线纵横交织，现在已变成公园了。从另一侧，窗子在第四层，朝峡谷的那一侧却不是这样，由于地势高低不同，第九层才有窗子。从如此高度讲道怎么能听见呢！

总之，这是一所黯淡而又不舒适的房子，被称作妓院的房子全是这样的：四周全是小胡同，污秽不堪。卡诺卡特这个古老市区的大部分也是这个样子。在历史上它曾被称为霍利赫德城堡或爱丁堡城堡，不管叫什么名字，它一直是苏格兰的四大要塞之一，根据同盟条约它始终承担着防御义务。

第二天，六月二十六日，昂蒂费尔师傅和银行家赞布哥由朱埃勒陪同，来到这所房子的门前。旁边教堂的大钟正敲完八下。勃·奥马尔没有被邀一道前来，因为首次打交道，他在不在场无所谓。因此，萨伍克没能参加拜访，只好干着急。如果教士交出纬度，他不在场，就不可能了解底细——这样，他就无法抢在圣马洛人之前去找三号小岛了。

至于驳船船长，他待在旅馆，边等着访问者的归来，边欣赏王公大街的美景和沃尔特·斯考特富丽堂皇的建筑。朱埃勒不能不陪着他叔叔；至少，当翻译少不了他。况且，可以想象，他是多么急于知道新的小岛的位置呀！异想天开的卡米尔克总督是否还打算把他们打发到新大陆的海洋上去。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萨伍克由于被排除在外，怒不可遏。和平常一样，他又向勃·奥马尔大动肝火。在合法继承人离去后，倒霉的公证人可就吃上苦头了，脏字，辱骂，可怕的威胁如倾盆大雨向他袭来！

“是的，全怪你，”萨伍克喊道，把房间的桌椅，家俱弄得乱七八糟，“你这个愚蠢的家伙，我非抽你一顿鞭子不可！”

“大人，我已竭尽全力……”

“不，你没有！你要把那个臭水手纠缠住，向他声明你的在场是必不可少的。至少，你在场的话，可以获得些情况，告诉我有关新的小岛的一切……我也许在他们之前会抢先到达小岛！……真该让真主掐死你！我的计划第一次在马斯喀特落空，在马永巴第二次落空，看来，第三次又要落空了！……为何落到如此地步，因为，你站在那儿从不动弹，象一只鹤标本似的……”

“请原谅，大人……”

“告诉你，如果我失败了，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这场口角就这样进行着，而且变得十分激烈，以致惊动了驳船船长，他向他们的房间走去。不过，萨伍克是用埃及话大发雷霆，真算他走运。如果他用法语大骂勃·奥马尔，吉尔达·特雷高曼就会知道他罪恶的企图了，会发现冒名纳吉姆的是何许人也，晓得该怎么对待他了。

然而，虽然没听出什么来，他已感到大为吃惊。实习生萨伍克对勃·奥马尔那么粗暴，足以证实青年船长的怀疑是有道理的。

昂蒂费尔师傅，赞布哥和朱埃勒跨进神甫的宅门后，便

开始踏上木板楼梯，手扶着吊在墙上的油腻绳子。尽管驳船船长已掉了一部分脂肪，他也爬不上这狭窄、阴暗、螺旋式的楼梯。

来访者走到第四层楼梯的尽头，这已是这所楼房这一侧的最后一层了。在一个雕成半圆形，峨特式的尖拱上写着：蒂尔考麦勒神甫。

昂蒂费尔师傅舒了一口气，甚感满意。然后他便敲门。

半天没有听到回答。教士难道没在家？……请问，他会那样做吗？……人家给他带来的可是几百万财富呀！……

他第二次稍稍用力敲着门。

这次，房间里传出来轻轻的声响，但不是门响，而是门上的那个小窗口打开了，窗口的上边写着蒂尔考麦勒的名字。

从小方洞露出一个脑袋——戴着高礼帽，一眼便可看出这是教士的头。

“您有何贵干？”蒂尔考麦勒问道，声调表明他不喜欢别人打扰他。

“我们想和您谈谈。”朱埃勒用英语答道。

“什么事？”

“一件重要的事……”

“重要的事也好，不重要的事也好，我都没有。”

“啊，怎么？他开门不，这位神甫？”昂蒂费尔师傅对这么多的讲究十分厌烦，叫了起来。

但是，当教士听完他讲话后，立即用法语回答，他操法

语好象讲本族语一样：

“你们是法国人吗？”

“是的，法国人……”朱埃勒答道。

为了尽可能和这位教士拉上关系，他又补充说：

“就是昨天听您讲道的法国人……”

“你们这些法国人打算改变信仰，信我的教义吗？……”教士激烈地辩驳道。

“有可能，神甫……”

“相反，他倒将要改变信仰，信我们的学说！”昂蒂费尔师傅嘟哝着。况且，他若是愿意放弃他那份……

门打开了，这些所谓新入教的信徒站在了蒂尔考麦勒神甫的面前。

从朝北方峡谷开的那扇窗子射进来一丝亮光。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张铁床，上面铺着一个草垫子和一床被子。在另一个角落里，摆着一张桌子和一些盥洗用品。坐的只是一个小凳，还有一个关着的立柜，大概是放衣服用的。在一个架子上放着几本书，其中有本传统的《圣经》，是精装的，书角已经磨损了。此外，还有各种文件、一些笔、文具匣等。没挂窗帘，也没有别的幔帐之类。石灰粉刷的墙壁光光的，上面没张挂任何东西。床头桌上，放着一盏槽灯，灯罩很低。这既是卧室又是工作室，陈设简单，没什么多余的东西。教士在邻近的一个饭馆用饭，请相信，那肯定不是什么时髦的酒店。

蒂尔考麦勒神甫身着黑色衣服、打褶的长袍很瘦，紧紧地包在身上，领子那儿露出白色领带的上缘。当这些外国

人走进来时，他脱下了帽子。他没向来客让座，因为他所能提供的座位只是一只小凳子。

从天而降的百万财富就是落在这个连三十个先令[①]都不值的隐居者的小屋里吗？

昂蒂费尔师傅和银行家赞布哥面面相觑，他们如何发动攻势呢？既然这位共同接受遗产的人会讲法语，朱埃勒就没必要介入谈话，他只能当一名观众了。他情愿这样。不过，他还是带着好奇的心情观看这场战斗。谁将是胜利者？……他大概尚不能预见，他叔叔或许会取胜吧？……

开头，事情的进展要比昂蒂费尔师傅想象的难办得多。当他得知教士是个顽固的家伙，及其对财富的见解之后，他认为得采取适当的，巧妙的手法，说话要有节制，一点点试探，慢慢地引导蒂尔考麦勒神甫交出他握有的卡米尔克总督的信。

毋庸置疑，这封信上写有新的纬度数字——但愿是最后一个纬度。

赞布哥的意见也是这样。关于此事，他不止一次地责怪他未来的内弟。但是，炮筒子脾气的圣马洛人能够克制自己吗？处于这种思想状态，他是否稍遇障碍就暴跳如雷，致使事情砸锅呢？

不管怎么说，反正不是他先开口。当三位来访者站在一起，挤在房间里时，蒂尔考麦勒神甫以传教士的姿态站在他们对面。他深信这些来客已心悦诚服地拜倒在他的学说

---

① 英国货币单位，二十先令为一镑，十二便士为一先令。

面前，一心想着再向他们把那些理论大大地讲述一番。

"兄弟们，"他说道，合着双手，表示感激的样子，"我感谢造物主给了我说服人的天赋，得以打动你们的心，厌恶财富，从心底接受将尘世间财富抛弃贻尽的理论……"

听到这个开场白，看看两位继承人的脸色吧！

"兄弟们，"教士继续说，"当毁掉你们所拥有的财富……"

"毁掉我们尚未到手的财富！"朱埃勒的叔叔大叫起来。

"……你们将给大家树立一个榜样，所有把物质生活看作高于精神生活之上的人都将效仿你们……"

昂蒂费尔师傅颚骨突然一动，小石头从一个腮帮滚到了另一边。赞布哥似乎对他耳语说：

"您还不马上向这个饶舌的家伙，说明我们的来意吗？"

圣马洛人点头称是，并自语道：

"不成，我不能让这个出家人再给我们念他昨天念过的经了！"

蒂尔考麦勒神甫张开双臂，好似在欢迎领悟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句箴言的孽子，满怀深情地说：

"我的兄弟们，请问你们尊姓大名，以便……"

"问我们姓甚名谁吗？蒂尔考麦勒先生，"昂蒂费尔师傅打断了他的话，"我们的姓名和身份是：我，昂蒂费尔师傅，皮埃尔·塞尔旺·马洛，退休的近海航行船长；朱埃勒·昂蒂费尔，我侄儿，远洋航行船长；赞布哥先生，突尼斯的银行家……"

教士向桌子走去，以便登记名字，他说道：

“毫无疑问，你们给我带来了要放弃的，准备毁掉的财产……大概有几百万法郎吧？”

“蒂尔考麦勒先生，真有几百万呢！您得到您那份以后，愿意毁掉，您就毁掉好了……但是，我们怎么做，那是另外一回事……”

瞧！这一下昂蒂费尔师傅又走上岔道了。朱埃勒和赞布哥对其含义颇为明白。教士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他皱起眉头，眼睛转向一边，张开的双臂收回到胸前，好似关上了保险柜。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先生们？”他向后退了一步问道。

“怎么回事？”昂蒂费尔师傅反问道。“好吧，朱埃勒，你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向他说说吧，因为我可能说得不会恰如其分！”

朱埃勒干脆利索地讲了起来。他叙述了大家所知道的卡米尔克总督的种种情况；他爷爷托马·昂蒂费尔所做的好事；谈了和银行家赞布哥的关系，亚历山大公证人——遗嘱执行人勃·奥马尔来访圣马洛一事，一号小岛所在的阿曼湾的旅行；接着是到二号小岛所在的马永巴海湾，在那儿发现了第二个文件，这使得两位遗产继承人不得不来找第三位继承人。这第三位继承人不是别人，正是爱丁堡的蒂尔考麦勒神甫大人。朱埃勒如此这般地说了一番。

朱埃勒讲述的时候，教士纹丝不动地听着，真是眼不露神，筋不跳，泰然自若，胜似一尊不会动弹的大理石的或铜

的雕像。青年船长讲完之后便问蒂尔考麦勒神甫，是否他和卡米尔克总督有什么关系。

“没任何关系。”教士答道。

“那您的父亲呢？”

“可能吧。”

“可能的说法不能算作回答呀！”朱埃勒指出这点后，又竭力使他叔父镇静下来；这位老兄转来转去，仿佛被什么东西叮了一口似的。

“我只能如此回答，别无奉告……”教士冷冷地反驳道。

“紧盯着他问下去，朱埃勒先生，问下去……”银行家急忙说道。

“我会全力以赴的，赞布哥先生……”朱埃勒回答。

于是，他又向神甫追问下去，可是这位神甫的态度十分坚定，执意缄口不言。

“我可以再向您提一个问题吗？”朱埃勒问道。

“当然可以……就象我可以不回答您那样。”

“就您所知，您父亲去过埃及吗？”

“没有。”

“没去过埃及，至少到过叙利亚吧，更明确地说，去过阿勒坡吧？”

大家还记得，卡米尔克总督在回到开罗之前，在这个城市曾住过几个年头。

蒂尔考麦勒教士迟疑了一会儿，他供认他父亲在阿勒坡住过，并和卡米尔克总督有来往。因此，毋庸置疑，同托

马·昂蒂费尔和银行家一样，所说的蒂尔考麦勒神甫的父亲也曾是卡米尔克总督的恩人。

“我现在要问您一下，”朱埃勒又说，“您父亲是否收到过卡米尔克总督的一封信……”

“收到过。”

“信里是否写有埋藏一笔财富的小岛的位置？”

“是的。”

“那封信里有小岛的纬度吗？”

“是的。”

“信里曾说过一位名叫昂蒂费尔和一位名叫赞布哥的人某一天为此将登门拜访蒂尔考麦勒，对吧？”

“是的。”

教士的这些“是的”如同铁锤的敲击声，越敲越猛。

“那好啊，”朱埃勒又说道，“昂蒂费尔师傅和银行家赞布哥就在您面前，如果您能告诉他们总督的那封信的内容，他们了解情况之后，马上便可以启程去完成立遗嘱人的心愿了。您和他们俩，你们三位是遗产的继承人。”

当朱埃勒讲话时，昂蒂费尔师傅竭力耐着性子，待在原地没动。不过，当然血涌上头时，他满面通红；当血液又流回心脏时，脸又变得刷白。

教士没马上讲话，过了片刻，他终于绷着脸说道：

“你们到了埋藏财宝的地方之后，准备干什么呢？”

“见鬼！把它挖出来呗！”昂蒂费尔师傅喊了起来。

“挖出来之后呢？”

“把它分成三份！”

“你们打算拿你们的那份干什么……”

“想用它干啥就干啥，教士先生！”

圣马洛人一言即出，驷马难追了。

“是这么回事，先生们！”他两眼冒火，反驳说。“你们想利用那些财富去过花天酒地的生活，去满足你们的种种欲望，换句话说，去增加人间的不平！……”

“对不起，让我说说！”赞布哥打断他的话，说道。

“不，……我不允许你说下去！我要你们回答下面这个问题：如果财富到了你们手里，你们保证将其毁掉吗？”

“谁愿意把自己那份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银行家支支吾吾地反驳说。

皮埃尔·塞尔旺·马洛肺都气炸了。

“问题不在于此，”他叫道，“你大概还不知道那宗财宝的价值吧？”

“这对我毫不重要！”

“价值一亿法郎……一亿……其中三分之一，就是三千三百万，那是属于您的……”

教士耸了耸肩。

“要知道，神甫先生，”昂蒂费尔师傅又说，“立遗嘱人让您告诉我纬度，您拒绝做，那办不到！”

“真的！”

“人们没权利把一亿法郎搁在那儿，无所用场，有人会偷走的，您知道吗？”

“我不这样看。”

“您要知道，如果您执意拒绝那样做，”忍无可忍的昂蒂

费尔师傅吼叫起来，“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把您送上法庭，控告您是个丧尽廉耻的遗产继承人，是个坏蛋……”

“是个坏蛋！”教士重复道，他也抑制不住满腔怒火了。

“事实上，先生们，你们愚蠢有余，却勇气不足！你们以为我会同意把那亿万法郎挖出来，会同意再给死人加上一亿法郎的赎罪费；你们以为我会对我的教义口是心非，让苏格兰自由教会的信徒把成亿法郎抛到我脸上吗？”

瞧，蒂尔考麦勒神甫还真有两下子，满腹的雄才辩略呢！朱埃勒倒情不自禁地赞赏起这个狂人来了。然而，他的叔父却怒火万丈，准备向教士扑过去。

“你交不交出来？”圣马洛人喊道，捏着拳头向前冲去，“给不给，告诉我们总督的信不？”

“不！”

昂蒂费尔师傅满嘴都是泡沫了。

“不给？”他重复道。

“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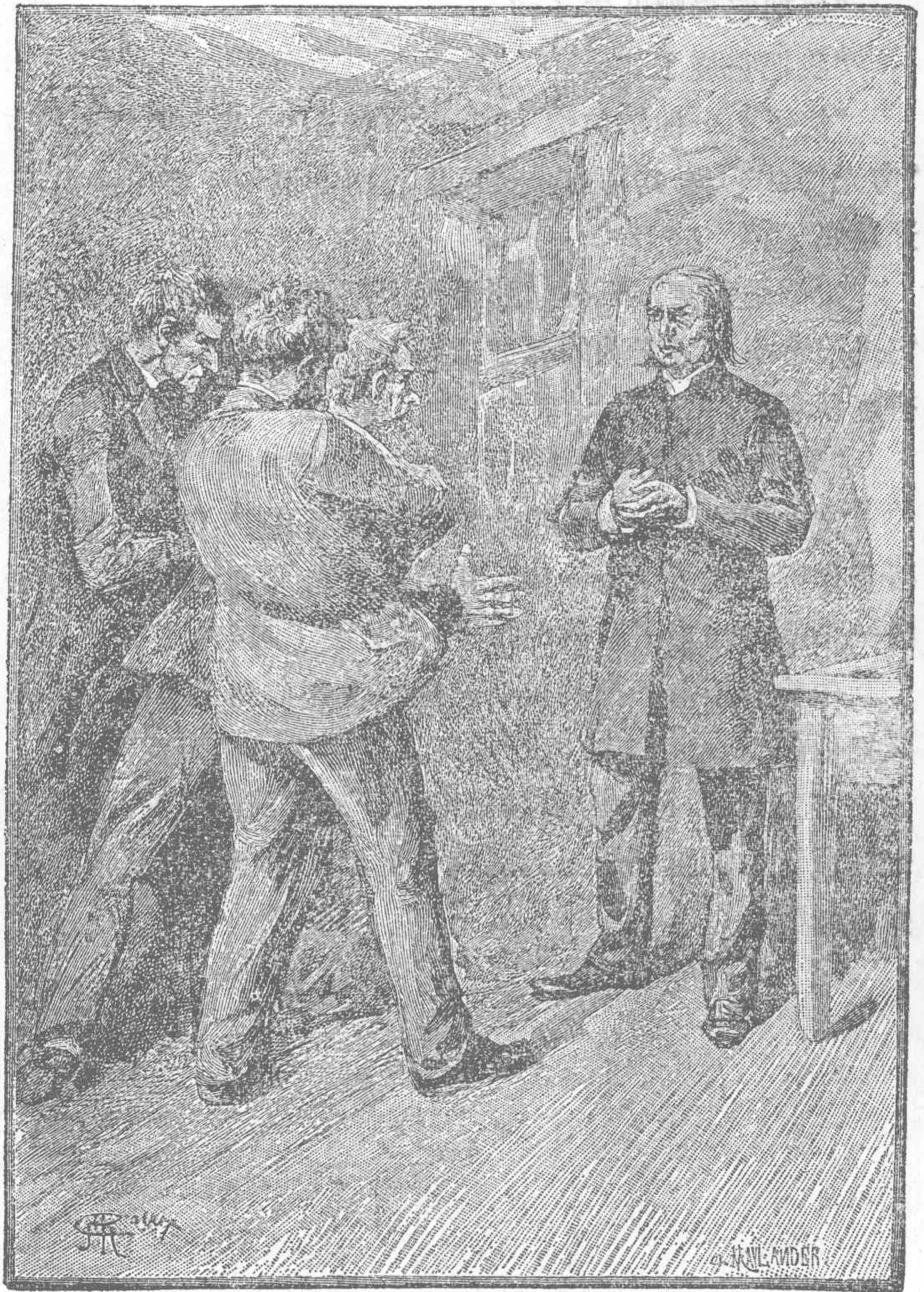
“啊！无赖！……我会叫你把信交出来的！”

朱埃勒不得不进行调解，以免他叔叔动手行凶。圣马洛人一下子把他推开了……他真想把教士活活扼死，可教士却泰然自若……他要搜遍整个房间，衣柜和文件。自然，搜家并用不了多少时间。但是，他被蒂尔考麦勒的简短、断然的回答制止了：

“找也白找……”

“那为什么？”银行家赞布哥问道。

“因为信已不在了……”



"啊！无赖！……我会叫你把信交出来的。"

“您把它弄哪儿去了？”

“我把它烧了。”

“烧了……他把信烧了！”昂蒂费尔师傅大声怒骂道，“穷光蛋！……一封写有上亿法郎秘密的信……将永远揭不开谜底了！”

这倒是事实。无疑，那是为了不让人得到它——使用它是违背蒂尔考麦勒的道德准则的——他把那封信烧掉已有好几年了。

“现在……你们出去吧！”他向来访者指着屋门说。

文件毁掉了……再也无法找到小岛的方位了！……昂蒂费尔师傅挨了当头一棒。银行家赞布哥也是如此，他竟象一个刚被抢走了玩具的孩子似的，哭了起来。

朱埃勒不得不把两位遗产继承人先推到了楼梯，然后又把他们推到大街上。于是，三人向帝国饭店走去。

客人走后，蒂尔考麦勒神甫张开双臂面向苍天，感谢上帝授命于他制止了恶习的泛滥，上亿法郎会给人间带来多少罪孽呀！

第十三章

这出悲喜剧的第三个角色，换句话说，那个“背信弃义的家伙”不见了

激动、颠狂、胆颤心惊、心烦意乱、忐忑不安，几经希望与失望，昂蒂费尔师傅再也经受不住这数不清的折磨了。人的体力、精力总是有限度的。这位近海航行的船长，也不可能例外。朱埃勒那位历尽艰辛的叔叔一被扶回旅店，就卧床不起，发起高烧，烧得胡言乱语，其后果不堪设想。种种尔虞我诈的场景萦绕在脑际。这场远征在就要马到成功的时刻，一下子中断了，再进行新的探索也无济于事。那笔巨额财富，人们大概永远找不到它的去向了。第三个小岛隐没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汪洋大海上。唯一能提供小岛确切情况的文件，被那个该千刀万剐的教士毁掉，化成了灰。即使严刑拷打他，他也不会把那个纬度说出来，他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是的，圣马洛人的理智怎能经受得起这最后的打击呢，实在令人担心。请来了一位医生，他认为病人不久便会精神错乱。

大家不惜一切给他治病。他的朋友吉尔达·特雷高曼和他的侄子朱埃勒守在一旁，寸步不离。如果他康复的话，他们可真该得到他的报答呢。

一回到旅店，朱埃勒便把情况告诉了勃·奥马尔。萨伍克通过奥马尔才得知教士拒绝交出纬度。可以想象，此刻，假纳吉姆该是多么恼火，但是，这次，怒火并没外露——料想那个倒霉的公证人准得又挨一顿痛打。假纳吉姆可算费尽心机，他大概设想，昂蒂费尔师傅搞不到手的秘密，他可能弄到，并且为己所用。为此，他全力以赴。人们发现从那天起，他在旅店一直没有露面。

至于驳船船长，当他听完朱埃勒讲述了对教士的拜访之后，说道：

“我看事情到此了结了，对不对，你看呢，小伙子？”

“的确，特雷高曼先生，在我看来，让那个顽固家伙开口，实在不可能……”

“真是咄咄怪事，给他带来亿万财富……他竟然不受！”

“哼，亿万财富！”青年船长摇着头反驳了一句。

“你不相信，朱埃勒？……那你可错了！”

“您变化可真大呀，特雷高曼先生！”

“哪里话……只不过，自从找到钻石以后罢了！当然，我不是说亿万法郎就在第三个小岛上，但是，总有可能呀……糟糕的是，因为那个教士什么也听不进去，小岛的位置就甭想知道了！”

“好吧，特雷高曼先生，尽管在马永巴找到了那两颗钻石，我还是认为那位总督在玩弄一场大骗局……”

“不论如何，这让你那可怜的叔叔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朱埃勒，现在最紧迫的是把他从中解脱出来！但愿他的大

脑神经受得住！我们就象慈善的侍女那样来护理他吧。当他病体康复，有力气旅行时，我想他会同意返回法兰西……重温昔日安定的生活……”

“啊！特雷高曼先生，他怎么会不想回到高房街的家宅去呢？”

“小伙子，你呢，你也回到我们可爱的爱诺卡特的身旁！……对了……你给她写信了吧？”

“我今天就给她写信，特雷高曼先生。我想，这次可以通知她，我们肯定会返回家园了！”

几天过去了，病人的情况没有变坏。开始，烧得很厉害，后来慢慢降下来了。但是，医生对可怜的病人的理智仍然放心不下。说实在的，他已判若两人。不过，他还认得出他的朋友特雷高曼，侄子朱埃勒以及未来的妻兄。说句心里话吧，要是有哪位姑娘有终身甘当处女的本领，难道不就是塔莉丝玛·赞布哥小姐吗？她已年近半百，在马耳他的闺楼上，心急如焚地窥探着丈夫的出现……然而，没有财宝，便没有丈夫，因为二者是互为补充的。

驳船船长，朱埃勒都离不开旅店。病人不停地呼叫他们。他要求他们日夜守在他的房间，听他诉说苦情，谩骂不休，特别是对那个该死的教士的威胁。他叫嚷要跟他打官司，到镇法院去，到宗教法庭去，找英国司法行政官，甚至上告到最高刑事法院，直至向爱丁堡法院起诉……法官能够迫使他讲话的……当一个字在这个国家便能吐出亿万法郎时，缄口不言是绝不会允许的……教士为此将受到最严厉、最可怕的惩处。如果绞刑架不是用来对付这类坏蛋的话，

该吊死谁呢!……

昂蒂费尔师傅从早到晚喋喋不休。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轮流守护他，只在他发作时，两人才一块看护。病人要跳下床，走出房间，跑到蒂尔考麦勒教士家去，用手枪砸碎他的脑袋。这时，只有驳船船长的强有力的手腕子才能把病人制止住。

因此，尽管吉尔达·特雷高曼十分渴望观赏一下爱丁堡这座雄伟的石头城，也不得不放弃了。当他朋友病情好转，或者至少在恢复平静之后，再补偿这损失吧……那时，得去看看苏格兰过去的王宫、奥利赫德宫、皇室的住房、玛丽·斯图雅特的卧室，该卧室仍保持着她失宠时的样子……他还想登上诺卡特山，直到卡斯特尔。卡斯特尔高傲地耸立在火成岩的山石上，从那儿，还可眺望苏格兰雅克四世和英国雅克一世降生的那间小屋。至于阿赫杜尔·斯阿特山，他是一定要爬上去的，从西边看，这座山好似一只睡狮，卧在海拔二百四十七米以上，从那儿可纵观全城，城市座落在山峦之上，和凯撒城颇为相似。站在山顶，视野可一直延伸到利思城，它是爱丁堡在福思湾的真正的港口，向远望去，是漫长的海岸、邦·洛蒙、邦·勒底峭壁以及拉买尔木尔·依尔群峰，再往远方，则是无边无涯的大海……

大自然的风光美不胜收，人间奇迹巧夺天工。由于教士的固执态度，财宝丢掉了，驳船船长为此感到十分惋惜。此刻他又不得不守在那位急性子病人的床头，不能去观赏一番美景，实在心急如焚。

因此，我们这位大好人只好透过旅店半开的窗户，眺望

那著名的沃尔泰斯考特建筑，它那峨特式的屋顶耸入天空近二百尺，里边有当地著名小说家所创造的五十六个英雄的形象。

当吉尔达·特雷高曼的目光移开王公大街，转向卡尔敦·希尔时，他瞥见了天文馆上的金色大圆球。当太阳越过城市子午线时，圆球低垂下来，表明这一时刻的到来。

这有什么可看的！……它一直就是这样的！

使得蒂尔考麦勒教士大得民心的传闻先在卡诺卡特区，接着在全城流传开来。人们说这位著名的教士是一位言行一致的人，他刚刚拒绝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遗赠。有人说这笔遗产有几百万，甚至有几万万，可是他都宁愿舍弃。大概教士准备把这种对他有利的流言大肆宣传一番，并不想保守什么秘密。报纸大抢其新闻，版面上登的全是有关卡米尔克总督埋藏在某个神秘小岛上那宗财宝的消息。关于小岛的位置，已知的文件的真实性，蒂尔考麦勒教士一概不予否认。尽管另外两位遗产继承人是必不可少的，但事实上，一切全取决于他。况且，人们尚不了解事情的全部细节，甚至连昂蒂费尔师傅的大名还未公布于众呢。在报界，有的报纸赞同苏格兰自由教会的这位大师的高姿态，而另一些报纸则对他进行了指责。因为，不论如何，那亿万财富总可以分给爱丁堡的穷人呀！难道那些钱财会繁殖后代不成，真是天晓得！

这笔财富本可以解救许多苦难的人们，万不可让它沉睡在海底，不为人所用。但是，指责也罢，赞扬也罢，蒂尔考麦勒教士并不在意，他决心完全不予理睬。

报纸披露这些消息的第二天，人们可以想象，神甫的第一次宣教获得了多么大的成功。六月三十日夜晚，善男信女成群结队而至，教堂里人们摩肩接踵，对面大街的十字路口都挤满了人，看来教堂再扩大两倍仍嫌太小。当教士出现在讲台上时，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这真和在戏院一般，观众不断地喝采，演员几次三番地谢幕。一亿，二亿，三亿——乃至几十亿，这就是这位不平凡的神甫可能占有的那笔财富的价值，而他却视如粪土！这位神甫又开始讲道了，人们听到了下面这样一句话，其效果自然是非同寻常的：

“有那么一个人，他只须一句话，就可以从地下取出亿万法郎，但是，他就是不说，此人就在这里！”

这次，昂蒂费尔师傅和他的伙伴们可并没在听众里边。不过，在教堂中部的一个柱子后面，似乎有一个陌生的听众，谁也不认识他，年纪最多三十至三十五岁，黑头发，黑胡须，表情冷酷，面孔令人生疑。他听得懂蒂尔考麦勒教士所讲的语言吗？我们不能肯定。不管怎么说，他却站在那儿听着，隐藏在半明半暗的地方，凝视着教士。他眼里闪着亮光，紧盯着教士不放。

一直到布道结束，这个人都是这副神态。当最后一句话激起听众的掌声时，他穿过人群，向教士走过去。他是想跟教士一起走，陪他出教堂，一直把他送回卡诺卡特的住所吗？不消说，他是打算这样作的。看，他已登上台阶，用双肘使尽全力把人挤开。

那天晚上，蒂尔考麦勒神甫不是独自回家去的。成千

上万的人拥着他，象欢呼一位英雄那样，把他高高举起来。前边提到的那个人紧随在他的身后，可并没和兴奋的人群一起喊叫。

当这位颇得民心的演说家走到家门前时，登上了一层台阶，向他的信徒们又讲了几句话，再次引起一阵新的欢呼！然后，他进了黑暗的通道，并没发现一位不速之客刚刚尾随着他走了进来。

街上的人群慢慢地散去，可仍人声沸腾。

当蒂尔考麦勒教士登上通向第四层的狭窄楼梯时，陌生人比猫走得还轻，蹑手蹑脚地尾随教士溜了进来。

到了楼梯尽头处，教士走进他的房间，随后关上了门。

另一个人停在了楼梯头，缩伏在一个黑暗的角落，等待着。

发生了什么事呢？……

第二天，这所房子的其他房客们没看到教士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按惯常的时刻走出家门，为之感到惊奇。甚至整个上午，人们都没看到他。好多来拜访他的人都吃了闭门羹。

这确实令人十分生疑，于是，下午，一位邻居认为应该报告警察局。警官和警察来到教士的住宅。他们登上楼梯，敲门，可是没人答应。于是，他们用军人所特有的臂力破门而入。

那是什么样的场面啊！门撬开了，他们走进去……把房间彻底搜索了一遍……原来，衣橱打开了，从里边取出来的衣服扔在地上……桌子弄翻了……台灯躺在一个角落



那是什么样的场面啊！

里……书和文件撒了一地板……被子扔在床边。瞧，蒂尔考麦勒教士被牢牢地拴在床上，嘴被堵着……

人们赶紧抢救，嘴堵得那么严实，教士已奄奄一息，或者说，他早已失去了知觉……有多长时间了呢？……只有他本人才能回答，如果他能苏醒过来的话……

必须给他用力按摩一番。幸好，连衣服都不用脱，因为他几乎是光着身子，衬衫被剥去了，胸和肩膀完全裸露着。

当一名警察按照常规要给他按摩时，警官禁不住惊叫了一声。他刚刚发现印在蒂尔考麦勒教士左肩上的字母和数字……

事实上，一个非常明显的棕色文身，刻在教士的白皮肤上……上边记载着：

北纬77°19′

这下子全明白了，那就是费尽心机寻找的纬度啊！……毫无疑问，教士的父亲为了使纬度不致丢失，当他儿子年轻的时候，将其刻在他的肩膀上了，就如同写在记事本上一样……

记事本可能会丢失，肩膀可丢不了！……事情就是这样，尽管他确确实实烧毁了卡米尔克总督给他父亲的信，蒂尔考麦勒神甫却仍占有以如此奇特方式记载下来的数字，他还从来没产生过好奇心，借助镜子读一下。

但是，当教士熟睡的时候，那个潜入到他房间的坏蛋肯定读过了……是的，就是这个坏蛋，他搜遍了柜橱，翻看所有的文件，可就在这时，教士突然发现了他……同他搏斗了一番，但是枉然……那个坏蛋先把教士绑起来，堵上嘴，便

逃之夭夭，留下了半死的教士……

这就是人们从蒂尔考麦勒嘴里获悉的细节。教士经医生诊治之后，终于苏醒过来，叙述了发生的一切……在他看来，此举的目的就是想抢走他拒绝交出价值上亿法郎的秘密……

教士在与其搏斗时，已完全看清了凶手的面孔，甚至能够准确地说出作案人的特征。为此，他讲到了他所接待过两个法国人和一个马耳他人的来访，并说这些人来爱丁堡就是为了向他询问有关卡米尔克总督遗赠之事的。

这对警官倒是一个线索，他立即开始了调查。两小时以后，警方得知，所说的外国人下榻帝国旅店已有好几天了。

昂蒂费尔师傅、银行家赞布哥、吉尔达·特雷高曼、朱埃勒和勃·奥马尔是幸运儿，他们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他们未参与此案。圣马洛人从未下过病床；青年船长和驳船船长寸步未离过房间；银行家和公证人也是片刻未离旅店。况且，他们之中谁和教士所说的特征都不相符。

因此，我们的探宝者没有被捕。我们知道，联合王国的监狱会高高兴兴放走这些客人的，不然得免费提供住宿和伙食呢！

不过，还有个萨伍克呢……

对啦，作案人是萨伍克，为了把蒂尔考麦勒教士的秘密弄到手，他才干出这一手的……现在他已读过了教士肩膀上的数字，从而控制了全局。此外，他手中还有在马永巴湾的小岛上得到的经度，这样，他便掌握了确定第三个小岛位

置所必需的全部条件。

苦命的昂蒂费尔啊！这最后的打击可真要使他发疯咧！

根据报纸披露的情况，昂蒂费尔师傅、赞布哥、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完全明白了，对蒂尔考麦勒教士下毒手的，正是勃·奥马尔的见习生。因此，在获悉纳吉姆溜走之后，他们确认：第一，他已经知道了文身的数字；第二，他已经出发，奔赴新的小岛，去挖掘那笔巨额之财。

朱埃勒完全不以为然，显得泰然自若。我们知道，他对纳吉姆早就半信半疑。吉尔达·特雷高曼则和青年船长有着共同的想法。至于昂蒂费尔师傅和赞布哥，却火冒三丈，怒不可遏，幸好，他们找到了公证人这个出气包。

不消说，勃·奥马尔比任何人都清楚，是萨伍克干的坏事，他用不着迟疑，就可得出这个结论。因为，他了解萨伍克的企图，知道他是个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亡命之徒。

在公证人经历过的各种场面中，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幕啊！遵照昂蒂费尔师傅的命令，朱埃勒去找他，把他领进了病人的房间。病人，难道在紧要关头，还能继续病下去吗？况且，医生也说过，昂蒂费尔师傅的病是肝阳上亢，他正好可以借此良机大发一通肝火，发泄过后便会病愈的！

不幸的勃·奥马尔受到了何种对待，这里就不打算赘述了。

他首先不得不供认对教士采取的行动是一次预谋的抢劫……是的，倒霉的奥马尔！……盗窃是纳吉姆的惯技！……这个书呆子怎么选他当见习生呢？他怎么会选这

么一个人当助手来协助执行遗嘱？……那不明明是一个坏蛋，一个禽兽，一个无赖吗？……他居然把他强加给昂蒂费尔师傅和他的伙伴，却没感到过害怕！现在，这个流氓，对，这个流氓逃之夭夭了，他掌握着第三个小岛的方位，他将会占有卡米尔克的亿万法郎……

要想逮住他大概是不可能了！……快去追这个土生土长的埃及匪徒吧！可这家伙口袋里有的是钱用来隐匿罪行，从而逍遥法外的……

"啊！……萨伍克！……萨伍克！"

这个名字从公证人嘴里吐出来，朱埃勒的猜疑便得到了证实……纳吉姆本不是纳吉姆，而是姆哈德之子——萨伍克，卡米尔克总督已剥夺了他的遗产继承权……

"怎么，……是萨伍克？"朱埃勒喊道。

勃·奥马尔想收回脱口说出的名字……他神色慌张，失魂落魄的样子，充分说明朱埃勒没有搞错。

"萨伍克！"昂蒂费尔师傅重复道，他一下子蹦下床来。

当他说这个令人厌恶的名字时，由于双颊用力过猛，嘴里的小石子象一颗子弹似地射了出来，正好打在公证人的胸口上。

诚然，那颗弹丸不会把他打倒在地，但他至少是挨了一脚，——这一脚可够厉害的，正踢在下腰，埃及的或别处的公证人都从未领教过。勃·奥马尔两手捂着肋骨，几乎被打成肉饼。

由此看来，是萨伍克干的，他早就发誓要千方百计把财宝弄到手。他那罪恶企图，连昂蒂费尔师傅大概也惧怕

三分！

昂蒂费尔师傅把水手骂人的脏话全用上了，大骂一通之后，他感到了真正的快慰。当勃·奥马尔搭拉着脑袋，弯着腰走回自己的房间时，他感到舒畅得多了。这里需补充一句，昂蒂费尔师傅反而很快恢复了健康，这是本城一家报纸在那件事发生几天之后披露的。

大家知道，报社记者们可神通广大呢！他们什么都干得来，这是我们非得承认不可的。当时，记者已开始介入公私案件。这些人善于辞令，异常机敏，简直可以充任一个新的执法机构的警察。

一位相当机警的记者偶然获悉蒂尔考麦勒教士的父亲画在其子左肩膀上的文身，将其摹制下来，刊登在一家日报上。那天，该报的发行量竟从一万份猛增到十万份。而后，这条新闻在苏格兰便家喻户晓了。再后是大不列颠，整个英国、欧洲，甚至全世界都知道了第三个小岛的著名的纬度：北纬77°19′。

事实上，这消息并没有引起多少好奇者，也不可能解决人们所说的“财宝问题”，因为两个条件中还缺少一个，即经度。

但是他，昂蒂费尔师傅却掌握着经度，并且和萨伍克手中的那个经度完全一样。朱埃勒给叔叔拿来了所说的那张报纸，一看到文身，他便甩开被单，跳下床来……病全好了。帝国高等学府的医科权威或爱丁堡大学的医生都从未治好过这样的病人。

银行家赞布哥、吉尔达·特雷高曼、青年船长合力来劝

阻昂蒂费尔师傅都枉然。据说强烈的宗教信仰能够治病，那么，对财神爷的信仰为什么不会产生同样的奇迹呢！

“朱埃勒，你又买地图了吗？”

“买了，叔叔。”

“马永巴湾文件上所提供的第三个小岛的经度是东经十五度十一分吗？”

“是的，叔叔。”

“教士左肩文身的纬度是北纬七十七度十九分吗？”

“是的，叔叔。”

“好吧……找找第三个小岛在哪儿？”

朱埃勒取来了地图册，翻到北方海洋地图那页，准确地量了经纬度的交叉点，回答道：

“斯匹次卑耳根群岛①，在大岛的南端。”

“斯匹次卑耳根？怎么，卡米尔克总督在地球北端选择这样一个小岛埋藏他的钻石、珠宝、黄金……假定说这是最后一个小岛的话……

“启程，”昂蒂费尔师傅喊道，“今天就动身，但愿我们能找到一只即将开航的船！”

“叔叔……”朱埃勒喊道。

“不能让那个可恶的萨伍克抢在我们的前边！”

“你说得对，我的朋友。”驳船船长说。

“启程！”皮埃尔·塞尔旺·马洛用命令语气重复道。

“通知那个混蛋公证人，既然卡米尔克总督要他在挖掘

---

① 在挪威。

财宝时在场！”

大家只好从命。银行家赞布哥完全赞同昂蒂费尔师傅的意见。

“还算幸运，”青年船长说，“那位恶作剧的总督没把我们打发到地球的反面去！”

第十四章

昂蒂费尔师傅又得到了一个签有双K的文件

昂蒂费尔师傅和他的四个伙伴——其中包括勃·奥马尔，奔赴挪威西部的重要港口之一，卑耳根。

决心一下，便立即付诸行动。因为纳吉姆，换句话说也就是萨伍克，已经抢先四至五天，一小时也不能耽搁了。爱丁堡天文馆顶上一到中午便跌落下来的圆球还未落下，有轨电车便把我们那五位先生送到了利思，希望在那儿找到一艘即将开航的轮船。卑耳根是到达斯匹次卑耳根群岛航线上的第一站。

从爱丁堡到卑耳根港的距离约四百海里。从该港将易于迅速到达挪威最北的港口——哈默费斯特。这段航程，在好季节，乘轮船旅游可以一直到达北角①。

从卑耳根到哈默费斯特不会超过八百海里，从哈默费

斯特到在蒂尔考麦勒教士肩膀上所指出的斯匹次卑耳根群岛的最南端，大约有六百海里。要跨过这最后阶段，必须租一艘能够在大海上航行的船。况且，现在还不到坏节令，坏天气尚不致于影响北冰洋的航行。

仍然存在钱的问题。这第三次探宝旅行肯定花钱不少，特别是在哈默费斯特和斯匹次卑耳根之间这段航程，因为得租一只较大的船。从圣马洛出发以来，已经破费不少，吉尔达·特雷高曼的钱包所剩无几了。幸亏银行家的签字就等于黄金。有些人财运亨通，在欧洲随便哪一家银行都可伸手取钱，赞布哥就属于这一类人。他把贷款提供给共同遗产继承人使用。过后，妻兄和内弟再算帐。财宝有也罢，没有也罢，那颗宝石不是在吗，总是可以用来清帐的。

因此，在离开爱丁堡之前，银行家拜访了苏格兰银行。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收获不小。有钱压舱，我们的旅行者可以奔赴海角天涯，谁知他们能否一路顺风，诸事如意！

利思离福思湾一海里半，在那儿总是有许多船只。能不能碰到一艘即将启航去挪威海岸的船呢？

有一艘船，这回皮埃尔·塞尔旺·马洛似乎很走运。

即使那艘船当天不开的话，隔一天也准会扬帆出海。那是一艘普通的商船，"维肯"号，它要去卑耳根，价钱公道，在那儿要停三十六小时。等船期间，朱埃勒的叔叔急不可耐，牙咬得咯咯响。他甚至不允许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到爱丁堡街上去逛一逛——我们的驳船船长尽管被

---

① 在挪威北部马格吕岛北端。

总督的亿万财富勾起了兴味，他对此仍然懊丧不已。

七月七日清晨，“维肯”号终于从船台开出，带走了昂蒂费尔师傅一行，其中的一位，船一开动就摔倒了——大家猜得出是何许人。船一加速，便开出了港湾一海里。

总之，两天来，航行一直很好，轮船已经越过挪威高地，将近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开进卑耳根港。

在离开爱丁堡前，朱埃勒搞到了一个六分仪，一个计时器，一本气象知识，用来代替在马永巴水域“波塔莱格雷”号沉没时丢失的书和仪表。

显然，如果在利思能够租到一艘去斯匹次卑耳根群岛的船，便可以赢得时间；但是，良机并未到来。

此外，昂蒂费尔师傅一想到萨伍克就无比的烦恼，他的耐心在此港不会受到更严酷的考验。北角的邮船隔一天就启航。然而，这三十六小时对昂蒂费尔师傅和银行家赞布哥来说，简直是度时如年啊！他们俩都不同意离开斯堪的纳维亚旅馆。因为，天在下雨，好象在卑耳根一样，这三天阴雨连绵。卑耳根周围群山环抱，城市宛如一个大盆的盆底。城市居民就在盆底生活。

下雨并不妨碍驳船船长和朱埃勒利用闲暇时间到城里去逛逛，昂蒂费尔师傅发烧已经全好了，也没强迫他俩待在他身旁。何必呢？这个倒霉的协奏曲加进了坏蛋萨伍克，他在寻找财宝的道路上已经抢先了，本来两个遗产继承人就可解决问题的。

没有能够饱览壮观的爱丁堡风光，只好在卑耳根大街漫步来弥补了。卑耳根也是东欧国家政治商业联盟①的重

要城市之一，这儿令人神往，并不亚于一个大渔市。的确，吉尔达·特雷高曼还从未观赏过如此多的鲱鱼，在罗弗敦群岛捕的鳕鱼大堆大堆地放着，鲑鱼堆积如山，这些鱼类在挪威销售量是相当大的。因此，遍地都是鱼腥味，在停靠着成百条小船的码头附近，在漂着白烟的高房四周，在琳琅满目的古玩店，在白熊、黑熊皮货店，甚至在博物馆，四处飘腥，一直飘散到挪威山谷两侧的别墅。一个狭窄的小岛将山谷和一个大淡水湖分开，四周环抱有如画的农村村舍。

总之，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把城市及其四郊逛了个够。七月十一日清晨，邮船便停在卑耳根了。十点钟，船又满载着旅客启航了，大家都想观赏一下北角天际午夜的太阳。

昂蒂费尔师傅，银行家赞布哥以及公证人勃·奥马尔对这一切都无动于衷，公证人就象掏光了五脏的鳕鱼似的，躺在舱室小床上。

真是一次惬意的航行。“维肯”号沿着挪威海岸前进，旁边是深谷，闪光的冰川，有些冰几乎与海面平行。远处的山峰高耸入云，隐没在缥绕的雾气之中。

邮船的停泊点是好奇的旅游者渴望一游的地方，可却使昂蒂费尔师傅大为恼火。停泊点在旅行路线上都标志好了的。想到萨伍克大概已经抢先好几天，他一看见要停泊就气不打一处来。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的劝解都全然无效。邮船船长威胁他，如果他继续扰乱船上的安宁，就

---

① 该组织存在于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

要他即刻下船，圣马洛人这才结束了咒骂。

因此，昂蒂费尔无可奈何，不得不在圣奥拉弗的古城特隆赫姆[①]停泊下来。该城不如卑耳根那么壮观，但却可能比卑城更有趣味。

昂蒂费尔和赞布哥拒绝下船，这并不足为奇。至于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则利用空暇去城里游逛去了。

在特隆赫姆，旅游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一饱眼福，但是脚可得吃点儿苦头，道路就象用碎瓶子片铺的似的，到处露着尖石子。

"这地方鞋匠大概很快能发财。"驳船船长十分认真地说。他试图不磨损鞋底，真是枉费心机。

这两位朋友在大教堂的穹窿下才找到一块可落足的土地。瑞典国王在斯德哥尔摩加冕之后，便来到特隆赫姆，在这个教堂里再进行挪威国王的加冕礼[②]。朱埃勒发现这座罗马——峨特式的建筑真值得好好地修缮一下，它可真有历史价值呢。

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认真地参观了大教堂，然后又看了教堂周围的墓地。接着两人便沿宽阔的尼德河走去，水位随着涨潮和落潮而起伏变化。河水从城市流过，两岸是长长的木栅，充作码头。在渔市，不用说，可以闻到强烈的咸鱼味，在这方面，特隆赫姆并不逊色于卑耳根。两人又穿过菜市，蔬菜几乎全是由英运来的。最后，他们到了尼德河对岸，一直漫步到郊外，那儿耸立着一个古老的教堂。

① 挪威中部重要港口，在西海岸特隆赫姆峡湾东南岸。

② 奥斯卡尔一世(1799-1859)曾任瑞典和挪威国王。

闲逛之后，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回到船上，疲惫不堪。当晚，朱埃勒给圣马洛的爱诺卡特寄出了一封信，驳船船长用他那只粗大的手，粗粗的字体，在信末尾附带写了几句。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维肯"号便启航了，又增加了几位新旅客。轮船向高纬度地带开去。总是没完没了的停泊，昂蒂费尔师傅为此不断地咒骂！到达北极圈时，人们在甲板上拉了一条象征性的线，他拒不从上边跳过去；吉尔达·特雷高曼则乐哈哈地按传统办事。轮船向北驶去，绕过著名的迈斯特格，那儿波涛澎湃，激浪滚滚。然后，便到了罗弗敦群岛，挪威渔民经常光顾这个显现在西方的群岛。十七日，"维肯"号抛锚于特罗姆瑟港。

在航行中，一天二十四小时有十六小时在落雨，这里说的只是个时间数字，"下雨"这个动词远远不能描绘出那种倾盆大雨的情景。不管怎么说，那瀑布似的雨水可没有叫我们的旅客扫兴。它表明气温保持在相当的高度。然而，对于要去纬线七十七度地带的人来说，最可怕的是北极的寒流猝然而来，那样，就很难，甚至不可能到达斯匹次卑耳根了。在七月这个季节，在这一带海域航行已经为时过晚了。一股风吹来，大海就会突然结冰。一旦发生意外，昂蒂费尔师傅就得停在哈默费斯特，一直要停到第一批冰块向南移去。那么，乘坐一只渔船对付得了吗？是否不太谨慎？因此，这是件麻烦事，朱埃勒为此十分担心。

一天，吉尔达·特雷高曼问道："要是大海一下子结了冰？……"

“如果大海结了冰，我叔叔就会在北角过冬，等候下一个季节了！”

“唉，孩子，可我们不能放弃那亿万法郎呀！……”驳船船长反驳道。

朗斯河上的老水手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有什么法子呢！马永巴湾的宝石把他的头脑完全占领了！

然而，在饱受卢安戈的烈日暴晒之后，又来北部挪威的北冰洋上挨冻，可真够受的！……那个鬼总督真会恶作剧！……他干嘛要把财宝藏在这样的鬼地方呢？

“维肯”号在特罗姆瑟仅仅停泊几个小时，在那儿，旅客们第一次接触拉普兰土著人①。七月二十一日清晨，轮船进入了哈默费斯特狭窄的山谷。

在那儿，昂蒂费尔师傅和银行家赞布哥，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以及勃·奥马尔终于下了船。奥马尔简直就象一条鱼干了。第二天，“维肯”号将把旅客一直送到挪威的最北端，北角去。皮埃尔·塞尔旺·马洛对北角十分挂念，但这个地理学上著名的岩石岛远不能和斯匹次卑耳根地区的第三个小岛相媲美！

恰好，在哈默费斯特找到了北极旅馆，圣马洛人和他的随行人员就下榻在那儿。

现在，他们来到了可居住地区的最边远的城市。这里大约有两千居民，都住在木头房子里，有三十来个天主教徒，其余的都是耶稣教徒。挪威人健美，特别是水手和渔

---

① 拉普兰人在靠近北极地带。

民，不幸的是都嗜酒成癖。至于拉普兰人，个子都很小，——这却也无可挑剔，——然而，脸很丑，大嘴，卡尔木克人[1]的鼻子，黄面皮，蓬乱的头发象马鬃一般。应该指出，他们很勤劳，很聪明。

昂蒂费尔师傅和他的伙伴在北极旅馆一订好房间，为了一小时也不浪费，便去找能把他们送到斯匹次卑耳根的船只了。他们向港口走去，清澈的河水从一条美丽的小河流进港口。港口有木栅相支，上边是房屋和商店，一切都散发着一股晒鱼台的腥味。

哈默费斯特是个著名的渔业城市，各种水产都有。狗吃鱼，禽兽吃鱼，绵羊和山羊也吃鱼，在这奇妙的水域上作业的上百只船带来了大量的鱼，哪能吃得完呢。总之，哈默费斯特是个奇特的城市，多雨，夏季白昼很长，冬季则是黑夜漫漫，经常可以看到壮观无比的北极光照亮的夜空。

在港口入口处，昂蒂费尔师傅和他的伙伴们在一个花岗石柱子的脚下停了下来，柱头是铜制的挪威兵器，柱身矗立在地球上。此柱是奥斯卡尔一世[2]时建造的，用以纪念多瑙河和哈默费斯特海口之间的子午圈的测量工程的。从这儿，我们的旅行家们向木栅栏走去，下边停泊着形形色色的，装备不同，吨位各异的船只，这全是在北冰洋水域进行捕鱼用的大大小小的渔船。

然而，人们会问，他们怎么让人家听懂他们讲的话呢？他们之中有人会挪威语吗？……没有，但是，朱埃勒会讲英

① 卡尔木克人是欧洲东部地区的土著人。

② 瑞典和挪威国王，1799年生于巴黎，1859年死于斯德哥尔摩。

语，靠这个世界通用语，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完全可以打交道的。

天黑之前，出一笔昂贵租金——还怕花大价钱吗？——租了一艘渔船，近百吨位的"克隆"号，由奥拉夫船老板指挥，有十一个船员。此船是出租去斯匹次卑耳根的。它要把客人们送往斯匹次卑耳根，当这几位旅客寻宝的时候，船就在那儿等他们。然后，随便装载些适宜运输的商品，再把旅客们送回哈默费斯特。

对于昂蒂费尔师傅来说，真是难得的良机！他似乎感到牌又得手了。朱埃勒打听了是否几天前有一个外国人来过哈默费斯特，是否有人乘船去斯匹次卑耳根……人们对他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由此可见，萨伍克——啊，那个无赖纳吉姆！——没有抢在两位遗产继承人的前头，除非他走另一条路到第三个小岛去了……但是，这只不过是个假设而已，目前的路线不是最近的吗？

白天其余的时光是在散步中消磨掉的。昂蒂费尔师傅和银行家赞布哥深信，这次，他们算是接近目的地了。

当大家将近夜晚十一点去睡觉的时候，天还亮着，落日的余晖刚刚熄灭，立即便闪现出黎明的曙光。

早晨八点钟，"克隆"号乘着东南风，满帆驶出了港口，向北开去。

得航行六百海里左右，如果天公作美的话，最多需要五天的时间。在这段航行中，用不着担心遇到南移的冰块，在斯匹次卑耳根靠岸处也不会有冰层。气温正常，所刮的风尚不可能突然引起结冰。天空飘着云彩，有时会落起雨来，

但不会飘雪，没有丝毫令人不安的迹象。有时，阳光从云隙中穿过，朱埃勒可以指望太阳的圆盘露面，手拿六分仪便能测定第三个小岛的方位。

运气一直不错，卡米尔克总督把他的遗产继承人领到了欧洲的尽头，他不会再异想天开地第四次把他们打发到离斯匹次卑耳根几千里之外的地方去了！

风鼓满了船帆，“克隆”号一直在快速前进。船老板奥拉夫说，从未遇到过这么顺利的航行。七月二十六日，一到早晨四点钟，在北方一片冰海的天际线处，便显现出了高地。

这是斯匹次卑耳根的前沿，船老板常到那一带水域捕鱼，因此，对其十分熟悉。

大约二十年前，很少有人光顾地球的这个角落，后来也逐渐变成旅游之地。大概用不了多久就会出售去这块挪威领土的往返票，就象现在已经出售去北角的往返票一样，有一天还要去北极呢。

当时人们所知道的是，斯匹次卑耳根是一个一直延伸到北纬八十度的群岛。它由三个岛组成：斯匹次卑耳根岛，东南岛，东北岛。它属于欧洲，还是属于美洲？这完全属于科学领域的问题，我们还解决不了。可以肯定的是，特别是那些英国人、丹麦人、俄国人的船只都来这儿捕捉鲸鱼和海豹。总之，对卡米尔克总督的遗产继承人来说，这个群岛属于哪个民族，无关重要。他们有勇敢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只须它把亿万法郎交给他们就是了。

斯匹次卑耳根一词表明是尖石矗立的群岛，险峻异常，

很难靠近。英国人卫鲁宾[①]于一五五三年发现此岛，荷兰人巴朗茨和高尔及鲁[②]为该岛命的名。这个群岛不仅包括三个主要岛屿，大岛的周围还有若干小岛。

朱埃勒在地图上标定了东经15°11′和北纬77°19′这个方位后，便命令奥拉夫船主到群岛最南部的东南岛停泊。

海风吹来，帆满船快，五海里不到一小时便到了。

“克隆”号在离一个小岛两链的地方抛了锚，在小岛的尽头耸立着一个笔直的海角。

时间是正午十二点一刻。昂蒂费尔师傅，赞布哥，勃·奥马尔，吉尔达·特雷高曼，朱埃勒跳上了“克隆”号的一只小船，便向小岛驶去。

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惊起一大群海鸥和许多其它北极地带的海鸟，它们发出震耳欲聋的叫声，飞逃了。海豹群乱作一团，发出一阵悲鸣，也赶紧逃之夭夭。

嘿，财宝埋藏得可严密呢！

没有大炮，也没有小旗，昂蒂费尔师傅一到卡米尔克选择的小岛，便猛踏了一脚，表示占领了这块价值连城的土地。

已经山穷水尽，而今才是柳暗花明！探宝者在岩石堆中，甚至没加选择，便一下子在地球的一个方位上登陆了。这就是埃及富翁埋藏财宝的地方！

不言而喻，小岛上渺无人烟。一个人影也没有……连一个无忧无虑地住在极北地区的爱斯基摩人也没有……在

---

① 十六世纪英国航海学家。

② 十六世纪荷兰航海学家。

大海上，看不到任何船只……只有那辽阔无边的北冰洋！

昂蒂费尔师傅和银行家赞布哥简直按捺不住了。公证人活象一条晕厥的鱼，此刻眼睛里也闪出了一丝光亮！吉尔达·特雷高曼自从出发以来还从未这样激动过，他弓着熊背，两腿叉开，真认不出他来了。总之，他为什么不为他朋友的幸福而感到快乐呢？

令人更加高兴的是，小岛上没有任何脚印。可以断定，最近谁也没来过这儿。由于雨水的关系，土地很松软，若有人来过，是会留下足迹的。毫无疑问，那个混蛋萨伍克未曾来过。姆哈德的刁子未能抢在财宝合法继承人之前。或许他在路上被捕了，或许他迟到一步，在昂蒂费尔师傅之后才能到达，那可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如同寻找第一个小岛的第一个文件所指出的那样，第二个文件中说明寻查应该在南部的一个制高点上进行。这队人马向伸向大海最远的一个高地走去。那些突起的部分轮廓明晰，既没布满海藻，也未铺有积雪，很有利于寻找。

一旦交上好运，就听从命运的支配吧。就这样，皮埃尔·塞尔旺·马洛来到了一块岩石面前，那岩石好似给北极航行者标志前进的一块石碑。

“在这儿……在这儿！”一个由于激动而颤抖的声音。

大家跑过去……观察着……

石碑的正面显现出卡米尔克总督缩写的名字——双K，字刻的很深，连北极的气候也未能把它剥落。

大家鸦雀无声——应该承认——他们发现好象来到了一个英雄的陵墓前。事实上，只是个简单的洞，这个洞里

会藏有亿万法郎吗？……但是，毋庸多言，请您相信，就是这里。

挖掘开始了。这次，鹤嘴锄和洋镐一起用上，立即在石碑脚下敲击起来。每敲一下，大家都在期待着铁器会碰到桶的铁箍，或者击碎了桶板……

突然，在昂蒂费尔师傅的镐下发出了异样声响。

“总算找到了！”他喊道，一边往外取出盖着宝洞的石片。

但是，随着这快乐的喊声之后，却是失望的叫声——声音如此之大，一公里之外都能听到……

这是故事的主人公扔掉洋镐之后发出的叫声。

洞里有一个匣子，一个金属匣，标着双K，此匣同在阿曼湾和马永巴湾的那两个匣子一模一样！

“又是一个匣子！”驳船船长双臂举向天空，悲叫着。

“又是”这两个字用得再恰当不过了。的确，又是一个匣子！毫无疑问，还得去找第四个小岛……

昂蒂费尔师傅怒从心头起，拾起洋镐，朝着匣子用力一击，便把它打碎了……

飞出了一片羊皮纸，由于雨雪浸入到了匣子里，纸已经脏污，变黄，破烂了。

这次，可没有什么宝石给蒂尔考麦勒教士，他并没象他的共同遗产继承人那样破过财呀。这真是好极了！宝石要是给了他这种狂人，他会立刻把它化成乌有的！

然而，还是让我们回到羊皮纸上来吧！只有朱埃勒头脑冷静，他拿起了纸，小心翼翼地打开它，生怕扯破了。



“又是一个匣子！……”驳船船长悲叫着。

昂蒂费尔师傅用拳头威胁着苍天，赞布哥垂头丧气，勃·奥马尔潦倒不堪，吉尔达·特雷高曼聚精会神，一语不发。

仅是一张羊皮纸，上半截没受浸湿，上面写着几行字，是用法文写的，和先前记载的一样，清晰可辨。

朱埃勒几乎不必间断，便可读出来，上边写的是：

“我曾经麻烦过三个人，我想对他们感恩致谢。之所以在三个不同的岛上放了三个文件，那是因为我要这三位在旅行中先后接上关系并结成牢固的友谊……”

那位了不起的总督果真成功了！

“况且，为了得到这笔财产，他们的确历尽艰辛，但也决不会有我在为他们埋藏财宝时受的苦和累多！

“那三位是：法国人昂蒂费尔，马耳他人赞布哥，苏格兰人蒂尔考麦勒。如果死神夺去了他们的生命，已不在人世的话，他们的自然遗产继承人则有权得到这笔财产。我授命勃·奥马尔为我的遗嘱执行人，在他在场的情况下，打开此匣，得到此文件后——这是最后一个文件，共同遗产继承人可直奔第四个小岛，三只装有黄金、钻石、珠宝的橡木桶就藏在该岛。”

想到还得旅行，大家感到十分恼丧。尽管如此，昂蒂费

尔师傅和其余的人还是宽慰地舒了一口气。第四个小岛总算是最后一个了！只要知道它的方位就行了。

“要找到那个小岛。”朱埃勒继续读到，“只须向……”

不幸，羊皮纸下半截被浸湿，字迹不清了……大部分的字模糊不清了……

青年船长想猜测出来，但是枉然：

“小岛……位于……几何……定理……”

“快念呀……念呀！”昂蒂费尔师傅喊道。

但是，朱埃勒读不下去了。羊皮纸下部的字模糊不清，他翻来复去地看也是白费……至于经纬度的数字，连痕迹都没有……

朱埃勒急切地重复着那句话：

“位于……几何定理……”

终于，最后一个词给认出来了——那是一个极字……

“极？”他喊道，“怎么……那大概是北极？”

“但愿不是南极！”驳船船长绝望地嘟囔着。

这肯定是安排好的鬼把戏！……极，现在，极！……难道有人能到极地去过吗？

昂蒂费尔师傅跳到侄子面前，一把夺去了文件，他也试图读读，看出模糊不清的字，他支吾起来……

没有……什么也没有，要想找到第四个小岛的方位，真是难于上青天啊……

当昂蒂费尔师傅意识到这场赌博彻底输掉了时，有如五雷轰顶，一下子直挺挺地摔倒在地上。

第十五章

爱诺卡特用手指随便划了一个圆，谁料到谜底却揭开了

八月十二日，圣马洛高房街的院宅喜气洋洋。将近十点钟的时候，一对未婚夫妻在穿着节日盛装的亲友的簇拥下，走出家门。

市政府，教堂先后接待了喜庆的人群。在市政府，负责结婚的副司务发表了动听的讲话；在教堂，听到的是关于一个主题的美好的教诲，尊敬的蒂尔考麦勒教士可从未探讨过这样的主题。这对未婚夫妻在法律和宗教两种仪式结束后，便匹配成双了。然后，喜庆的人群又把他们领回家里。

由于他们的婚事几经周折，恐怕读者会搞错，得告诉大家一下，这对新婚夫妻就是爱诺卡特和朱埃勒。

这么说来，朱埃勒娶的不是一位公主，也不是什么公爵或子爵的千金小姐！爱诺卡特也没嫁给一位王子，或什么公爵，子爵！没有万贯家私，他们的叔舅的宿愿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我们可以深信，这对青年人并不因此而不幸福。

除了新郎新娘，另外两个人也喜出望外，笑逐颜开：纳依对女儿的幸福总算一百个放心了；吉尔达·特雷高曼是

他年青朋友朱埃勒的证婚人，他身着漂亮的大礼服，笔挺的裤子，戴着丝帽和白手套。

妙极了！……那么，昂蒂费尔·皮埃尔·塞尔旺·马洛呢，为什么不谈谈他？

还是让我们讲讲他吧，同时也讲讲其它人，他们曾象水中捞月似地去寻找财富，经历了艰辛的远征。

发现关于第三个小岛的最后文件一小时之后，大家大失所望，简直是完全绝望了，"克隆"号的旅客们回到了船上。昂蒂费尔师傅是由水手抬上去的。

这是否表明在这最后的灾难中，他已失去理智？是的，但是，还没精神错乱，也许他从此完全失去对世上一切的记忆倒是件好事！况且，他如此萎靡不振，潦倒不堪，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都不能使他吐出半个字来。

旅行者只好踏上归途，水路兼程，迅速地结束这次探险了。"克隆"号把旅客送回哈默费斯特；然后，北角的邮船又把他们送到卑耳根。由于从特隆赫姆到克里斯蒂安尚未通火车，他们不得不乘汽车去挪威的首都。轮船送他们到哥本哈根，最后，丹麦，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的铁路把他们先送到巴黎，最后回到圣马洛。

在巴黎，昂蒂费尔师傅和银行家赞布哥彼此怏怏不乐地分手告别。塔利丝玛·赞布哥小姐大概这辈子就得终身当老处女了。总之，如前所述，皮埃尔·塞尔旺·马洛也未能使她摆脱困境。为了出嫁，她已斗争多年了，用不着补充说明，赞布哥所提供的旅费，昂蒂费尔师傅所花的那部分都偿还给他了，请读者相信，那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款子。但

是，卖钻石所得的钱并未花完；他口袋里仍有一笔余额。这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至于公证人勃·奥马尔，他没有索要剩款。

“现在，见鬼去吧！”昂蒂费尔师傅说道，一副打发他走的样子。

吉尔达·特雷高曼认为应该以安慰的口吻讲话，补充说：“咱们跟他尽量好说好散吧！”

勃·奥马尔向着亚历山大港逃之夭夭，发誓从此和财宝一刀两断，再也不去寻找了。

第二天，昂蒂费尔师傅，吉尔达·特雷高曼和朱埃勒回到圣马洛。他们受到了同胞们的什么样的欢迎呢？

欢迎是相当热情的，当然也不排除某些讥讽、玩笑，说什么这些令人赞叹的漫游者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们还居然若无其事，镇静自若呢！

纳侬和爱诺卡特对自己的兄弟，舅舅，表兄和朋友，则是一片深情厚谊，一个劲地安慰他们。大家热烈地拥抱，家里又恢复了往日的欢乐。

昂蒂费尔师傅不可能为侄子和外甥女置办一份上百万法郎的嫁妆，也就无法再拒绝他们的婚事，他以和蔼可亲的话语表明了他的态度：

“只要上帝高兴，他们喜欢做什么就去做吧，让我能安静就行了。”

这一许诺足以使大家心满意足。于是，开始准备婚礼。

昂蒂费尔袖手旁观，什么也不参预。他很少离开房间，

闷闷不乐，摆弄那无数的小石子，总是克制着怒气，稍不遂意就有爆发的危险。

婚礼结束了，人们竟未能说服他参加。吉尔达·特雷高曼恳求也是枉然，他毫无顾忌地说：

“你错了，朋友！”

“得了吧。”

“你让孩子们难堪……我要求你……”

“我呢，请你让我安静点，驳船船长！”

爱诺卡特和朱埃勒终于配成鸳鸯，高房街院宅的两间房子合二而一了。他们离开宅子，和纳侬一道去他们的知心朋友特雷高曼家度过一段幸福的时光。在那儿，大家常常谈到昂蒂费尔师傅，看到他整天怒发冲冠，无精打采，人人都忧心忡忡。他不再出门，谁也不理。昔日，他口叼烟斗，在城墙上或者在海港码头上散步，这一切都宣告完结了。在一场如此惨败之后，他似乎羞于出头露面。事实也是如此。

“我担心他的健康会变糟。”爱诺卡特说，当她谈到舅舅时，美丽的眼睛充满了忧愁。

“我也很担心，闺女。”纳侬答道，“我每天都祈求上帝，让他变得平静一些！”

“可恶的总督！”朱埃勒喊道，“他应该把他那上千万的金钱送上门来……”

“特别是我们没能找到那上千万法郎！”吉尔达·特雷高曼答道。“但是……钱仍然在那儿……在某个地方……要是我们能把那最后的谜解开，该有多好啊！……”



爱诺卡特和朱埃勒终于匹配成双了。

八

一天，驳船船长对朱埃勒说：

“孩子，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您在想什么，特雷高曼先生？”

“我想，你叔叔可能并未善罢甘休，假如他得知财宝所在的地方……不管怎么说，他的希望已经化为泡影了。”

“您说的可能有道理，特雷高曼先生，使他气恼的是，他手头有指明第四个小岛的材料，但最后几行却无法辨认了。”

“这次算彻底告吹了！”驳船船长答道，“那个材料只是一张废纸……”

“不过，我叔叔还保存着，他两眼不离，翻来复去地读它……”

“一切都是枉然，孩子，白白受罪！……永远也不会找到卡米尔克总督的财宝，永远不会……”

这是个无限的未知数。

现在，让我们再说明一下，结婚几天之后，大家得悉那个讨厌的萨伍克的遭遇。他之所以没能在昂蒂费尔师傅及其一行先期到达斯匹次卑耳根岛，那是因为当他要登上北上的航船时，被扣在格拉斯哥了。大家对袭击蒂尔考麦勒的事件记忆犹新，那个教士好不容易才脱了险。萨伍克用何等可怕的手段读到那些刺在他肩上的纬度的呀！为此，引起警方的极大关注，采取措施追捕罪犯；教士提供了罪犯的确切特征。

然而，行凶后那天早晨，萨伍克连帝国旅馆都没回，便跳上了开往格拉斯哥的火车。在该港，他希望找到一艘去

卑耳根或者去特隆赫姆的船。他没象昂蒂费尔师傅那样在苏格兰东岸乘船，而是从西岸出发的。走的差不多是同一条路，他打算在卡米尔克总督的合法继承人之前，先到达目的地。

倒霉的是，一星期之后，才有船开出，他不得不在格拉斯哥等着。警察可走了好运，当萨伍克要上船的时候，把他认出来了。他当即被捕，判了好几年的徒刑——这样，他也就去不成斯匹次卑耳根了。——况且，即使他去成，也将一无所获。

从阿曼湾的最初探险，直到在北冰洋的寻找，所有的事实都证明，不慎的主人把财宝存放在某个小岛上了，财宝肯定还沉睡在它的腹中。大概只有一个人，唯一的一个人，一点也不埋怨，他甚至会感谢上帝：那就是蒂尔考麦勒神甫。如果总督的财富撒向这脆弱的人类的话，在这世上，只须一法郎，就会引起成千上万的罪恶！

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如果不是看见他们叔叔那种凄惨的样子，朱埃勒和爱诺卡特本来会无忧无虑地过着幸福的生活。还有，青年船长又要离开他亲爱的妻子，家庭和朋友们。这一时刻一天天临近，他心中闷闷不乐。巴伊夫公司的三桅船的打造正在进行，大家知道，这艘船的大副是朱埃勒。他年纪轻轻，有这个位置可真了不起呀！还有六个月，他就要出海远航，去印度群岛。

朱埃勒和爱诺卡特常常谈起这些事情。少妇一想到要和丈夫分别，便感到无限的惆怅。但是，在海港，有哪个家庭不习惯于离别呢？爱诺卡特不愿从个人角度表示自己的

抱怨，只是感到昂蒂费尔舅舅不好办……对侄子来说，在叔叔处于这种情况下，离他而去，实在于心不忍，令人难过。谁知回来时，还能不能再看见他老人家呢？

一有空闲，朱埃勒就想到那个不完整的材料，想到那张古老羊皮纸的最后几行字。对！……在那几行字里，有一句话的开头，他一直在想那句话，简直无法摆脱这个念头。

那句话是这样的："只要向……"

只要……什么？

然后，是这样几个字："小岛……位于……，几何学的……定理……极……"

是什么几何学定理呢？……这个定理把各个小岛联结在一起了？……总督不是轻率地选择了这些小岛的吧？难道是纯属一种癖好把他引到阿曼湾，再到马永巴海湾，又到斯匹次卑耳根群岛？……除非如同前面提过的那样，那位埃及富翁酷爱数学……想要留下点难题让人来解？

关于"极"这个字，可以设想，这是指地球轴心的两端吗？不，一百个不行！……但是，那么它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

朱埃勒绞尽脑汁，想得到一个答案，但毫无结果。

"极……极……这可能是症结所在？"他自言自语重复道。

他经常和驳船船长谈论这个。吉尔达·特雷高曼自从不再怀疑那亿万财富的存在以来，也赞成朱埃勒这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

"但是，孩子，"他说道，"可不要为了破这个字谜搞坏身

体……”

“唉！特雷高曼先生，我向您担保，这不是为了我自己！那些财宝对我来说，不过是一个只配作滑轮的下脚料！那是为了我叔叔……”

“对……是为了你叔叔，朱埃勒！肯定这是艰苦的！……那儿，有……眼下……这个材料……又没能……看来……你没摸着门路？”

“没有，特雷高曼先生，但是，在那句话中，有‘几何学的’，文件指出几何学的关系，不是毫无缘故的……而后是‘只要向……什么呢……”

“向……什么？”驳船船长重复道。

“特别是‘极’这个词，我真弄不清是什么意思！”

“真糟糕，孩子，我对此一窍不通呀！……我会帮你掌好舵的。”

两个月过去了。昂蒂费尔师傅的精神状态也罢，问题的解决也罢，都毫无变化。

一天，十月十五日，午饭前，爱诺卡特和朱埃勒两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天有点冷，壁炉里燃起了熊熊的火苗。

年轻的妻子拉着朱埃勒的手，静静地瞧着他。见他如此闷闷不乐，她想给他开心解闷，引开他的思路。

“我的朱埃勒，”她对他说道，“在旅行中，你经常给我写信，那个漫游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痛苦呀！我反复读你的来信，那些信，我全珍藏着……”

“那些信只能让我们回忆起忧愁的往事，我的亲爱的……”

"是的……然而，我执意要保留着，永远保留着！……但是，那些信并没能告诉我你们所经历的一切。关于旅行，你从来没详细地给我讲过……今天你给我讲讲好吗？"

"何必要讲呢？"

"我喜欢听呀！我仿佛觉得跟你一起乘船……坐火车……随着商队……"

"亲爱的，为了能逐点指给你我们的路线，得有一张地图才行……"

"那儿正好有个地球仪……这难道还不成吗？"

"好极啦！"

爱诺卡特到朱埃勒的写字台那儿，取来一个架在金属脚上的地球仪，把它放在壁炉前。

朱埃勒看到爱诺卡特如此快活，便坐在她的身旁，从欧洲这边转动地球，用手指指着圣马洛城。

"启程了！"他说道。

当两个倾斜的头接触到一起的时候，每到行程的一个点，两位年轻人交换几个亲吻，读者是不会感到惊讶的。

朱埃勒一下子便从法国跳到了埃及，在那儿，昂蒂费尔师傅和他的伙伴到过苏伊士。然后，他的手指越过了红海，印度洋，来到马斯喀特伊斯兰国家。

"是这样……马斯喀特，在这儿……"爱诺卡特说道，"第一个小岛就在附近吧？"

"是的……在海湾的海面上！"

然后，朱埃勒又转动地球仪，到了突尼斯市，在那儿会见了银行家赞布哥。穿过整个地中海，在达喀尔停了下来，

通过赤道，顺非洲海岸南下，停在了马永巴海湾。

“第三个小岛在那儿吗？”爱诺卡特问道。

“是的，我的小宝贝。”

接着，沿非洲海岸北上，纵横欧洲，在爱丁堡停下来。在那儿，他们和蒂尔考麦勒神甫进行了接触。终于，手指向北方，一对年轻夫妻把手指放在了斯匹次卑耳根的光秃秃的岩石上。

“这儿是第三个小岛？”爱诺卡特喊道。

“是的，亲爱的，是第三个小岛。在那儿等待我们的是最大的不幸，我们这次愚不可及的漫游算是告终了！”

爱诺卡特静静地听着，瞧着地球仪……

“可是，为什么那位总督先后选择了这三个小岛？”她问道。

“这正是我们所迷惑不解的，也许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永远？”

“但是，照最后一个文件所提供的情况，这三个小岛大概是由一个几何定理联系在一起的。还有，‘极’这个词使我大伤脑筋……”

朱埃勒一边讲着，一边自我回答着早已提出过无数次的问题，他陷入了沉思。此刻，他的智慧的洞察力攻向了那个难解的题。

然而，当他陷入沉思的时候，爱诺卡特移近了地球仪，开心地用手指划着朱埃勒指过的路线。她的手指先放在马斯喀特，然后划一条弧线，回到马永巴，接着继续延长这条



爱诺卡特开心地用手指划着走过的路线。

弧线，到了斯匹次卑耳根，再把弧线继续延长，又回到了出发点。

"嘿，"她微笑着说，"转了一个圆周……你们作了一次环球旅行……"

"环球？"

"是的，朋友……一个圆周……一次环球旅行……"

"环行！"朱埃勒喊道。

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走了几步，重复着这个词：

"一个圆周……一个圆周！"

于是，他又转向桌子……拿起地球仪……他也用手指在地球上划起旅程的圆周来，尖叫了一声……

爱诺卡特吃了一惊，瞧着他。他是不是也疯了……跟他叔叔似的？……她看着他，全身发抖……眼里充满了泪水……

朱埃勒又叫了一声。

"我找到啦……我找到啦！"

"找到什么啦？"

"第四个小岛！"

显然，青年船长也失去了理智，第四个小岛？……难道不可能吗？

"特雷高曼先生，特雷高曼先生！"朱埃勒喊道，他打开了窗子，叫他的邻居……

然后，他又回到地球仪旁，打量着它，似乎他在跟这个马粪纸做的圆球谈天……

一分钟过后，驳船船长来到了房间，青年船长冲到他的

面前，喊道："我找到了……"

"你找到什么了，孩子？"

"我找到三个小岛是怎样呈几何图形联在一起的了．第四个小岛的位置应该在什么地方……"

"天哪！这怎么可能呢！"吉尔达·特雷高曼辩驳道。

看到朱埃勒的神态，他在想，青年船长没发疯吧。

"不，"朱埃勒明白了对方的意思，回答道，"不，我非常清醒……您听我说……"

"我洗耳恭听！"

"三个小岛位于同一弧线的圆周上。那么，我们假设这三个小岛在同一平面上，用一直线将其两两相连——正如那个文件所说的，'只要……'——在每两条线的中央划一垂直线……这两条直垂线在弧线正中相交，正是在这个圆心上。既然这儿是地球仪的顶部，当然就在这个'极'上啦，第四个小岛肯定就在这个点上！"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几何学问题，卡米尔克总督同邹船长异想天开地玩了一个小游戏！……朱埃勒之所以没能早些找到答案，那是因为他没发现三个小岛是同一圆周上的三个点。

爱诺卡特那美丽纤细的手指划出了这个吉祥的圆，使得问题迎刃而解……

"不可能！"驳船船长重复道。

"特雷高曼先生，是这样，您瞧瞧，就会信服的！"

他把地球仪摆在驳船船长面前，划了一个圆，那三个小岛正位于圆周上，卡米尔克在圆周所选的点是：马斯喀特，

曼德海峡①，马永巴，佛得角群岛，夏至线，新西兰角②，斯匹次卑耳根群岛的东南岛，阿米兰特群岛③，喀拉海，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波斯的赫拉特④。因此，如果朱埃勒说的是对的话，第四个小岛恰好构成这个圆的圆心。因为，在平面图上的圆圈，也就是地球仪的顶端，地球仪的极便是圆心。

吉尔达·特雷高曼还在五里雾中。青年船长踱来踱去，情不自禁地吻了一下地球仪，又亲吻了爱诺卡特的双颊，那双颊可比硬球面温柔得多啊！他又说道：

特雷高曼先生，是她找到的。没她的话，我永远也不会想到这儿上去！”

朱埃勒喜在心里，笑在眉梢。吉尔达·特雷高曼也同样欣喜若狂，竟至手舞足蹈起来，腿撇向两边，臀部摆动着，双臂舞成圆圈，如同一个体重二百公斤的仙女在翩翩起舞。他从右舷到左舷滚动着，“可爱的阿美丽”号在朗斯河上都没摇摆得这么厉害过，或者装载大象的“波塔莱格雷”号也不至于如此。他扯起嗓子高声地唱起了皮埃尔·塞尔旺·马洛的歌：

“我有经度啦……

　　有啦！

我有纬度啦……

---

① 沟通红海和印度洋的海峡。

② 位于戴维斯海峡南入口处。

③ 在印度洋。

④ 在今阿富汗境内。

啦哩啦

我有纬度……我有经度啦！”

然而，一切都平静下来了。

“应该告诉我舅舅！”爱诺卡特说。

“告诉他？”吉尔达·特雷高曼对这个建议有点儿吃惊，“这合适吗？”

“值得考虑！”朱埃勒回答道。

大家叫来了纳侬。这位布列塔尼老妇人一下子就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当朱埃勒问对她兄弟该怎么做时，她毫不迟疑地说：

“我们什么也不该瞒着他。”

“但是，如果这又是一场骗局，舅舅能忍受得了吗？”爱诺卡特提醒道。

“一个骗局？”驳船船长喊了起来，“不，这次不会的！”

“最后一个文件指出财宝埋藏在第四个小岛上。”朱埃勒补充说，“第四个小岛位于我们刚才所划的圆的正中央。这次，肯定没错……”

“我去找我兄弟去！”纳侬只说了这么一句。

稍过片刻，昂蒂费尔师傅来到朱埃勒的房间。他仍是满目怒气，脸色阴沉，眉头紧锁。

“什么事？”

他的声调简直令人毛骨悚然，大家感到里边有一股无名怒火。

朱埃勒对他讲述了所发生的一切，讲了三个小岛的几何学的联系是怎么发现的，讲了第四个小岛肯定在那个圆的圆心处。

昂蒂费尔师傅神态自然，丝毫也没表现出往常的神经质，众人对此无不惊诧不已。他似乎早就料到这个信息迟早会得到的，那是非常自然的事。

“朱埃勒，那个圆心在哪儿？”他只问了这么一句。

事实上，这个问题一直是他最感兴趣的。

朱埃勒把地球仪放在桌子中间。他手拿一个折尺和一支划线笔，好象在一个平面上操作似的。他划了一条线，把马斯喀特和马永巴联结在一起，又划了一条线把马永巴和斯匹次卑耳根联在一起。在这两条线的正中间，他划了两条垂直线，恰恰在圆心相交。

圆心在地中海，位于西西里和邦角之间，紧临班泰雷利亚岛。

“在那儿……叔叔……在那儿！”朱埃勒说。

仔细地抄下经线和纬线之后，他声音果断地宣布道：

“北纬三十七度二十六分，以巴黎子午线为准，东经十度三十三分。”

“但是，那儿有小岛吗？”吉尔达·特雷高曼问道。

“应该有一个。”朱埃勒答道。

“肯定有一个小岛……我向你担保，驳船船长，”昂蒂费尔师傅说，“我向你担保！……啊！成亿成兆的灾难！！！”

在一阵使得玻璃窗直颤的吼叫，咒骂声中，他离开了爱诺卡特的房间，回到自己的房间，一天都没露面。

第十六章

欲知后事如何，且问几百年后的子孙后代吧

如果那位前近海航行船长没有神经错乱的话，当他听到藏着卡米尔克总督财宝的第四个小岛的真实情况时，持这种态度意味着什么呢？

从那天以后，皮埃尔·塞尔旺·马洛发生了完全不可思议的变化，他又恢复了老习惯，在城墙上和码头散步，抽烟斗，玩小石头。他完全变了样。他嘴上挂着冷笑，绝口不讲财宝，也不提及过去的旅行，更不谈要作最后的远征，去把那寻找了那么久的财宝拿到手。

吉尔达·特雷高曼、纳侬、爱诺卡特和朱埃勒都闷在葫芦里，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期待着昂费蒂尔师傅向他们喊道“启程！”然而，他却没喊。

“他怎么了？”纳侬问道。

“他完全判若两人了！”朱埃勒答道。

“大概是怕娶塔莉丝玛·赞布哥小姐吧！”驳船船长提醒说。“娶就娶了吧，不能让亿万法郎白白扔掉呀！”

总之，我们的圣马洛人改弦更张了，现在轮到吉尔达·特雷高曼来扮演昂蒂费尔的角色了。他反倒为搞到金银财宝而焦躁起来。况且，这是合乎逻辑的。当还不知道能否

找到小岛时，大家拚命去找，而小岛的位置知道后，反而不登程去取？岂非咄咄怪事？

驳船船长和朱埃勒不断地讲这件事。

“何必呢！”青年船长答道。

他又和纳侬讲这事。

“算了吧！就让财宝放在那儿好啦！”

他跟爱诺卡特也讲这事。

“真是的，小爱诺卡特，三千三百万法郎会倒入你的口袋呢！”

“瞧您，特雷高曼先生，给您三十三个吻吧！……那才是值得的。”

两周以后，他终于决定向昂蒂费尔师傅把问题摆出来：

“啊，那个……小岛？”他对他说道。

“什么小岛，驳船船长？”

“地中海上的小岛呗！……假定它存在的话？”

“它是否存在吗，驳船船长？……我确信它的存在，甚至超过确信你和我的存在！”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呢？”

“去，内河的水手？……那得等我们长出鳍来！”

这个回答是什么意思？吉尔达·特雷高曼费尽心思，想要弄个明白。但是，他并未灰心丧气！不论如何，三千三百万法郎，并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孩子们！……一对恩爱的新婚夫妻，是不大考虑将来的！……应该替他们想！

总之，由于他一再催促，一天，昂蒂费尔师傅对他说：

“看来，是你要求出发？”

“是我，我的朋友。”

“你的意见是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宁早毋晚！”

“好吧……咱们去！”

圣马洛人是用什么样的语气讲最后这个词的呀！

然而，在出发前，必须和银行家赞布哥和公证人勃·奥马尔取得联系。他们以共同遗产继承人和公证人的身份要求：

第一，通知他们发现了第四个小岛；第二，约他们在某一天到达所说的小岛，一个是分得他自己那份，一个是得到应得的酬金。

昂蒂费尔师傅可能比驳船船长更加积极，按规定办妥了诸项事宜。发了两封电报，一封发往突尼斯市，一封发往亚历山大港，和两位有关人员约定于十月二十三日，在西西里的吉尔让底相会，以便一道去挖取财宝。吉尔让底是离最后这个小岛最近的城市。

至于蒂尔考麦勒神甫的那份，将在适宜的时间和地点给他寄去。如果他怕烧了手指头的话，可以把那上百万的钱扔到福思湾里，随他的便好了！

关于萨伍克，用不着去管他了，谁也不欠他的钱，在爱丁堡的牢房里老老实实地过几年囚徒生活，那是罪有应得。

旅行已定，这次吉尔达·特雷高曼一定要去，这倒不足为奇。假如爱诺卡特不愿一同前往，那才怪咧。结婚才两个月，朱埃勒可能舍不得离开妻子；是否跟随丈夫，爱诺卡特也可能犹豫不决。

这次新的探险要进行多久？噢！肯定时间不长。只是往返的时间而已。大概不会再去第五个小岛了。卡米尔克总督肯定不会在已经相当长的这一串岛上还放有数百万法郎。不会的！说明写得十分清楚，财宝就存放在第四个小岛的一块岩石下，那个小岛准确无误地位于西西里海岸和班泰雷利亚岛之间。

“小岛大概很小，因为，地图上根本没有！”朱埃勒提醒说。

“很可能！”昂蒂费尔师傅冷笑着回答。

这种冷笑真令人不解！

大家决定使用最快的交通工具，铁路是最快的了，能乘火车就乘火车。当时，从圣马洛到那不勒斯，已经有了横贯法国和意大利的直通线路。既然能发掘出三千万法郎，尽可不必吝惜旅费。

十月六日晨，纳侬和出远门的人告别，旅行者登上第一列火车。他们在巴黎甚至没停留片刻，便搭上了巴黎一里昂的快车，越过了法意边界，连米兰，佛罗伦萨，罗马都没能饱一眼福，便于十月二十日晚到达了那不勒斯。吉尔达·特雷高曼对这次新的远征满怀信心，足足乘了一百个小时颠簸的列车。

第二天，昂蒂费尔和吉尔达·特雷高曼，朱埃勒和爱诺卡特，离开了维多利亚旅社，搭上了去巴勒莫[1]的轮船。经过一天的海上航行，便到达了西西里的省会。

---

① 西西里的省会。

这次仍然不能游山玩水，观赏风光！吉尔达·特雷高曼甚至都没想要带回这最后旅行的短暂的回忆，也没想参加他早已听说过的西西里的晚祷。不！在他看来，巴勒莫算不上一个名城，日耳曼人，法国人，西班牙人，英国人曾先后占领过这个古城。此城是公共汽车、邮车或公共马车的始发站，每周有两次班车，九小时可达科列奥奈。从科列奥奈到吉尔让底要十二小时，也是每周两次班车。

然而，我们的旅行者是要到吉尔让底办事的，他们和银行家赞布哥与公证人勃·奥马尔约定在位于岛的南海岸的阿格里琴托古城相会。

乘这种车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意外吧？邮路不甚稳妥可靠，在西西里还有强盗。强盗永远消灭了，就象橄榄或芦荟一样，还会生长出来。

不管怎么说，公共马车第二天出发了，一路平安无事。十月二十四日晚，他们到了吉尔让底，虽说还没到达目的地，至少已经近在眼前了……

银行家和公证人如期赴约，一个来自亚历山大港，一个来自突尼斯市。对金钱的欲望，真是欲壑难填！

两个共同遗产继承人一见面，第一句话就是：

“这次，小岛肯定有吧？”

“肯定！”

但是，昂蒂费尔师傅的回答带着何等讽刺的语气，他的瞳孔射出何等嘲弄的目光呀！

在吉尔让底找一只船，并不费难，也用不了多少时间。在这个港口，渔民，沿岸航行者比比皆是，大型单帆船、小帆

船、长帆船、平底单桅快船，或者地中海船队的其它类型的船只，不胜枚举。

况且，这只不过是海上的一次短途郊游而已——就好似在海岸西部四十来海里海面上散步一般。当晚乘风启航，第二天便可在午前到达，完全来得及测定方位。

船是租来的，叫"普罗维当扎"号，是一只三十吨位的长帆船，由一位有经验的老水手指挥，名叫吕普·马里迪姆斯。此人五十来岁，一直在这一带水域航行。他对这一带水域了如指掌！他闭着眼睛也能从西西里航行到马耳他，从马耳他直到突尼斯沿海省份。

"朱埃勒，完全没必要告诉他我们去干什么！"

朱埃勒认为驳船船长的叮嘱是颇为谨慎的。

长帆船船主叫雅考波·格拉巴。卡米尔克总督的遗产继承人真是时来运转，这位船主虽然不操法语，却能来几句洋泾滨，能对付着听懂人家讲的话。

还有一个祥兆——一种异乎寻常的福气，现在是十月，差不多正是气候不好的季节……有一千个理由可以说天气不大有利……海水上涨……天空阴沉……嘿！并非如此！秋风从陆地吹来，空气干燥，已经寒气袭人了。可是，当"普罗维当扎"号驶到大海上时，皎洁的月光却洒在了西西里高耸的山峦上。

船主仅有五个船员，操作帆船恰到好处。轻舟急驶在广阔的水面上，大海风平浪静。勃·奥马尔一点也没感到晕船，他还从未经历过这种例外的航行。

一夜平安无事，第二天的晨曦预示着，又是个绝妙的好

天气。

皮埃尔·塞尔旺·马洛双手插在口袋里，嘴上叼着烟斗，在甲板上散步。这位老兄一副闲情逸致，无所谓的样子，真让人感到惊诧不已！吉尔达·特雷高曼则兴奋异常，看到他朋友这个样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来到船前部坐下，爱诺卡特和朱埃勒靠在一起，年轻的妻子陶醉在大海上的无限情趣之中。啊！为什么她不能跟着丈夫永远形影不离，伴随着他跑遍海角天涯呢！

朱埃勒不时地走到操舵水手旁，看看船的航向，看看是不是在向西行驶。照现在这种速度，他认为帆船能够到达如此渴望的水域。然后，他又回到爱诺卡特身边——这招来吉尔达·特雷高曼不止一次的劝告：

“别光守着你媳妇，朱埃勒，多操心些我们的事情吧！”

现在，他说“我们的事情了！”这位驳船船长变化可真不小呀！但是，这难道不是为了孩子们吗？

十点钟时，看不到任何陆地的迹象。的确，在地中海这一部分，在西西里和邦角之间，除了班泰雷利亚岛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大岛了。然而，要找的不是一个较大的岛，而是一个小岛，一个普通的小岛，但并非是小到看不见的岛。

当银行家和公证人注视昂蒂费尔师傅时，由于他那烧得正旺的烟斗升腾起淡蓝色的缭绕的烟，只能看到他那电光闪闪的眼睛和咧到耳根的大嘴。

船主丝毫也不知道旅客要船驶向何方。他们莫非想到突尼斯沿海去？总之，这对他关系不大。人家给了他好价钱，要他向西走，只要乘客不命令掉转船头，他就一直向前。



“别光守着你媳妇，朱埃勒。”

“喂！一直这样向西走吗？”他对朱埃勒说道。

“是的。”

“好吧！”

于是，船一直向西。

十点一刻时，朱埃勒手拿六分仪，进行了第一次观测。帆船正处在北纬37°30′，东经10°33′的方位。

当他在观测的时候，昂蒂费尔师傅眼睛一眨一眨地斜眼看着他。

“怎么样，朱埃勒？”

“叔叔，我们正处在该经度上，只要南下几海里就行了！”

“那么，我们就南下吧，侄子，南下！……我看我们还得往南走个没完呢！”

听听吧，古往今来最奇特的圣马洛人所说的怪话都来了。

帆船偏左舷行驶，以便靠近班泰雷里亚岛。

船主眯缝着眼睛，咬着嘴唇，在揣摸着。吉尔达·特雷高曼正在他旁边，船主按捺不住，便低声地问他来这一带水域找什么东西。

“找我们在这儿丢的一块手帕！”驳船船长回答道。这位禀性敦厚的老兄要起脾气来了。

“好吧，老爷！”

差一刻中午的时候，仍然看不到任何石堆。但是，帆船已在第四个小岛的位置上了……

极目四望，什么也没有……

朱埃勒从右舷船栏杆上爬上桅杆顶，这样，在十二到十五海里之内，他的视线可以一览无余……

一无所有……还是一无所有！

当他跳到甲板上时，赞布哥由公证人陪着，走了过来，不安地问道：

“第四个小岛呢？”

“没看见！”

“你对观测的方位有把握吗？”昂蒂费尔师傅以嘲弄的语调补充了一句。

“有把握，叔叔！”

“那么，我的侄子，应该说，你甚至连观测都不会了……”

青年船长真被挖苦得够呛，面红耳赤，狼狈不堪，爱诺卡特向他作着恳求的手势，叫他平静下来。

吉尔达·特雷高曼认为应该出来说两句了，他向老水手问道：

“格拉巴？”

“听您指示。”

“我们在找一个小岛……”

“是，老爷。”

“难道在这一带水域没有一个小岛吗？”

“一个小岛？”

“对。”

“您说的是一个小岛？”

“一个小岛，我们在问你一个小岛！”昂蒂费尔师傅耸耸肩膀重复道，“你听见没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岛！



朱埃勒爬上了桅杆顶。

小……小……小岛！……你听明白了吗？”

“请原谅，大人，你们是在找一个小岛？”

“对，”吉尔达·特雷高曼说，“有一个吧？”

“没有，老爷。”

“没有？”

“没有！……可是，有一个，我甚至还看见过，在它上边待过？”

“在它上边？”驳船船长重复道。

“但是，它消失了……”

“消失了？”朱埃勒喊了起来。

“是的，老爷，消失已经三十一年了……又露出了一个圣鲁西亚岛！”

“原来那个小岛是什么样的呢？”吉尔达·特雷高曼搓着两只手问道。

“唉！除了驳船，你啥也不知道，驳船船长，”昂蒂费尔师傅喊了起来，“那是一个小岛，干脆说了吧，那是尤利亚岛①！”

尤利亚岛！……朱埃勒这才茅塞顿开！

是的！的确如此，叫尤利亚岛，还是叫费迪南多，或者荷丹，或者格拉姆，或者内瑞达，随便叫它什么名字都行，——那个小岛于一八三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在这个位置上突然升起。谁会怀疑它的存在呢？当海底火山爆发时，格拉巴船

① 尤利亚岛是一八三一年夏，在地中海班泰雷利亚以北突然升起的一个火山岛。英国和意大利对此岛的领主权争吵不休，可还不到四个月，尤利亚岛又从海面消失了。

长曾目睹了那一场景。罗马王子比那太里曾观察过新生小岛的中央升起的光柱，光焰久久不熄，如同升腾的烟火一般。依尔敦船长和约翰大卫[1]博士都是这一壮观场面的见证人。在两个月期间，小岛上铺满了火山的热石，人可以行走。此系火山的力量使海底隆起，露出了水面。

后来，一八三一年十二月，巨大的岩石块下沉了，小岛消失了，这水域没留下半点痕迹。

就是在这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厄运把卡米尔克总督和邹船长引到了地中海的这个部分。他们在寻找一个无名小岛，真是命中注定，给找到了！这就是那个在六月刚刚出现，十二月便消失的小岛！而现在，财宝就藏在一百来米的海底深渊里！

蒂尔考麦勒神甫本想把那上千万的财富抛进大海，但没能成功，大自然却办了这件善事，再也不必担心那些财富会散播到世上来了！

必须说明，昂蒂费尔师傅知道小岛沉没一事！三周前，当朱埃勒告诉他第四个小岛位于西西里和班泰雷利亚岛之间时，他立刻便知道了那是尤利亚岛。在他学做生意的时候，他常常经过这一带水域。他并非不知一八三一年那短命小岛的出现和消失，现在它下沉在一百米深处。……显而易见，昂蒂费尔师傅经历了一生中最艰险的一段历程，但一场盛怒之后，他决计永远放弃卡米尔克总督的财宝！……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打算进行这寻找财宝的最后远征。在吉

---

① 法国人，曾任奥地利海军将领，跟意大利作过战。

尔达·特雷高曼的催促下，他之所以同意了，肯花钱进行这最后的远征，完全是为了顾全面子，并以此证明，在探宝一事上，他并不是最上当的。……他之所以和银行家赞布哥，和公证人勃·奥马尔相约在吉尔让底会面，那是为了教训他们一顿，因为他们欺骗过他……

于是，他转向马耳他银行家和埃及公证人：

"是的！"他大声喊道，"上千万的法郎就在这儿……在我们的脚下。如果你们想要的话，那只要一猛子扎下去就行了！……来吧，赞布哥，跳下去吧！……勃·奥马尔，往下跳呀！"

当这位执拗的圣马洛人对那二位先生冷嘲热讽的时候，他们对昂蒂费尔师傅的骗人的邀请感到追悔莫及。而圣马洛人却忘了在这场猎取财富的角斗中，他也和他们一样贪得无厌！

"现在，掉转船头，回家！"皮埃尔·塞尔旺·马洛喊道。

"在家里，我们会生活得很幸福……"朱埃勒说道。

"即使没有总督那上千万的法郎！"爱诺卡特说。

"天哪！……既然得不到了！"吉尔达·特雷高曼以滑稽的，无可奈何的声调说。

但是，青年船长，出于好奇心，想在这个位置探测一下水深……

雅考波·格拉巴点头赞同。当绳子放到三百到三百五十尺时，探测锤碰到了一块硬物……

这是尤利亚岛……第四个小岛，沉没在海腹中了！

按照朱埃勒的命令，帆船掉转船头。不是顺风，返港途

中，整夜都得逆风行舟，这使得不幸的勃·奥马尔得晕船十八小时。

经过一无所获的探险之后，帆船停泊在吉尔让底码头时，已经大天亮了。

但是，当旅客们就要和老船主告别时，他走近昂蒂费尔师傅，对他说：

“阁下？……”

“你有什么事？”

“我有一件事要跟您讲……”

“你说吧，朋友……说呀……”

“唉！老爷，还有希望呢！”

皮埃尔·塞尔旺·马洛直起身子，眼里射出了一股贪婪的目光，好似闪电一般。

“有希望？”他问道。

“是的，大人！尤利亚岛从一八三一年底消失了，但是……”

“但是……”

“它从一八五〇年起又开始上升了……”

“就象我的晴雨表似的，当天气好的时候，就会升上来！”昂蒂费尔师傅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喊道，“不幸的是，当我的尤利亚岛和那上千万的钱……我们的钱，浮起的时候……我们早已不在人世了。——驳船船长，你也一样，大概早已死去几百年了！”

“是活不了那么长！”“可爱的阿美丽”号船长辩驳道。

不过，刚才老水手讲的那番话，看来，倒是实情。尤利

亚岛正在渐渐地向地中海的水面上升……

因此，几个世纪之后，这场昂蒂费尔师傅奇遇记或许是另一种结局呢！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昂蒂费尔师传奇遇记　第二部
作者＝儒勒·凡尔纳著
页数＝６３７
ＳＳ号＝１２０８００２８
出版日期＝１９８１．２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版权
正文